

陸士諤先生著

集染

清史演義

上海民眾書局發行



【全集精裝八大厚冊定價五元】

編輯者 青浦陸士諤

藏版者 大聲圖書館

出版者 民衆書局

代發行所 各省大書局

經售處

大成書局  
大德書局

## 清史演義七集目錄

##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安重根暗殺伊藤公 | 李完用手定合邦約 |
| 第二回 | 擲炸彈驚走五大臣 | 議立憲氣倒老中堂 |
| 第三回 | 頒明詔聖君籌憲政 | 定官制賢相話滄桑 |
| 第四回 | 張尙書反對新官制 | 南昌令身戕天主堂 |
| 第五回 | 改藏約星使得優差 | 勦髮匪女子明大義 |
| 卷二  |          |          |
| 第六回 | 爭路約制府運機謀 | 辦衛生警員鬧笑柄 |
| 第七回 | 振貝子私娶楊翠喜 | 趙啓霖疏劾慶親王 |
| 第八回 | 瞿鴻禨多言遭嚴譴 | 譚鑫培奉旨吸鴉烟 |
| 第九回 | 徐錫麟暗殺恩巡撫 | 陸徵祥抗議海牙城 |
| 第十回 | 鎮南關小動干戈  | 二辰丸大啓交涉  |

卷三

第十一回 變出非常親王監國 入承大統兩帝兼祧

第十二回 愚足疾袁世凱歸隱 依憲法大皇帝親戎

第十三回 謀建共和汪兆銘行刺 請開國會孫洪伊上書

第十四回 借外債政府釀亂源 謀革命黨人爭救國

第十五回 廣塵留東招堵巷 意洞回閩糾同志

四

第十六回 溫生才孤行誤大事 黃克強冒險蹈危機

第十七回 廣州城英豪遭厄運 黃花岡雄鬼泣秋風

第十八回 爭路案川人哭景帝 變國體民軍起武昌

第十九回 瓦解土崩人心已去 宣誓告廟天命難知

第二十回 降懿旨清帝卸政權 定優待河山歸民國

卷末 題辭七首

# 清史演義七集卷一

青浦陸士譔著

## 第一回 安重根暗殺伊藤公 李完用手定合邦約

話說日俄兩國棄去新仇，重尋舊好。在美國朴子茅斯地方，締結媾和條約。那條約的第二條，寫明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國之在朝鮮有政減上軍事上及經濟上卓絕之利益。日本政府任朝鮮認爲必要時，執指導保護及監理之措。俄國不阻礙干涉之。這一條條約，分明是俄國承認朝鮮爲日本屬邦。世界各國，英國是日本同盟國。美國素來不喜多事，其餘各國，見日本強盛，也都不肯結開冤家。與日本爭奪朝鮮的。就祇中俄兩國。中國自甲午戰敗之後，自保不暇。俄國既然殺敗，日本竟可安心樂意，享受朝鮮半島。再不必耽驚受怕了。這一回開戰之初，日本逼迫朝鮮訂立了日韓國防同盟條約。朝鮮就宣言將從前所結的俄韓條約，悉行擯棄。韓俄的關係，就此斷絕。日皇一面派侯爵伊藤博文爲皇室專使，到韓京慰問韓皇。韓皇也派宗室李址鎔到東京，爲報聘大使。日人接待李址鎔，很是有禮。此時朝鮮政治勢力，已漸漸都歸到日本人手裏了。日本陸軍少佐野津鎮雄爲朝鮮軍部顧問。前駐韓公使加藤增雄爲朝鮮宮內顧問。兼農工商顧問。大藏省參事官日賀種太郎爲朝鮮財政顧問。文學博士幣原坦爲朝鮮學政

參與官內務省參事丸山重俊爲朝鮮警務顧問。各部政治。都由顧問官發縱指示。大臣伴食而已。日人又派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爲駐韓軍司令官。兼管其警察權之一部。命各地領事受理韓民詞訟。又將韓國通信機關全部收歸日本管理。又訂章韓國沿岸航行自由契約。韓人宋秉峻。李容九。又在韓京漢城組織一進會。標舉贊助日本爲第一政綱。這宋秉峻曾以國事犯罪。逃跡於日本。及至日俄交戰。因充作日軍嚮導纔回來的。此時宋李兩人發起了一進會。風起水湧。不數月工夫。全國早都響應。會衆到有數十萬。這都是日俄兩國和約未訂時的情形。等到朴了茅斯和約宣布之後。日本就派伊藤博文爲遣韓大使。進謁韓皇。譬陳利害。隔不上幾天。日使林權助。與朝鮮外務大臣。就締結成日韓新協約。明定韓國爲日本保護國。把外交權先行收去。韓民得着此信。洵洵抗爭。一進會會員偏偏的首先贊助。日本遂頒統監府及理事廳制。任命伊藤爲韓國統監。通告各國公使。以本年年內撤歸。韓國派駐外國各使。亦於年內一律召還。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伊藤統監至漢城。人統監府視事。老英雄究竟利害。一到府中。就頒教嚴宮中府中之別。禁雜流入宮禁。政界稍形肅清。一到次年。仿照日本官制。設立新內閣。對於統監而負責任。以李完用爲總理大臣。却說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裏。朝鮮半島中。又興起一個絕大風潮來。這一年。荷蘭海牙地方。突然出在三位韓皇代表。一位叫李相窩。一位叫李璋鍾。一位叫李俊。這三位代表。在海牙地方。要求參列萬國平和會議。隔不多日。又有用了美國人之名。發電報於各國大報館。稱說

韓皇現在見幽於日本之警察竟與囚徒相似日夜以眼淚洗面這一個電報發現之後日人泳怒異常韓人見了無不惶駭失色韓皇欽派特使到統監邸辯明密使的事情與自己不相關涉韓廷各大臣更唬得面無人色連日謁見統監各自辯不與聞密使之事并刺探統監如何處置此事統監伊藤博文始終緘默不發一言半語各大臣又特開御前會議詢問韓皇有無派遣密使之事韓皇不答遷延旬日不得解決韓內閣於是決議乞韓皇讓位以謝日本韓皇大怒不聽日本特遣外務大臣林董爲特使到漢城次日韓皇召見統監伊藤誓日指天申明並未派遣密使說詞很爲哀切伊藤不措一詞默要而已韓皇見勢不佳只得道朕躬立行讓位如何伊藤毅然道此非外臣所宜言外臣不敢知也伊藤退朝之後韓大臣入宮會議直議至夜分韓皇纔下詔禪位於皇太子次日爲韓歷光武十二年七月十八日韓太子卽皇帝位改元隆熙尊皇帝爲太皇帝立太皇帝幼子英親王爲皇太子八月一日新皇下詔解散韓國軍隊當太皇帝讓位時光韓臣惴惴贊成恐後獨有宮內大臣朴泳孝不肯畫諾這朴泳孝二十年前曾以倡議改革得罪太皇帝逃到日本去朝鮮人目爲日本黨的伊藤雅重其人等到身任統監立把他薦授顯職泳孝辭不肯就讓位前數日這朴泳孝忽然詣闕乞召見遂自請爲宮內大臣難作時光宮內大臣韓泳孝嚴守宮門不肯放一人入來護持翼綬不舍太皇帝至此纔知道他是忠臣太皇帝讓位之後請京叢蠢有暴動日人說是泳孝所煽惑把他收入牢獄八月十一日統監伊藤博文歸至日本日人

環擁呼萬歲。宛如歡迎凱旋將軍。一班的儀節。伊藤覲見日皇。奏韓日本皇太子遊遊韓國。以交驩韓國皇室。鎮撫韓國人民。旋又請增設副統監。保舉曾彌荒助充當此職。到了十月裏。曾彌對了副統監之職。伊藤統監就清閒了許多。十一月二十日。韓皇遂命皇太子到日本留學。特授伊藤太子太傅。旋晉爲太師。叫他調護太子。從此之後。伊藤太帥日與韓太子同出同進。宛如保母一般。這位伊藤統監。治理韓國的功績。不過在馴擾韓皇。操縱韓吏。所以從表面上看來。倒也不覺着什麼。那最大的事業。就是設立東洋拓殖會社。創立韓國中央銀行。全韓生計機關。盡握在日本人手裏。到了宣統元年。伊藤辭去統監之職。卽升副統監曾彌代爲統監。日皇降旨。特命伊藤爲韓太子輔育長。到那年十月那。伊藤以私人資格。遊歷中國滿洲。二十四日。抵哈爾濱驛。韓人安重根。乘間狙擊。連發三槍。絕世英雄伊藤博文。就此氣絕身亡。這安重根。是耶蘇教徒。曾經遊學美國。秉性忠純。志行高潔。就逮之後。日人鞠問他。直認不諱。問他爲甚不逃。安重根笑道。吾爲光復軍一將官。義不可逃。問他何欲。安重根道。吾已經殲掉吾仇。吾事已畢。一死外無他求也。時賢梁任公特撰秋風斷藤曲以弔之。其辭曰。

秋笳吹落關山月。驛路青燐照紅雪。大國痛歸先軫元。遺民泣濺威公血。遺民哀笑子孫。筆路撥禳開三韓。避世已忘秦甲子。右文還見漢衣冠。醜鱗激波海若走。四方美人東馬首。漢陽諸姬無二三。胸中雲夢吞八九。其時海上三神山。劍仙吟客時往還。陳搏初醒千年夢。陶侃難偷一日閑。中有一仙擅



猶變術如赤松學曼情。移得瑤池靈草來。種將東海桑田徧。樓台彈指已莊嚴。年少如卿固不廉。脫穎  
鏃甯安舊橐。發礮刀擬試新銛。嗚呼箕子帝左右。聽庫不恤充如褒。天外愁雲盡楚歌。帳中樂事猶醇  
酒。偏陽自幸僻在戎。虞公更怯晉吾宗。謂將犧玉待二境。豈有雀角穿重墉。頻年一郟門晉楚。兩姑之  
間難爲婦。甯聞鷓蚌利漁人。空餘魚肉薦刀俎。大雞鍛冠小雞雄。追啄虫蟻如轉蓬。事去已夷陳九縣。  
名高還擁翼諸宗。北門沈沈扇敲。臥榻甯容軒聲作。趙貲方留太子丹。許疆旋戍公孫獲。幡幡國老  
定遠侯。東方千騎來上頭。腰懸相印作都統。手搏彫虎接飛猱。狙公賦茅恩高厚。督我如父煦如母。誰  
言冤樹靡西柯。坐見齊封作東畝。我澤如春彼黍難。新亭風景使人疑。人民城郭猶今日。文武衣冠異  
昔時。笑啼不敢奈何帝。問客何能寡人祭。秦廷未返申子車。漢宮先擁上皇筆。十萬城中旭日旗。最憐  
沈醉太平時。蔡人呼舞迎裴度。宛馬駭馳狎貳師。不識時務誰家子。乃學范文祈速死。歲里窮追豫讓  
橋。千金深襲夫人七。黃沙捲地風怒號。黑龍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畢。狂笑一聲山月高。前路馬  
聲聲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閣門已失武元衡。博浪始驚倉海客。萬人攢首看荆卿。從容對簿如平生。  
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名何成。獨瀟瀟水水深濁。似水年年恨相續。咄哉勿謂秦無人行矣。應知  
蜂有毒。蓋世功名老國殤。冥冥風雨送歸櫓。九重撤樂賓襄老。士女空閭哭武鄉。千秋恩怨誰能認。兩  
賢各有泰山重。塵路思承晏子芳。藪藪擬穴要離家。一曲悲歌動鬼神。殷殷霜葉照黃昏。側身西望淚

## 如雨空見危樓袖手人

這安重根惟恐韓國危亡。不恤犧牲一身。以救國家之急。真可稱爲絕世英雄。不意更有一位英雄。惟恐韓國不亡。逞他懸河利口。竭力鼓吹。催送韓國國命。這一位英雄是誰。就是一進會首領宋秉峻。宋老先。這宋秉峻原是李完用內閣的閣員。身任農商務部大臣。因爲去年七月裏。秉峻與完用。爲了一件甚。廢事。意見不合。兩個兒齟齬起來。秉峻翩然辭職。遂到日本去作汗漫游。一進會會長李容九遂於此時進京。給種種秘密運動。安重根手刺伊藤後九日。李容九就率領會員三十萬人連署。行一檣驚天動地。的事情。到韓國政府及統監府兩處。進逞日韓和邦請願書。統監會彌荒助拒不收受。此時韓國各郡。合邦論已經風起水湧。宋秉峻逍遙日本。不知在幹點子什麼。李容九與衆會員。則分頭趕往各郡演說。稱道合邦之利。聲言合邦得請。我韓民自今遂爲一等國民了。韓民信從的。日多一日。一進會的聲勢。就日盛一日。看官。日本併韓之謀。遠發自豐臣秀吉。近發自西鄉隆盛。君臣上下。四十年來。那一時。那一刻。不。把此事紮紮在心曲裏。卽自統監政治既建之後。也爲了名實不相應之故。種種却顧。不得聘志而行。日。人心裏很是厭苦。很欲挾掉這一層藩籬。幾位維新元老如山縣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爲了此事。與。時相桂太郎及其閣僚。不知密議了幾多回。終被國際道德。橫相阻隔。沒法子周旋。從前日本人向韓人。講的話。向中國人講的話。向俄人講的話。向世界萬國人講的話。總是扶持朝鮮獨立咧。保全他的領土。

咧。尊重他的主權咧。口血未乾。如何可以反汗。再者。兩番用兵。世界咸知是義戰。爲不忍坐視友邦之顛沛。不惜糜數百兆帑藏。擲數十萬民命。匍匐往救。爲友邦國政之不舉。不惜使垂老元臣曠掉本職。前往佐理。所以合併的事情。日人雖懷此志。簡直羞出諸口。現在天幸發起的恰是韓人。可以避去此層困難。宛似一姓代興。法堯禪舜。必有先朝著舊。手撰九錫文。勸晉表。爲太平之黜。照理日人自應歡天喜地。不知怎麼彼時。日本的輿論。倒反寂然。全國報紙。不過節錄一進會之請願書。有時敘述他們游說各地的情形。爲簡單之記事而已。從不一置論其可否。全國各報。都是如此。就是各處集會演說。亦從不曾提。及過合併專的好像這一件事情。於日人毫不相關似的。一到五月中。統監會彌荒助忽然上書告病。日皇乃命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爲統監。前遞信大臣山縣伊三郎爲副統監。七月十五日。新統監寺內入漢城。日惟從事交際。優游若無事。韓廷大臣亦惟循例酬酢。而絕大的合邦問題。已於尊俎之間。暗暗解決了。八月十六日。韓國首相李完用借慰唁東京洪水之名。特謁統監府。與寺內統監會晤。合併協約的內容。遂於此時議決。這位李完用相國。當閔妃遭難時光。親奉韓皇入俄使館。跟日本爲難。是著名的親俄黨。等到日本置設統監府後。倒大爲伊藤統監所賞識。身爲韓相。前後四年。寺內統監到任後。舉國咸知大變即在目前。完用的親友。都勸他避位。不犯着身當茲衝。完用夷然道。我結怨於民已久。現在要避去。實圖惡名。如何能够。託庇日本。還可以苟全性命。寺內正毅潘李完用護定之後。立刻電告日本政府。十

八日。日本政府開臨時內閣會議。二十二日。開臨時樞密院會議。決議於二十五日公布日韓合邦條約。韓政府忽以月二十八日。爲韓皇卽位滿四年之期。請開紀念祝賀然後發表。日人允准。到了這日。韓延大宴羣臣。熱鬧繁華。宛然昇平景象。日本統監寺內也按照外臣儀注。隨班拜舞。紀念祝典舉行之次日。卽發布日韓兩國併合之條約。其文曰。

日本國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欲願兩國間之特殊親密的關係。增進相互之幸福。永久確保東洋之平和。爲達此目的。確信不如舉韓國併合於日本。爰兩國間決議締結併合條約。爲此日本國皇帝陛下。命統監寺內正毅。韓國皇帝陛下。命總理大臣李完用。爲全權委員。右全權委員會同協贊。後。協定左之諸條。

第一條 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之統治權。完全永久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

第二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受諸前條所揭之讓與。且承諾將韓國全然併合於日本帝國。

第三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約令韓國皇帝陛下。太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並其后妃及其後裔。各各應於其地位。而享有相當之尊稱威嚴及各譽。且供給以充分保持之之歲費。

第四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約對於前條以外之韓國皇族及其後裔。使各各享有相當之名譽及待遇。且供給以維持之必要之資金。

第五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有勳功之韓人。認爲宜特表彰。有授以榮爵。且給以恩金。

第六條 日本國政府因前記併合之結果。全然擔荷韓國之施政。凡韓人遵守該地所施行之法規者。其身體及財產。充分保護之。且圖增進其福利。

第七條 日本國政府對於韓人之誠意忠實。以尊重新制度而有相當之資格者。在事情所得許之限。界內。可登庸之。設爲在韓國內之帝國官吏。

第八條 本條約經日本國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之裁可。自公布之日施行之。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廿二日

統監子爵

寺內正毅

隆熙四年八月廿二日

內閣總理大臣

李完用

從此三千年古國。世界上就不復有他的影蹤了。時賢梁任公先生。有朝鮮哀詞二十四首。

時運有代謝。人天無限悲。哀哀箕子祀。惻惻黍離詩。授楚天方醉。存邢事盡疑。蒼茫看浩劫。絕域淚空垂。

自昔四夷守。惟聞我人揚。玄菟開漢郡。圭冕廓明疆。高廟初膺籙。東藩首倚裳。山川不改舊。懷古倍悽惶。

卅五年前事。搶攘啟禍門。疊鐘秦客賤。擁囊漢公尊。比戶無安堵。西鄰有責言。誰令一星火。熠耀竟燎

原（朝鮮之禍起於前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是應熙卽後此之太皇帝。今次日本封爲李太王者也。系  
 出支孽。是應結託女謁。遂入繼大統。乃自專政。大戮耶穌教徒。萬餘人。兼及外國傳教師。且稅斂煩苛。  
 民不聊生。法美皆嘗與師問罪。以吾爲之解紛得無事）

王迹何年熄。人臣有外交。樓蘭方貳漢。鄭伯不朝周。敵血迎蕃使。攻心誤廟謀。豈開典屬國。空自責包  
 茅。（光緒元年朝鮮與日本結條約。其第一條有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平等。等語。非徒大悖國際  
 法。法理卽與我國經義。中人臣無外交之訓。亦不相容。當時政府不察。貿然聽之。實爲後此中日戰役  
 之禍胎。及戰事將起。我交涉文牘尙云朝鮮爲中國屬國。天下所共。和朝鮮爲自主之邦。亦天下所共  
 知。持義矛盾。騰笑全球）

上相能憂國。持籌亦苦心。護光馳校尉。訊醜獻陪臣。勢倡成爭鄭。謀疎失懸陳。六州誰鑄錯。怨絕問蒼  
 旻。（光緒八年李文忠以兵襲朝鮮。俘大院君。以歸命。吳武壯率師駐漢城。其時日本內憂正劇。必不  
 敢與我啟衅。我之兵力實足以收朝鮮爲郡縣。則禍機可永絕。計不出此。而光緒十一年與日本結天  
 津條約。反有此出兵互相知照之語。朝鮮遂成中日公保之邦。自茲益多事矣）

個發沿上國。亦怒命元戎。嘶馬關山黑。翻鯨海水紅。伐謀怯蜂蠶。養士付沙蟲。痛絕殺函路。秦師不復  
 東。（甲午敗後。我遂撤漢城戍兵。認朝鮮爲獨立平等國）

奇福無端至。天貽受命符。夜郎能自大。帝號若爲娛。誓廟絲綸誥。交隣玉帛圖。千秋萬歲壽。朝野正康虞。（乙未和議成朝鮮以獨立宣告萬國自稱皇帝乃誓太廟作大誥以李成桂篡位之歲爲開國紀元）

古有殷憂啓。時危亦可乘。豈無憂曲突。其奈鍛甘陵。瓜蔓抄何酷。蝗蝻錄竟成。非賢誰與立。流涕說亡徵。（朝鮮二十年來屢興黨獄前後以國事獲罪逋逃於外者百餘人網於獄者六百餘人雖流品不齊要之多愛國之士）

蛇龍騰陸起。燕雀處堂安。恩澤傾丁傳。蕭牆閔范爨。爛羊名器賤。使鶴國防單。刻骨誅求盡。民生亦苦艱。（朝鮮二十年來外戚擅政世族相軋女子小人雜進宮禁政以賄成民窮財盡）

艇擊何公案。娥眉泣馬鬼。召戎有貴冑。靖難乏長才。南內理荆棘。行人庇葛藟。旄丘瑣尾子。早晚好歸來。（光緒二十一年日本公使三浦梧樓與朝鮮宮中失勢者相結露刃入宮戕其妃閔氏朝皇走避俄使館數月乃出）

振海風將至。軒然乍起瀾。有鷗嚇腐鼠。得虎衝窮山。羸負成孤注。笑啼兼二難。息肩何日是。長夜正漫漫。（自中日戰役後至日俄戰役十年間朝鮮爲日俄競爭之鵠國中亦分日黨俄黨）

旅雁悲胡越。連雞鬪趙秦。諸侯兵在壁。四海水揚塵。地險崇趙盡。天驕受命新。捧盤載書定。良會最酸

幸。(日俄戰起日軍首自仁川上陸旋破俄海軍於黃海圍攻旅順即與朝鮮締結日韓議定書朝鮮主權之一部移於日本矣)

干戈漸蘇息。俎尊轉類繁。得主通東道。勞師管北門。指因鄰誼事。守府主權尊。微管吾安託。深深再遐恩。(善汝瑪士約既定俄人認日本在朝鮮有宗主權日人遂置統監於漢城窺其內政且以一師團戍焉又使第一銀行貸巨金與朝鮮與政府助之清理財政日人自謂此戰專以保朝鮮獨立為主千古之宗戰也)

覆水誰能挽。王風已不雄。軍容燒越甲。疆理易齊封。持節皇華落。譏關夜士空。多艱何足道。東溼太匆匆。(日本既置統監以次解散朝鮮軍隊撤退來往使節將皇室土地收諸國庫筦其警察權裁判權)聞說善丘會。聲容盛海涯。由來與廢絕。應不汝疵瑕。好事無皇戍。陳情負子家。噬臍更安及。前事賸堪嗟。(朝皇派秘使求援於荷京之萬國平和會列強目笑存之)

已憐同縛虎。況復漏多魚。否德傳於子。多凶疚在余。列戟移興慶。騰書惜石渠。宮娥垂淚對。此別意何如。(海牙密使事發日人迫韓皇退位禪於其子號之曰太皇帝)

甘戰通亡客。歸來馬角生。急應求燭武。今始識眞卿。具位徒觀變。勤王不好名。空聞宋謝朓。挾蠶臥前楹。(韓太皇讓位之前一月始赦還國事犯朴泳孝任以宮內大臣變起盈廷諾諾伺執監顏色禍沐



奉佩宮內大臣印綬。隨扈肅皇不肯交出。幸辭職。泳孝爲人心術。如何不敢知。茲舉殊見氣骨也。

三韓衆十兆。吾見兩男兒。殉衛肝應納。椎秦氣不衰。山河枯淚眼。風雨悶靈旗。精衛千年恨。沈沈更語誰。  
（韓亡之前一年。韓義民安重根。狙擊前統監伊藤博文於哈爾濱斃之。旋被逮。從容就死。韓亡後三日。忠清南道金山郡守洪爽源仰藥而死。）

末劫與人妖。行尸愧鬼雄。黨爭牛李劇。容悅趙胡工。賣國原無價。書名更策功。覆巢安得卵。嗟爾可憐蟲。  
（合併之舉。日雖人處心積慮已久。而發之者實爲朝鮮之一進會。一進果者假政黨之名。欲以獵官者也。主之者爲宋秉峻。李容九。會員十餘萬人。與現內閣李完用一派不相能。獻媚日本。欲取而代之。李完用派亦工諛固寵。一進會不得逞。乃倡合併論。甯同歸於盡。今茲事成。一進會首領及在內閣員皆欣欣然拜爵新朝矣。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豈是也。）

地老天荒日。圖窮七見時。猿蟲消並盡。牛馬應何辭。濤咽仁川水。雲埋太極旂。只應舊時月。曾照漢官儀。

乘傳降王去。傷離應黯然。行津花自發。故國月長圓。幸免牽機藥。遑論少府錢。飛鳥啄大屋。留取後人憐。  
（日本既併朝鮮。將朝皇降爵爲王。安置東京。給以歲費。而籍其皇室財產。）

昔有死社稷。今聞樂禍殃。賜醪百戶酒。建極萬年觴。公合名安樂。人疑別肺腸。由來國自伐。不信有天

亡。(合併協約以陽歷九月二十四日議定。畫諾韓人以二十八日爲今皇卽位四年紀念日。請行祝典。後乃發表日人許之。是日舉國懸旂稱慶。翌日則國旂與皇冕同時漸滅矣。而韓民方謂自今進爲一等國民欣欣相告。)

弱肉宜強食。誰尤祇自嗟。幾人爭逐鹿。是處避欠蛇。殷鑒何當遠。周行亦匪賒。哀哀告我后。覆轍視前車。

稿餓還憂國。奇愁欲問天。遷流觀物化。孤憤託詩篇。夢斷潮空咽。神傷月悄然。勞歌雜涕淚。今夕是何年。

欲知日韓合併之後。於中國有何影響。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擲炸彈驚走五大臣 議立憲氣倒老中堂

話說日本在朝鮮設置統監之日。正中國派遣尙其亨李盛鐸載澤載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之年。此時文明潮流。瀰漫全球。中國政府各大臣。知道專制獨裁。斷不能容留今世。於是一面停止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一明考試出洋學生。賞金邦平等進士舉人出身有差。命張之洞督辦粵漢鐵路。鐵良徐世昌會辦練兵事宜。又奏請派遣載澤載鴻慈徐世昌端方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四位大臣。沒有動身。又派續紹英爲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五位大臣纔待出洋。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受了個大

大的驚嚇。這日五位大臣衣冠齊楚。受着親友的歡送。堪堪行到馬站。忽地轟然一聲巨响。滿車站煙硝氣。宛似妖雲惡霧。五位大臣裏早倒地了兩個。是載澤紹英。虧得受的都是微傷。將息兩天就都好了。那刺客倒被炸得當場斃命。事後調查。纔知刺客是革命黨人。姓英。名樾。字孟俠。皖北相城人氏。在兩江旅保小學充當教員。跟五大臣並無私仇。就爲了民族主義。積極排滿。密謀暗殺。連這一回已經是三次。兩次謀刺鐵良那桐。沒有成功。此回目的正達。身已先殉。這督是後話。當下車站上只聽得有人怪喊。了不得。炸彈。炸彈。那餘外的三位大臣。九魂十八魄。不知嚇掉了多少。說不得。只好重改行期。後來徐世昌紹英兩個不願出洋。清政府只得改派了尙其亨李盛鐸。五大臣放洋到歐洲。周遊列國。吸受了好些文明新鮮空氣。回國之後。便聯銜上了一個很懇切的奏請宣布立憲摺。其辭道。

竊臣等伏讀諭旨。特派親貴大臣分赴東西各國考求政治。本年八月二十日。欽奉上諭。前有旨派載澤等分赴各國。考察政治。該大臣等各至一國。著各該駐使大臣會同博采。悉心考證。以資詳密。欽此。伏維我皇太后皇上勸精圖治。奮發爲雄。薄海臣民。固已慶鴻業之有基。冀幸福於無既。而海國士夫。亦以我將立憲。自今伊始。必將日強。爭相走告。臣等耳聞目見。允不覺忭慶逾恒。竊維憲法者。所以安宇內。禦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濫觴於英倫。踵行於法美。近百年間。環球諸君主國。無不次第舉行。竊跡前事。大抵弱小之國。立憲恒先。瑞典處北海。逼強俄。則先立。葡萄牙見迫於西。則次之。比利時。

荷蘭壤地褊小。介居兩大則次之。日本僻在東瀛。通市之初。外患內訌。國脈如縷。則次之。而俄羅斯跨歐亞之地。處貧嶼之勢。兵力素強。得以安常習故。不與風會爲轉移。乃近以遼瀋戰事。水陸交困。國中。有識之士。聚衆請求。今亦立布憲法矣。最強之國。所以立憲最後者。其受外來之震撼輕。故其動本國之感情緩。而強大如俄。猶激動於東方戰敗。計無復之。不得不出於立憲。以冀挽回國勢。觀於今日。國無強弱。無大小。先後一揆。全出憲法一途。天下大計。居可知矣。且夫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便於庶官者也。考各國憲法。皆有君位尊嚴無對。君統萬世不易。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諸條。而凡安樂尊榮之典。君得獨享其成。艱鉅疑難之事。君不必獨肩其責。民間之利。則租稅得平均也。訟獄得控訴也。下情得上達也。身命財產得俗護也。地方政事得參預補救也。之數者皆公共之利權。而受治於法律範圍之下。至臣工則自首揆以至鄉官。或特簡。或公推。無不有一定之責成。聽上下之監督。其貪墨疲冗敗常溺職者。上得而罷斥之。下得而攻退之。東西諸國大軍大政。更易內閣。解散國會。習爲常事。而指視所集。從未及於國君。此憲法利君利民不便庶官之說也。而諸國臣工方以致君澤民。視爲義務。未聞有以一己之私。阻撓至計者。我國東鄰強日。北界強俄。歐美諸邦。環伺逼處。岌岌然不可終日。言外交則民氣不可爲後援。言內政則官常不足資治理。言練兵則少敵愾同仇之志。言理財則有剝肉補膏之虞。種是以社。再閱五年。日本之元氣已振。俄國之憲政已成。法國之鐵道已通。英國之礦業

已熟。美國之屬島已治。德國之海力已充。莽然交集。有觸卽發。安危機關。豈待著蔡。臣等反復衡量。百憂交集。竊以爲環球大勢如彼。憲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末由。惟是大律大法。必須預示指歸。而後趨向有準。開風氣之先。肅綱紀之始。有萬不可緩。宜先舉行者三事。一曰宣示宗旨。日本初行新政。祭天誓語。內外肅然。宜略仿可意。將朝廷立憲大綱。列爲條款。謄黃刊貼。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爲宗。不得稍有違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今州縣轄境大逾千里。小亦數百里。以異省之人。任牧民之職。庶務叢集。更調頻仍。欲臻上理。憂乎其難。各國郡邑轄境。以戶口計。其大者亦僅當小縣之半。鄉官恒數十人。必由郡邑會議公舉。如周官鄉大夫之制。庶官任其責。議會董其成。有休戚相關之情。無扞格不入之苦。是以事無不舉。民安其業。宜取各國地方自治制度。擇其尤便者。酌訂專書。著爲令典。尅日頒發各省都撫。分別照行。限期蒞事。三曰定集會言請出版之律。集會言請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爲幸福。然集會受警察之稽察。報章聽官吏之檢視。實有種種防維之法。非若我國空懸禁令。轉得法外之自由。與其漫無限制。益生厲階。何如勝以章程。咸納軌物。宜取英德日本諸君主國現行條例。編爲集會律。言論律。出版律。迅卽頒行。以一趨向而定民志。以上三者。實憲政之津髓。而富強之綱紐。臣等待罪海外。見聞較切。受恩深重。誠默難安。用敢不避斧誅。合詞籲懇。伏願我皇太后皇上宸衷獨斷。特降諭旨。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一面飭下考察政

治大臣。與英德日本諸君主國憲政名家。詳詢博訪。斟酌至當。合擬稿本。進呈御覽。並請特簡通達時事公忠體國之親賢大臣。開館編輯大清帝國憲法。頒行天下。一面將臣等所陳三端。預爲施行。以樹基礎。從此南針有定。歧路不迷。我聖清國祚垂於無窮。皇太后皇上鴻名施於萬世。羣黎益行忠愛。外人立息覬覦。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屏營戰慄之至。謹奏。

兩宮覽奏之後。立刻召見考政大臣。垂詢一切。這時候。李盛鐸已赴駐比欽差新任。只有鎮國公載澤。尙書戴鴻慈。布政司使尙其亨。總督端方。四個人。在京。當下澤公爺召見了兩次。端大臣召見了三次。戴尙兩大臣。各召見了一次。四位大臣。皆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後之利。兩宮不禁動容。面降綸音。說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這個消息。傳布開來。頑固諸臣。都唬了一大跳。於是想出種種法子來阻撓。有的設爲疑似之詞。有的故作異同之論。這個說立憲有妨君主大權。那個又說立憲利漢不利滿。偏是兩宮聖明。不爲浮言所惑。諭令考政大臣。詳晰指陳。冀備採擇。澤公爺於是又上一摺。敷陳大計。其辭是。竊奴才前次回京。曾具一摺。懇改行立憲政體。以定人心而維國勢。仰旨兩次召見。垂詢本末。並諭以朝廷原無成見。至誠擇善。大知用中。奴才不勝欣感。旬日以來。夙夜籌慮。以爲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若非公忠謀國之臣。化私心。破成見。則必有多爲之說。以熒惑聖聽者。蓋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優。於是設爲疑似之詞。故作

異同之論。以阻撓於無形。彼其心非有所愛於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己之私利而已。顧其立言則必曰防損主權。不知君主立憲。大意在於尊崇國體。鞏固君權。並無損之可言。以日本憲法考之。證以伊藤侯爵之所指陳。穗積博士之所講說。君主統治大權。凡十七條。一曰我可法律公布法律。執行法律由君主。一曰召集議會開會閉會停會及解散議會由君主。一曰以緊急勒令代法律由君主。一曰發布命令由君主。一曰任官免官由君主。一曰統帥海陸軍由君主。一曰編制海陸軍常備兵額由君主。一曰宣戰講和締約由君主。一曰宣告戒嚴由君主。一曰授與爵位勳章及其他榮典由君主。一曰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由君主。一曰戰時及國家事變非常施行由君主。一曰貴族院組織由君主。一曰議會展期由君主。一曰議會臨時召集由君主。一曰財政上必要緊急處分由君主。一曰憲法改正發議由君主。以此言之。凡國之內政外交軍備財政賞罰黜陟生殺予奪。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論其君權之完全嚴密。而無有絲毫下移。蓋有過於中國者矣。以今日之時勢言之。立憲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憲之國。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故於行政不負責任。由大臣代負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議東與之反對。或議院彈劾。不過政府各大臣辭職。別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遷。君位萬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漸輕。今日外人之侮我。雖由我國勢之弱。亦由我政體之殊。故謂爲專制。謂爲半開化。而不以同第之國相待。一旦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

變其機略之政策爲平和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內亂可弭。海濱洋界。會黨縱橫。甚者倡爲革命之說。願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則曰政體專務壓制。官皆民賊。吏盡貪人。民爲魚肉。無以聊生。故從之者衆。今改行憲政。則世界所稱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極軌。彼雖欲民言而無詞可藉。欲倡亂而人不肯從。無事緝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立憲之利如此。及時行之。何嫌何疑。而或有謂程度不足者。不知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爲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日本於明治十四年宣布憲政。二十二年始開國會。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之也。且中國必待有完全之程度。而後頒布立憲明詔。竊恐於預備期內。其知識未完善者。固待陶鎔。其知識已啓者。先生歛望。激成異端邪說。紊亂法紀。蓋人民之進於高尚。其漲率不能同時一致。惟先宣布立憲明文。樹之風聲。庶心思可以定一。耳目無或他歧。既有以維臨望治之人心。卽所以養成受治之人格。是今日宜宣布立憲明詔。不可以程度不到爲之阻撓也。又或有爲滿漢之說者。以爲憲政既行。於滿人利益有損耳。奴才至愚。以爲今日之情形。與國初入關時有異。當時官缺分立滿漢。各省置設駐防者。以中因時有反側。故駕馭亦用微權。今寰宇涵濡聖澤近三百年。從前粵捻回之亂。定戡之功。將帥士卒皆漢人居多。更無界限之可言。近年以來。皇太后皇上迭布綸音。諭滿漢聯姻。裁海關。裁織造。副都統並用漢人。普天之下。歌頌同聲。在聖德如地如天。安有私獲私載。方今列強逼迫。合中國全體之力。向不足以禦之。豈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



於計較滿漢之差。競爭權力之多寡。則所見甚卑。不知大體者也。夫擇賢而任。擇能而使。古今中外。此理大同。使滿人果賢。何患推選之不至。登進之無門。如其不肖。則亦宜在屏棄之列。且官無倖進。正可激勵人才。使之向上。獲益更多。此舉爲盛衰興廢所關。苦守一隅之見。爲拘擊之語。不爲國家建萬年久長之祚。而爲滿人謀一身一家之私。則亦不權輕重不審大小之甚矣。在忠於謀國者。決不出此。奴才隸屬宗支。休戚之事。與國共之。使茫無所見。萬不敢於重大之事。鹵莽陳言。誠以徧觀各國。激勵在心。若不竭盡其愚。實屬辜負天恩。無以對皇太后皇上。伏乞聖明獨斷。決於幾先。不爲衆論所移。不爲浮言所動。實宗社無疆之休。天下生民之幸。事關大計。可否一由宸衷。乞無露奴才此奏。奴才不勝憂懣迫切謹奏。

兩宮覽奏。大爲感動。恰好端方端大臣也。具奏陳請。端大臣可不比澤公爺。先後共上了三個摺子。第一個摺。是歷陳各國憲法。第二個摺。是痛言必須立憲。第三個摺。是懇請詳定官制。而樞臣中。如瞿鴻禨。奏請參酌新舊二政。定制頒行。榮慶奏請保存舊制。參以新憲。徐世昌請採用地方自治制。以爲立憲預備。兩宮見樞臣與考政大臣。意見漸歸一致。於是決計舉行立憲。降旨命廷臣會議。並派醇親王載灃。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大學士。暨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公同閱看考政大臣回京奏陳各摺件。請旨辦理。七月朔入筵一日。各大臣開第一次憲政會議。因爲澤公爺與戴端兩大臣的摺文過長。傳閱纔畢。天已傍晚。

不及開議而散。次日是七月初九。軍機大臣退值之後。即與諸王大臣齊至外務部公所會議。慶親王奕劻。論行輩是最老。論年紀是最高。論爵秩是最尊。當下首先發言道。薩澤公及戴端兩大臣的摺子。歷陳各國憲政之善。設憲法一立。全國之人。皆受治於法。沒有什麼差別。既同享權利。即各盡義務。并且說立憲國的君主。雖然權力略有限制。那威榮倒有增無減。這麼看來。立憲這一樁事情。是的確有利無弊的了。近來全國新黨的議論。中外各報紙的指陳。海外留學各生的盼望。都在這一樁事情上。我國自古以來。朝廷大政。咸以人民的趨向爲趨向。現在舉國趨向都在這一樁上。足見目下最該措施的事情。就祇這一樁是要緊。倘必舍此他圖。即是拂逆民意。即是舍安趨危。避福就禍。照我的意思。似該決定立憲。趕快宣布。下可以順民心。上可以副聖意。道言未畢。只見漢大臣中。一聲咳嗽。站起一位鬢眉皓白的老人來。那人向奕劻道。老王爺受恩深重。怎麼也說出這種話來。老王爺可不比那起年輕沒閱歷的人。奇怪極了。奕劻道。此乃奉旨會議的事。老中堂既有高見。不妨說出來。我們大家領教領教。那人氣極了。一時回答不出。衆人都道。孫中堂政躬要緊。休要氣壞了。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 頒明詔聖君籌憲政

#### 定官制賢相話滄桑

話說這位氣壞的漢大臣。就是孫家鼐。孫老中堂。當下孫家鼐道。你們別道我外教。立憲這一件事情。我也略略研究過一番。那立憲國的法。與君主國全異。所以異的地方。不在形跡上。是在宗旨上。宗旨一變。

一切用人行政之道。無不盡變。譬如重心一移動。全體的質點。就都要改變方向了。此種大變動。行在國力强盛時光。尚不免有騷動之憂。現在國勢衰弱到如此地步。照我看來。變得太祖太驟。怕就漸騷然不靖之象。似該先革掉叢弊太甚諸事。等到政體清明。漸漸的變更。也不算晚。徐世昌立起道。孫中堂。逐漸變更的法子。已經行了多年。一點子沒有成效。就爲國民的觀念不變。他的精神也無從而變。祇有大大的變革。總能够發見全國精神呢。孫家鎰道。照老哥這麼說。必是國民的程度。漸已能及。纔聖够這麼辦。祇是現在時光國民能實在知道立憲利益的。不過千百人之一。至於能够知道立憲之所以然。又知道爲之之道的。恐怕不過萬人中一人罷了。上頭雖然頒布憲法。百姓都茫然不知。就這麼辦去。不但無益。倒適爲厲階。仍宜謹慎點子的好。徐世昌還來回答。漢大臣中。早又站起一個人來。衆人瞧時。乃是管學大臣張百熙張尙書。只見張尙書道。孫中堂的話。說得何嘗不是。但是國民程度。全在上頭的人勸導。現在上頭的人。沒法子高他的程度。倒說等候國民程度高了。纔立憲法。這是永不能必的事。照我個人意見。以爲與其等候他程度高了立憲。不如先預備立憲。再慢慢的施誘導。使國民得漸幾於立憲國民程度好的多呢。滿大臣中又站起一人。乃是榮尙書榮慶。發出反對的議論道。我非不深知立憲政體之美。但是吾國政體寬大。漸流弛紊。爲今之計。極該整飭紀綱。綜核名實。立居中馭外之規。定上下相維之制。行過數年之後。官吏盡知奉法。人民咸稱便利。然後徐議立憲也未晚。如果不察中外國勢之異。徒徇

立憲的好名兒，勢必至執政者無權。那一班神奸巨蠹，倒得棲息其間。日引月長，爲禍非小。此事關及國家安危，還請諸位從長計較。瞿鴻禨接口道：惟其如是，所以都說預備立憲，不是說立憲立憲，榮尚書可以放心。尙書鐵良道：我聽得各國的立憲，都由國民要求了纔成功。要求得利害的，甚至於暴動。日本雖然未至於暴動，那要求却也很利害的。國民能够要求，是已深知立憲之善，知爲國家分擔義務。現在未經國民要求，倒要先給他權柄。那班國民不懂事，反以分擔義務爲苦，便怎麼呢？衆人聽了，都不作聲。直隸總督袁世凱、袁公再也耐不住了。當下立起道：天下事勢，何常之有？從前歐洲人民，積受壓力，又有愛國思想，所以出於暴動以求權利。我國則不然，朝廷既崇尙寬大，又沒有外力相迫，人民處於不識不知之天，絕不知有當兵納稅的義務。所以各國的立憲，因民之有知識而使民有權。我國因差民以有權之故，而知有當盡之義務。事理之順逆不同，預備之法，亦不能同。總以使民知識漸開，不迷所向，爲吾輩莫大之責任。這是吾輩所當共勉的。鐵良道：照此說來，預備立憲之後，該設立內閣，釐定官制，明定權限，整理種種機關，且須以全力開國民的知識，溥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說，使各處紳士商民，知識略相平第，纔好呢。袁公道：豈特如是而已。數千年相沿的政體，一旦欲大變其面目，那各種問題，勢必相連而及。譬如一座老屋，當沒有議及修改時光，任他飄搖，倒也似乎尚可支持。等到議及修改，一經動工，拆卸，那朽腐的梁柱，摧壞的粉壁，紛紛發現，以致多費工作。改政之道，也是如此。現在就以所知的事講起。

來。如京畿各省的措置。蒙古西藏的統轄。錢幣的畫一。賦稅的改正。漕運的停止。這種事情。都是極繁重。都該於立憲以前。逐漸辦妥。辦起來。真是日不暇給呢。鐵良道。我還有一個疑問。現在地方官所嚴懲的。共有四等人。是劣紳。劣衿。土豪。訟棍。凡百州縣。幾盡被若輩盤踞。再沒有人起而與爭。現在如果預備立憲。勢必首先講求自治。那沒這一班人。且公然握地方的命脈。那不就糟了麼。袁公道。這又何足爲患。祇消多選循良之吏。發到各省去。做地方官。專以扶植善類爲事。使公直的得各伸其志。姦惡的無由施其技。如是始可爲地方自治的基礎。瞿鴻禨道。這麼說。仍當以講求吏治爲第一要義。舊法新法。原無二致。醇親王爺禮道。衆位的高論。都是很有道理的。我看立憲這一樁事。既然如此繁重。人民程度。能及與否。又在難必之數。那就不能不多留時日。爲預備地步了。時光已經不早。講了這大半天。也該散了。明兒召見。咱們就把預備立憲的主見。回奏兩宮。衆位看是如何。於是諸王大臣。又商議了一會子。意見大相彌縫。次日。入朝面奏。到了七月十三日。朝廷就頒下預可備立的上諭。其辭道。

朕欽奉慈禔。瑞佑康頤。昭靈莊嚴。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日久相仍。日趨。日遠。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查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闕。官不知

所以保民不知所以護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實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這一道明詔頒布之後。全國人民有歡欣的。有恐懼的。也有發言譏刺的。部歡欣的是慶幸從此後得爲立憲國國民了。恐懼的是怕人民程度不及。將來反多事故。發言譏刺的是逆料政府決不會有好事情幹出來。立憲並無頹限。一紙空文。無非是騙人勾當。人民雖是這個樣子。朝廷上却把此事瞧得異常鄭重。頒發詔書的次日。卽派鎮國公載澤。大學士世續。那桐。榮慶。貝子載振。尙書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

萬寶華。徐世昌。陸潤庠。壽耆。直隸總督袁世凱。公同編纂京朝官制。並着外省總督端方。張之洞。升允。戴良。周馥。岑春煊。各派司道大員到京。隨同參議。又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壘鴻機。家孫蕭。總司核定。各位編制大臣奉到旨意。即於十六日。在頤和園裏頭。開第一次會議。議出了辦法。於是就在恭王府朗潤園裏頭。設立編制館。以府尹孫寶琦。京卿楊士琦。爲提調。金邦平。張一麐。曹汝霖。汪榮寶。爲起草課委員。陸宗輿。鄧邦述。熙彥。爲評議課員。吳廷燮。郭曾忻。黃端祖。爲考定課委員。周樹模。錢能訓。爲審定課委員。此外京曹須議的。吏部衙門。有長順。劉元弼。戶部衙門。有李經野。程利川。林景賢。傅蘭泰。財政處。有陳遜聲。禮部衙門。有瑞緒。劉果。聶獻琛。兵部衙門。有王維翰。慶蕃。練兵處。有哈漢章。良弼。王士珍。朱彭壽。刑部衙門。有曾鑑。胡形恩。工部衙門。有郭慶華。潘慎修。各疆臣所派。兩江是荆光典。俞明震。兩湖是陳夔麟。曾廣鎔。兩廣是于式枚。四川是劉學謙。徐樹。陝甘是熙麟。編制各大臣於未曾動手編制之前。先會銜奏陳釐定官制宗旨大略五條。第一。此次釐定官制。違旨爲立憲預備。應參仿君主立憲國官制釐定。先就行政司法各官。以次編改。此外凡與司法行政無甚關係各署。一律照舊。第二。此次立定官制。總使官無尸位。事有專司。以期各有責成。盡心職守。第三。現在議院遽難成立。先就司法行政釐定。當採用君主立憲國制度。以合大權統於朝廷之諭旨。第四。欽差官。閣部院大臣。京卿以上各官。作爲特簡官。閣部院所屬三四品人員。作爲請簡官。閣部院五品至七品人員。作爲奏補官。八九品人員作爲委用官。第五。釐定官

制之後。原衙門人員不無更動。或至閒散。擬在京另設集賢資政各院。妥籌位置。分別量移。仍優予俸祿。旨意下來。着即按照陸續籌集。詳加編定。起草課各委員奉到此旨。頓時就忙起來。終日伏案埋頭。精心編撰。不多幾日。京朝官制草案。早都撰擬脫稿。由評議課委員評議過。再由考定課委員加以考核。審定課委員悉心審定。纔敢呈由編制大臣。經各編制大臣一律署諾。然後送往總司核定處刪改具奏。總核官制大臣慶親王奕劻。瞿中堂鴻機。孫中堂家鼐。三個兒接到草案。不敢怠慢。打足精神。逐案逐案的瞧閱。見所擬官制。大抵依據端方等原奏。斟酌而成。爲首是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尙書。均爲內閣政務大臣。參知政事。下設提調一副。提調一置五局。是制誥局。庸勳局。編制局。統計局。印鑄局。那武官考試處。就附設在庸勳局裏頭。各部督設尙書左右侍郎各一人。祇外務部仍設管部大臣一人。下設承政廳。參議廳。及參事。郎中主事。七品小京官。錄事等員。視各部事務之繁簡。以定額缺之多寡。是爲各部通則。凡陸海軍部吏部以外各部。都是這麼辦法。各部的名稱次第。車爲外務部。次爲民政部。卽以巡警部改設。並將步軍統領衙門所掌事務。及戶禮工三部所掌有關民政各事併入。次爲財政部。以戶部財政處改設。次爲陸軍部。以兵部練兵處及太僕寺裁併改設。次爲海軍部。暫歸陸軍部辦理。次爲法部。以刑部改設。並以戶部現審處所掌事務併入。次爲學部。仍從舊制。次爲農工商部。以商部工部歸併設立。次爲交通部。次爲理藩部。以理藩院改設。次爲吏部。此外並改政務處爲資政院。升禮部爲



典禮院。改大理寺爲大理院。都察院仍如舊制。又設集賢院。審計院。行政裁判院。及軍諮府等。共計十一部七院一府。三位總核大臣。聽過之後。互相籌議。孫家鼐道。內閣本是閒曹。經這麼一改。冷署變成繁缺了。瞿鴻禨道。世變滄桑。何常之有。我朝入關之始。官制雖緣明朝舊制。以六部管行政。內閣司票擬。且升大學士爲正一品。但是彼時總樞機參密勿的。大半是天潢親貴。豐沛故人。政柄操在武夫手裏。雖有閣臣不過輔弼承平罷了。海甯陳之遴。溧陽陳名夏。且爲了弄權植黨。死的死。竄的竄。號爲碩甫名臣的杜文端。馮文毅諸公。都不過仰親貴鼻息。伴食中書過一輩子是了。天下安危。與他一毫不相涉。等到聖祖以冲齡嗣位。那時候滿漢之間。稍稍相習。輔政四貴臣。又皆因專橫恣肆。不克令終。三藩之變。天下幾危。內發蠶錯之謀。外奏郭李之續的。又都出於漢臣。爲了這麼。漢大臣漸獲信用。聖祖又留意文學。高江村李崑山輩。皆以儒臣翰苑。與聞機密。世宗嗣服。承累治重熙之後。俠雷霆萬鈞之威。旋乾轉坤。與天下更始。悉化畛域之見。滿漢才傑。并蒙委任。把內閣政柄。移入軍機處。鄂文端。張文和兩公。并直樞府。那時。候。一人獨運於上。非惟漢大臣無所短長。就是滿洲親貴。也孜孜救過不暇。植黨弄權。更非敢所設想了。高宗御極。強張兩相。并受顧命。翊贊樞廷。鄂以儒臣登宰輔。矢志公忠。當時承平日久。滿洲世族。漸流矜夸。鄂相深爲恨嫉。所以引用的多是漢族寒素之士。一時物望咸歸。那不得志的滿人。夸毗無實的漢人。便都趨向桐城門下。朝士遂分爲鄂張兩黨。鄂相早卒。鄂黨遂歸失敗。張相爲人。小廉曲謹。內結主知。而

時以微詞罵下。測人主喜怒。以後於文襄和致齋。都承他的衣鉢。嘉慶道光兩朝。臺閣風氣。以不辦一事爲持重。不聽一言爲老成。雍容揖讓。百事就此叢脞了。本朝初制親藩。不得與聞政事。雍正時光怡賢親王輔政。出自特典。又作別論。嘉慶親政。成哲親王領軍機大臣。那是爲仁宗方在諒闇。仿古時冢宰聽政之制。且當大奸初夷。藉以鎮定人心。所以甫及百日就出去的。自從文宗棄天下。穆宗方在冲幼。恭親王遂以議政王入領樞廷。政局爲之一變。直到於今。沿而未革。孫家鼎道。不必說了。這不過都是用人行政。微有出入。官制究未曾大改。現在這麼。是把從前制度。根本推翻了。奕劻道。推翻也能。不是推翻也能。那都是沒要緊的事。我看這草案擬的還不很妥當。大家商量商量。怎麼改他一下子。瞿孫兩人齊說王爺所見極是。奕劻道。依我主見。好好的禮部。何必改稱典禮院。那行政裁判院集賢院。添設得更沒有道理。就是財政部交通部。名兒題得也不很雅緻。你們視是如何。瞿相道。這部名果然太不雅。於是公問籌議了一會子。改財政部爲度支部。交通部爲郵傳部。典禮院仍爲禮部。刪去行政裁判集賢兩院。次日會銜上奏。其辭道。

竊臣等伏讀七月十三日上諭。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行更張等因。欽此。又伏讀十四日上諭。昨已有旨宣示急爲立憲之預備。飭令先行釐定官制。事關重要。必當酌古準今。折衷至當。纖悉無遺。着派載澤等公同編纂。悉

變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咸頌同聲。實中國轉弱爲強之關鍵。茲事體大。臣等仰稟聖謨。總司核定。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敷衍塞責。月餘以來。准釐定官制大臣載澤等陸續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詳核。反復商確。間有未協。次第更定。京內各官現已竣事。竊維此次改定官制。既爲預備立憲之基。自以所定官制與憲政相近爲要義。爲立憲國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其意美法良。則諭旨所謂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兩言盡之矣。蓋今日積弊之難清。實由於責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一則權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藉行政之名義。創爲不平之法律。而未協輿情。以行政官而兼有司法權。則必有徇平時之愛憎。變更一定之法律。以意爲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謀聽斷之便利。制爲嚴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淩失其本意。舉人民之權利生命。遂妨害於無形。此權限不分責成之不能定者一也。一則職任之不明。政以分職而理。謀以專任而成。今則一堂而有六官。是數人共一職也。其半爲冗員可知。一人而歷官各部。是一人更數職也。其必有專長可見。數人分一任。則榘室道謀。弊在玩時。一人兼數差。則日不假給。弊在廢事。是故賢者累於牽制。不肖者安於推諉。是職任不明責成之不能定者二也。一則名實之不副。名爲吏部。但司籤掣以事。並有銓衡之權。名爲戶部。但司出納之事。並無統計之權。名爲禮部。但司典儀之事。並無禮數

之權。名爲兵部。但司錄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並無統御之權。是名實不副。責成之不能定者三也。故臣等釐定官制。謹遵諭旨。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參列邦規制之善。爲主義。而尤以清積弊。定責成。漸圖憲政成立爲指歸。首分權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當屬議院。今日尙難實行。擬暫設資政院以爲預備外。行政之事。則專屬之內閣各部大臣。內閣有總理大臣。各部尙書。亦爲內閣政務大臣。故分之爲各部。合之皆爲政府。而情無隔閡。入則參閣議。出則各治部務。而事可貫通。如是則中央集權之勢成。政策統一之效著。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爲所節制。此三權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資政院以持公論。有都察院以任糾彈。有審計院以查濫費。亦皆獨立。不爲內閣所節制。而轉能監督閣臣。此分權定限之大要也。次分職以專任。分職之法。凡用有各衙門。與行政無關係者。自可切於事情。首外務部。次吏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禮部。次學部。次陸軍部。次法部。次農工商部。次郵傳部。次理藩部。專任之法。內閣各大臣同負責任。除外務部載在公約。其餘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尙書祇設一人。侍郎祇設二人。皆歸一律。至新設之丞參。事權不明。尙多窒礙。故特設承政廳。使左右丞任一部總匯之事。設參議廳。使左右參議任一部謀議之事。其郎中員外郎主事以下。視事務之煩簡。定額缺之多寡。要使責有專歸。官無濫設。此分職專任之大要也。次正名以核實。巡警爲民政之一端。擬正名爲民政部。度支部以財政廳職務併

人。兵部徒擁虛名。擬正名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而海軍部暫隸焉。既設陸軍部。則練兵處之軍令司。宜正名爲軍諮府。以握全國軍政之要樞。刑部爲司法之行政衙門。徒名曰刑。義有未盡。擬正名爲法部。商部本兼農工商部。理藩院擬正名爲理藩部。太常光祿鴻臚三寺。同爲執禮之官。擬併入禮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隸他部。擬改爲郵傳部。而以輪路郵電佐入。此正名核實之大要也。若是則責成既已明定。積弊庶可廓清。憲政規模。實肇於此。如以議院甫有萌芽。驟難成立。所以監行政者。尙未完全。或改今日軍機大臣爲辦理政務大臣。各部尙書。均爲參預政務大臣。大學士仍留辦內閣事務。雖名稱略異。而規制則同。行政機關。屹然已定。憲政官制。確有始基矣。抑臣等更有請者。制法固求其盡善。徒法不能以自行。必能有辦事之精神。而後有改良之功效。要在大小臣工。顧名思義。視國如家。無自私自利之心。有任勞任怨之實。各修職事。共濟艱難。庶仰副兩宮孜孜圖治之懷。下慰薄海喁喁嚮風之望。是則臣等與有責成。尤不勝惶悚執幸者也。是否有當。伏候聖明裁擇。乾斷施行。謹將官制清單二十四件。繕呈御覽。恭候訓示。謹奏。

欲知官制草案奏上之後。是否批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張尙書反對新官制

南昌令身天戕主堂

話說慶親王奕劻等。把核定新擬京朝官制廷上之後。不到幾天。就奉到兩道上諭。第一道是宣示官制。

比較原案。已經大有變動。那最要緊的內閣。竟然作爲虛論。次第先後。也都大大移動。朝臣見了。無不詫爲怪事。只見那道上諭的文是。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宣示立憲之預備。飭令先行釐定官制。特派載澤等公同編纂。悉心妥訂。並派慶親王奕劻等總司核定。候旨遵行。茲據該王大臣等將編纂原案詳核定擬。一併繕單具奏。披覽之餘。權衡裁擇。用特明白宣諭。仰惟列聖成憲昭垂。法良意美。設官分職。莫不因時制宜。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自應變通盡利。其要旨惟在專責成。清積弊。求實事。去浮文。期於釐百工而熙庶績。軍機處爲行政總匯。雍正年間。本由內閣分設。取其近接內廷。每日入值承旨辦事。較爲密速。相承至今。尙無流弊。自毋庸徧改。內閣軍機處一切現制。著照舊行。其各部尙書。均著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外務部史部均著照舊。巡警爲民政之一端。著改爲民政部。戶部著改爲度支部。以財政處併入。禮部著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學部仍舊。兵部著改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應行設立之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以前。均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著改爲法部。責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爲大理院。專掌審判。工部著併入商部。改爲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線郵政應設專司。著名爲郵傳部。理藩院著改爲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員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設尙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在指陳闕失。伸理冤滯。著改爲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

員。六科給事中。著改爲給事中。與御史各員缺均暫如舊。其應行增設者。資政院爲博採羣言。審計處爲核查經費。均著以次設立。其餘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毋庸更改。原擬各部院等衙門職掌事宜。及員司各缺。仍著各該堂官自行核議。悉心妥籌。會同軍機大臣奏明辦理。此次斟酌損益。原爲立憲始基。實行預備。如有未盡合宜之處。仍著體察情形。隨時修改。循序漸進。以臻至善。總之時局艱危。事機迫切。非定上下共守之法。不足以起衰頹。非通君民一體之情。不足以申疾苦。所有新簡及原派大臣。責無旁貸。惟當顧名思義。協力同心。盡去偏私。直任勞怨。務使志無不通。政無不舉。庶幾他日頒行憲法。成效可期。倘仍視爲具文。因循不振。則是上負朝廷。下負國民。不能爲爾等寬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那第二道上諭。是叫編纂官制大臣編訂各直省官制。而於州縣官一項。尤爲特別注意。上諭的文是。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此次釐定官制。據該王大臣等將部院各衙門詳核定擬。業經分別降旨施行。其各直省官制。著卽陸續編訂。仍妥核具奏。方今重因。皆因庶政未修。州縣本親民之官。乃往往隔閡。諸事廢弛。閭閻利病。漠不關心。甚至官親幕友。肆爲侵欺。門丁書差。取於魚肉。吏治安得不壞。民氣何由而伸。言念及此。深堪痛恨。茲當改定官制。州縣各官。關係尤要。現在國民資格尙有未及。地方自治。一時難以遽行。究應如何酌核辦理。先行預備。或增設佐治員

缺。並審定辦事權限。嚴防流弊。務通下情。著會商各省督撫。一併妥爲籌議。必求斟酌盡善。候旨遵行。朝廷設官分職。皆以爲民。總期興養立教。樂業安居。庶幾播民和而維邦本。用副懷保羣黎孜孜圖治之至意。欽此。

內閣官制。忽地推翻。大小臣工。無不詫爲怪事。那關心最切的。就要算着幾位編纂大臣。當下張百熙往見澤公爺。談及此事。異常憤懣。張百熙道。新官制的精神。全在內閣。內閣不設立。旁的官。任你改他一百改。也沒中用。公爺想能。現在的軍机。雖然名爲政府。其實不過如將帥的營務處。督撫的文案。只有奉行。之責。毫無決斷之資。所以不肖的人當了。弄權殖貨。倒有餘。賢人當了。扶危定傾。倒不足。論他的成績。還不知前明六部長官。倒能得自行其志。現在偏偏的這麼。考察罷。編纂罷。改革罷。都不過幹熱鬧兒的事。倒哄得人白快活了一會子。載澤道。這件事。好生奇怪。前兒召見。上頭沒一字提及改動。還獎了我好多話。怎麼臨了兒就變了。誰使的鬼計。倒要細細調查他。一調查。原來自明詔編纂官制。京師政界。頓時大起恐慌。那班閒曹冷署。自知必在淘汰之例。倒也不過如此。獨那衝繁要缺。幾位腸肥腦滿的幹員。熱中富貴。深恐一朝大權旁落。自己脚根。就要站不住。於是使出靈敏手腕。竭力的運動。不知怎麼。竟被他走着了高道士一條門路。由高道士轉求四格格。四格格是皇太后寵愛的人。十句話倒有五七句聽信。於是就在深宮裏。造膝密陳。旁邊又有李總管竭力幫忙。皇太后對於新政。原本不很喜歡。祇因迫於時勢。



又礙不過各大臣的奏請。做一個立憲面了罷了。所以纔有這參酌新舊的官制發表。載澤等又如何會知道呢。當下調查了幾天。那裏有個影蹤。只好暫時丟開手。且編纂外省官制。會議了幾回。定出兩個辦法。因爲外官不比京曹。事與督撫有密切關係。於是先把大綱。電商各督撫。大致說是親民之職。古今中外。皆所最重。我朝承明制。管官官多。管民官少。州縣以上。府道司院。層層鈐制。而以州縣一人。萃地方百務於其身。又無分曹爲佐。遂至假手幕賓。寄權胥役。壞吏治。釀禍亂。皆由於此。今擬仿漢唐縣分數級之制。分地方爲三等。甲等叫府。乙等曰州。丙等曰縣。現設知府。解所屬州縣。專治附郭縣事。仍稱知府。從四品。其原設首縣。卽行裁撤。直隸州知州。直隸廳撫民同知。均不管屬縣。與散州知州。統稱知州。正五品。直隸廳撫民通判及知縣。統稱知縣。從五品。每府州縣各設六品至九品官。分掌財賦。巡警。教育。監獄。農工商。及庶務。同集一署辦公。別設地方審判廳。置審判官。受理訴訟。並畫府州縣各分數區。每區設臬局一所。置審判官。受理細故訴訟。不服者。方准上控於地方審判廳。每府州縣各設議事會。由民選舉議員。公議本府州縣應辦之事。並設董事會。由人民選舉會員。輔助地方官辦理議事會所議決之事。俟府州縣議事會及董事會成立後。再推廣設城鄉鎮各議事會。董事會。及城鎮鄉長等自治機關。以上均受地方之官監督。仍留各巡道。監督各府州縣。宜體察情形。並按地方廣狹。屬縣多寡。酌量增減。並分置曹佐。由各省督撫酌量推行。至省城院司各官。現擬有兩層辦法。(中略)仿國朝各邊將軍衙署分設戶禮兵

刑工各司糧餉各處辦法。合院司所掌於一省。名之曰行省衙門。督撫總理本衙門政務。略如各部尙書。藩臬二司。畧如各部丞。其下參酌京都官制。合併藩臬以外司道局所。分設各司。酌設官。畧如參議者。領之。以下分設各曹。置五品至九品官分掌之。每日督撫率同屬官。定時入署。事關急速者。即可決議施行。疑難者。亦可悉心商榷。一稿同畫。不必彼此移送申詳。各府州縣公牘。直達於省。由省逕行府州縣。每省各設高等審判廳。置審判官。受理上控案件。行政司法。各有專職。文牘簡一。機關靈通。於立憲國官制。最爲相近。是爲第一層辦法。其次則以督撫經管外務。軍政。兼監督一切行政司法。以布政使專管民政。兼管農工商。以按察使專管司法上之行政。監督高等審判廳。另設財政司。專管財政。兼管交通事務。秩視運司。均酌設屬官。佐理一切。此外學鹽糧關河司道。仍舊制。以上司道。均按主管事務。稟承督撫辦理。並監督各該局所。以專責成。而清權限。此爲第二層辦法。等語。此電去後。不到一個月。各督撫覆電陸續到來。主張第一層辦法的。是滇督岑春煊。晉撫恩壽。奉天將軍趙爾巽。湘撫岑春煒。疆撫聯魁。贛撫吳重熹。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吉林將軍達桂。主張第二層辦法的。是秦撫曹鴻勳。川督錫良。蘇撫陳夔龍。調任黔撫龐鴻書。依違第一第二二者之間的是。卸任黔撫林紹年。粵督周馥。署黔撫興祿。魯撫楊士驤。皖撫恩銘。浙撫張曾敫。汴撫張人駿。署閩督崇善。新授閩督丁振驛。全行反對的是。陝督升允。鄂督張之洞。編纂大臣見鄂督張之洞也。全行反對。又不禁詫異起來。當下載澤道。你們瞧瞧。張之洞也來反對咱們了。真

是奇怪不過的事。別人反對我都不怪。香濤素負開通盛名。平日極力主張新政。現在編纂官制。是爲預備立憲的基礎。國家轉弱爲強。都在這一件事情上。關係何等重大。他倒偏又反對來了。葛寶華道。南皮尙書脾氣。素來是恃才傲物。或者爲此番編纂的事。沒有派及他。特地的負氣。也說不定。陸潤庠道。香濤脾氣本來古怪。況且他跟政府原有意見的。自然不贊成新制了。載澤問道。香濤與政府有何意見。陸潤庠道。就爲閏四月裏南昌那樁教案。原來江西南昌法國天主堂。有一個教士。名叫王安之的。爲了一樁甚麼教案。跟南昌縣知縣江召棠辦交涉。會議了好多回。不得要領。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又邀江知縣到天主堂議事。王安之自恃是法國人。法強華弱。未免事事囑喝。偏這江知縣。又是個強項。令一步都不肯讓。意見大爲不合。不知如何。兩方面爭論起來。江知縣的咽喉。竟然受了大創。抬回縣署。血流不止。醫治罔效。就此創重身亡。南昌人民。大動公憤。衆口一辭。教說王教士手戕江知縣。一齊動手。把一座莊嚴天主堂。毀成一片瓦礫。那位教士王安之。只一頓精拳頭。早打了個稀爛。法領事得知此事。立刻電告駐京法使。法使立與外部交涉。外部奏聞朝廷。天顏震怒。下旨先把江西巡撫胡廷幹撤了任。特派梁敦彥偕同法使署人員。馳往江西查辦。一面電詢鄂督張之洞。對於此案意見。并着他就近派員查辦。彼時張尙書密電政府道。查江令因傷致命情節。據道府縣親見。該令手書數紙。均謂王安之逼令自刎一刀。復有兩人執手用刀剪連截咽喉兩下等情。現又向江令家屬索出江令手書一紙。文云。意是逼我自刎。我怕

痛不致死。他有三人。兩拉手腕。一在頸上割有兩下。皆大字。又小字云。痛二次。方知加割兩次。欲我死無對證等語。前後語意均同。據中國作醫生查驗。皆供據洗冤錄。確係被人殺死。並非自刎。據美醫證書云。整齊之橫傷在咽喉。靠喉結之處。又一傷。傷口參差不齊。將喉結前面從中一直分開。又云。整齊之橫傷。是用利器所割。其餘之傷。非用利器。又云。第一傷用力輕。第二傷用力重等語。此係用刀自刎以後。又被人用剪戮傷之確據。何則。剪利於刺。不利於割。故傷口參差不齊。自刎故力輕。人戮故力重也。一法官醫福庚具畫押憑單云。傷口係在頸之中間。喉核之上。開作扁形。約橫寬三寸。係用利器所割無疑。又云。有第二傷口。係直式。與第一傷口作縱橫。亦係用利器所割。此口亦可容指等語。此係刀傷之後。又受剪傷之確據也。又云。至於兩傷是否同時。雖非同時。亦相距不多時耳。此爲直傷。容係在教堂所受之確據也。兩洋醫皆謂係兩傷。一橫傷。一直傷。惟美醫則謂直傷較重。既係橫直兩傷。後傷又重。是江令實死於加功。不由於自刎。確有可憑矣。卽前有自刎一傷。亦由王安之威逼所致。惟當時江令僕從茶房。均被教堂攔阻。不准入內。究竟如何加功。如何威逼。外人皆不得知。此時欲尋證人。非將教堂司事劉宗堯。幫工艾老三。僕人胡恩賜。三人提案研訊不可。且江令受傷在劉宗堯房內。其手書內既云。他有三人。兩拉手腕。又屢提劉先生。是劉宗堯尤爲案內要證。昨囑贛撫電達海道。商之郎主教。迭送三人到南昌訊問。並力認保護。斷不刑訊。郎主教意不敢交。殊屬不解。竊思傷憑醫官。案憑見證。洋醫既斷爲兩傷。後傷較重。

然則後傷是何人所爲。前傷因何事起。蒙不憑證人何從定案。查法官醫驗傷憑單。係法參贊臨行時始行交出。故當日劉艾胡三人到省。未能細問。今既據有法官醫憑單。自應傳案貨證。大約江西教民則皆曰自刎。平民則皆曰被殺。然詢訪在江西之英美各教士。多有歸咎於王安之者。足見公道在人。法人欲保教堂名譽。故以全力爭此一節。事關交涉。固難澈究。然而國體所關。民心所係。彼縱不認加功。我亦決不能斷爲自刎。卽至萬不得已之時。存疑較勝武斷。至於威逼情節。更斷斷不能抹殺。或謂江令傷本可不死。因焚燬教堂後。有某人逼之自死。尤屬秀民誣罔之言。查江令才具素優。官聲最好。其新昌教案。保全一縣性命。弭禍定亂。其功不小。此次被害。亦由於爲民力爭。雖重傷慘痛之際。各手書皆諄諄以救民保民爲念。故江令死後。江西士民同聲悲痛。憤不可遏。新昌上高南縣百姓來省痛哭弔祭者。何止數萬人。在法人恃強偏執。辦理自不彊棘手。惟無論如何議結。總不能歸咎江令。雖不能責抵償於外人。尙可存公論於中國。俾日後可爲江令奏請優結卹典。以勵愛民捐軀之良吏。庶足以存國體而服民心。且免教焰日張。日後更難保護。密電上陳。請代奏。在張尙書以爲這一件事。非我啓。總不至十分吃虧。不意交涉終結。又花了一大注撫卹費賠償銀。那中法新定南昌教案善後合同。法教士一面。偏又半個錯字。都不耽。其文是。

爲立合同事。近因南昌滋事。殺斃法人。焚燬教堂學堂一案。大法國大清國政府。均願將此案公平議

結。以期兩國交誼益敦和好。已經商定各派委員會同辦理。大法國欽差特派三等參贊官世襲子爵花翎頭品頂戴端貴。大清國外務部奏派直隸津海關道花翎三品頂戴梁敦彥。前往南昌詳細查明南昌縣知縣江台棠身故緣由。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南昌縣知縣江召棠到天主堂。與法教士王安之商議舊案。彼此意見不合。以至江令憤急自刎。乃因該令自刎之舉。傳有毀謗法教士之訛。以致出有二月初三日暴動之事。中國國家已將有罪之人懲辦。茲將外務部與駐京法國欽差議定各條。開列於左。免致嗣後彼此或生異詞。

第一條。應給被害教習五人家屬撫卹銀四萬兩。另給一萬兩。作為後來新教習等川資經費之用。其款應以庫平色兌交駐滬法國總領事收領。

第二條。南昌等舊案及南昌新案所有被燬教堂學堂養濟院等處。及教內之人房屋並一切物件。總共賠償銀二十萬兩整。交由教堂提款償補各教案內之人之損失。作為一律了結。

第三條。第二條所載庫平庫色銀二十萬兩。分為十次交付。每三個月為一期。二萬兩交由法國主教。在九江收領。

第四條。所有被燬教堂各紅契。應由地方官從速補給。管業執照。並在南昌縣城內借予教堂房屋一所。以待教士蓋有房屋。即行遷移。

第五條。江西巡撫應行從速出示曉諭。其告示底稿。已經外務部與法國駐京欽差會訂。以上五條。分繕華文法文各四分。其一存外務部。一存駐京法使公署。一存江西巡撫衙門。一存九江天主堂。

大法欽差駐紮中國全權大臣佩帶榮光四等寶星巴押

大清欽命外務部左侍郎聯 押

大學士外務部會辦大臣那 押

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大臣瞿 押

外務部右侍郎唐 押

西歷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二十號

大清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九日 印

張尙書見了這個合同。對於政府諸公。很不滿意。馳書戚友。每以喪權辱國爲言。所以這會子陸潤庠援引及此。當下載澤笑道。那是不相干的。還是葛老的話。講得有理。明明爲編纂差使不會派及他。有心騙我們生意見罷了。反對由他反對。編纂還是編纂。我們儘幹我們的事。脫了稿奏上去。且看上頭旨意罷。葛陵兩人聽了。也就無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改藏約星使得優差 勤髮匪女子明大義

話說中國自預備立憲之後。各項新政。積極進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乃東西列強。偏於此時締結協約。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偏又與吾國息息相通。如英日兩國。締結攻守同盟條約。那日法協中。竟有一尊重

在中國經營商業之機會均等主義。又有「接近於兩締約國有主權保護權占領權之領域之大清帝國諸地方」日俄協約中有「兩締約國各允認中國之自主及其領土之完全與夫各國在中國商工業之機會均等主義」。英俄協約中有「兩國對於西藏均明認中國之主權並互尊其領土之完全」。種種關涉我的條文。一時難以悉舉。因此外交界上。頓時添起無數煩惱。生出無數枝節。那幾樁外交事件中。要算藏印條約最爲棘手。其餘如改訂修濬黃浦河道條款等。都不十分困難。就是中日新約。爲了日俄重訂和約。凡俄國在奉天南部權利。盡讓於日本。日本派遣小村壽太郎到北京。開議滿洲條約。奔動瞿鴻禨袁世凱三位全權大臣。磋商了三五回。倒也易於就範。至於德人踏我膠州海關。日本歸我營口。更是容易辦理。獨有這藏印條約。自光緒三十年。派遣唐紹儀爲議約全權大臣。磋商到今。首尾三年。已舊毫無眉目。原來西藏礦藏豐富。地勢險峻。素稱爲世界金庫。自從雍正年間。清世宗命將勘定之後。這世界金庫遂做了中國的屬地。中朝對於屬地。素來不甚重視。歷來派遣的駐藏大臣。又大半是昏庸疲沓。因此鬧出事故來。却說西藏政俗。與內地大不相同。駐藏大臣衙門在前藏。署內辦事處。共有四個。一是大書房。一是滿人房。一是漢人房。一是廓爾喀房。糧臺共有五座。是前藏。後藏。拉利。靖西。綽木多。（卽昌圖）這五座糧臺。要算靖西這一缺爲最優。四座大寺。是來因寺。錫拉寺。白鳳寺。甘定寺。每寺僧徒。皆有七千餘人。藏中七月麥熟。地瘠民貧。然萬山皆是寶礦。僧徒坐食。不務生計。卽如錫拉寺。距離



使署。不過十里。寺後全沙成塊。寺僧爲了風水攸關。築牆封住。不准開採。可憐藏人白有着金礦。啼飢號寒。却窮到個赤精。西藏的稅關。真是稽而不征。大有三代風氣。一座亞東關。是光緒甲午年三月二十六日設立的。距哲孟雄的大吉嶺。八十五英里。距靖西糧臺。十四中里。這一座關。不過稽查印藏進出口貨。並不徵抽貨稅。藏中親民之官。盡屬番官。例須官家子弟。方能入選。所以百姓永遠不得爲官。至於喇嘛。漢人也能入選。不過要削髮爲僧。罷了西藏的兵制。舊時駐守的漢兵。多半娶番女爲室。或吸鴉片。都已老嫗不堪負槍。本地番兵。有三千名。以郎卡子人爲最強悍。郎卡子距前藏三百六十里。惟兵之子孫。祇能當兵。弊與印度相同。西藏的風俗。凡平民一家有了兄弟。往往卽有兩兄弟削髮爲喇嘛。據稱一做了喇嘛。就可以不憂衣食。民人見了。必然加意尊敬。稱他爲孤叔。這孤叔是西藏的尊稱。猶之內地的稱老爺。不過既然做了喇嘛。就不得娶妻生子。但是喇嘛祇忌酒色。不戒葷腥。又與內地僧徒略異。藏人婚禮。迎娶新婦。用馬不用轎。又盛行一妻多夫之制。女權極重。男子對於女子。有順受而無抗違。譬如兄弟三人共娶一妻。那所生子女。須都歸給長兄。子女長大。視親生之父。與姓之視叔無異。猶之姨娘所生子女。只認適母爲母親。稱生母依舊祇稱得姨娘。一妻多夫風俗。與一夫多妻風俗。恰好是個反比例。那兄弟共一妻的。如大兄進房。房門前必繫白巾一條作標記。次弟見了。卽不入內。次弟進房。也是如此。那喪禮也與內地不同。人死之後。有水葬火葬天葬之別。水葬是把屍身投入海中。一恁魚蝦食掉。火葬是用

烈火焚掉。天葬是把屍身抬至刮檯上。用刀刮盡了肉。復把骨兒折斷。用槌舂碎成粉。和入大麥粉中。製成粉團。恁飛鳥啄食。全藏人民。除掉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得以埋葬土中外。都用這水。火天三個葬法。達賴喇嘛病死之後。用鹽水洗身。再用綢絮縛了。葬在石坑裏頭。上面砌一半高塔。跟樓房差不多高下。四面用金皮包裝。厚及寸餘。外嵌寶石鑽石珠玉等貴重之物。往往一塔之費。值到數百萬金千萬金不等。藏人向不沐浴。身體穢臭不堪。有初至印度加爾各塔販貨的。逢着炎天。汗出如雨。也不沐浴。有勸他洗澡的。他就回說洗去了泥穢。便不會發財。藏番殺人漏網。卽至釋迦佛前點燈祈禱。冀消罪過。藏人極喜燒香。所以販香燭的生涯極盛。藏人深惡洋貨。用洋貨的甚少。從前出疆到印度等處的藏人。往往不准回藏。是怕他做奸細呢。近來風氣也漸漸開通了。藏番最尊重中國人。自從英兵入藏後。也有輕視中國之意思了。藏錢銀色最低。每元重一錢三分一錢五分不等。錢質甚輕。西藏市肆。都剪開來分用的。藏斗名叫尅。因爲斗字的番音。係婦人之諱。藏俗重女。故稱斗爲尅。有十八斤一尅。有二十二斤一尅。西藏邊境。有一個廓爾喀國。也是中朝屬邦。廓人性極强悍。鋼刀最精。廓王新從英國游學歸來。頗有自強思想。擁有勁兵十餘萬。爲西藏之外蔽。前年廓王曾咨請駐藏大臣。挑選博通中學之儒生三五人。到廓教授廓人。以開通邊域風氣。駐藏大臣置之不理。藏印的道路。由印京加爾各塔下午五點鐘火車。至九點鐘渡恒河。再上火軍。翌晨六點鐘。至西里古里。由是上山路。換小火車。計從西里古里至大吉嶺。五十一英

里盤旋而上，凡退車層累而升者二十餘處。一路均有道里表。計至大吉嶺埠，已高出地面七千四百零七尺。從這裏往西藏，八十五英里。就是亞東關。路程極遲不過七天。如果不上大吉嶺，徑由西里古里往布坦入藏亦可。路程不相上下。不過由該處啟程，祇有馬匹乘騎。行李須用牛輸送。不如大吉嶺地方，有人力車（上山須八人拉）與馬，較爲穩便呢。從亞關至靖西糧臺十四里。從靖西糧臺到江孜，六百零五里。從江孜到前藏，六百里。總計自大吉嶺至前藏，共一千三百零四里。從前藏印分界，原在藏屬哲孟雄國之卑谷里鎮。該處在西里古里之南，相距祇十九英里。八九十年前，被英人劃入印界。接着英人與哲孟雄開衅。素大吉嶺開埠，每年租價一萬二千盧比。大吉嶺於是始闢地興種茶樹。光緒十六年，英兵懼服哲孟雄人，欽差大臣升泰奉命劃界，而哲孟雄盡入於英。於是藏地遂改由分水流一帶山頂爲界。哲孟雄劃入英國之後，大吉嶺租金已經不給。祇月給盧比五百於哲王，並把該王留在甘度地方做安樂公了。時賢康有爲，挈女同璧女士，遨遊哲國，會晤哲王，曾作長歌寄慨。其詞道：

我遊哲孟雄。其王迎道周。珊瑚而袴褶。腳鞞腰帶鈎。從官並冠袍。雉尾擁刀矛。森森漢官儀。驚喜入我眸。延我入其宮。莽莽依荒丘。極望少人家。徒見峯巒稠。岡巔颭大旂。金頂抗崇樓。列室耀金章。梵文畫幡旒。正殿設中坐。拜伏多羣酋。南子出握手。霞帔珮琳瑯。鳳冠珠翠纒。中華妝尙留。設几飲我酒。從官跪獻酬。贈我二吳經。酒甯與茶甌。百器皆華物。側側我心愀。世譜存藏僧。受封實藩侯。瓊疆二千里。虎

節鎮山州。南與布丹國。拱衛要荒。悠。惜我不能衛。強英遂隸。收。今爲保護國。忽忽十四秋。給俸僅月千。貧困等拘囚。英主頃加冕。迫令朝賀。遣子聊日代。欲遁不自由。見我上國客。悱惻情尙適。解帶以贈。王。聊用慰綢繆。頗開布丹人。望救心百憂。豈知瑤池飲。王母醉雲飄。煌煌典屬業。日日蹙邊陲。

這幾年來。大吉嶺商埠。日益繁盛。藏人前往謀生的。不下二千人。英人經營入藏之路。日益完備。沿途均有兵站。預備旅行的人住宿。比於內地出關的巴塘裏塘。道路崎嶇。驛遞須經百日。而又盜賊熾昌。相去真是霄壤呢。癸卯甲辰之間。印度政府派英將榮赫鵬帶領工兵二千。英兵三千。印兵八千。廓爾喀兵三千。聯軍入藏。直抵拉薩。達賴喇嘛。唬得逃了庫倫去。榮赫鵬追脅藏番。訂約十條。認西藏爲被保護國。此時我國駐藏大臣是有泰。這位有泰有大臣。真是個寶。這平日內政外交。一切都不管。只知道任用僕役。當約領。謀書吏。并漁色番女等事情。似這麼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大變。叫他如何料理得下。朝廷聞之大驚。立電有泰。叫他與英人嚴重交涉。力阻畫押。繼見有泰廢中用。特派唐紹儀由印入藏查辦。即命他爲全權大臣。將條約酌量改訂。唐紹儀到了西藏。與英員開議。反覆辯論。再四磋商。無奈英員辭意堅決。再也不敢退讓。交涉首尾三年。依然毫無眉目。不意強人還遇強人手。俄羅斯人見英人如此舉動。心下很是不甘。急起直追。也派偵探大隊徧遊藏中。勘礦的勘礦。測量的測量。更派馬隊數千。深入拉薩。伺隙而動。圖掣英人之肘。朝廷更命張蔭棠由印入藏查辦事件。擾了個江翻海倒。英人始肯平和解決。於是

唐紹儀與英使薩道義訂立藏印正約。雖然失些利權。總算還不至十分喫虧。當下唐紹儀就把辦理藏約事情。拜摺奏聞朝廷。朝廷很爲嘉許。下旨派唐紹儀爲稅務會辦大臣。以酬其勞。這日。又降一道恩旨。是賞給岑春煊太子少保銜。李經羲。丁槐等。都給與獎敘。這與外交是不相干的。原來廣西地方。游土各匪。四起勾合。南泗鎮色柳慶思潯太平恩順等屬。無地不匪。岑春煊自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到廣東。卽帶兵赴廣西潯柳督師。遴選文武。分頭勦辦。八月身還廣東。這時光。鎮太泗色思南各路。已經漸告平靖。先後擒斬匪首黃五肥等數十人。三十年五月。柳州兵變。柳慶土匪又同時蠶起。春煊派遣龍濟光王芝祥陸榮廷等分路攻勦。擒斬萬餘人。始告肅清。奏報到京。恰與藏約告成差不多時光。所以恩命同日降下。從來說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內外大小臣工。見朝廷辦理新政。十分認真。誰敢偷懶延宕。此時京畿各營。一律都振刷精神。改練洋操。這洋操可不比別的事。第一各兵士須改穿陸軍部新定制服。以壯觀瞻。穿了新制服。腦後拖辮。很是不雅。因此各統領都叫兵士把髮辮藏在軍帽裏。髮多辮大的。便叫他削去一半。改良做小辮子。彼時京營有一個目兵。奉了主帥之諭。將腦後長髮。削去一半。以便藏辮。帽中。這目兵就回家。跟他老婆商議。他老婆道。這件事情。很容易辦。一邊說。一邊早取剪刀在手。趁他不防。左手提起辮子。右手只儘力一絞。早齊根兒絞掉了。目兵大怒道。你這個樣子。坑了我了。如何好見主帥。吃一頓軍棍不算。怕還要革出營呢。他老婆笑道。不要緊。恁主帥如此利害。再不會爲了剪辮革掉你糧的。目兵道。

你是婦人家。鎮日坐在炕上。外面的事情。那裏知道。前兒我跟兩個餐裏朋友。在大柵欄厚德福酒館。酒。瞧見隔座這一席上。有一個四十餘歲的老先生。跟着三五個少年。坐在一塊兒大談闊論。那班少年。談及外洋各報紙。笑咱們的髮辮是豚尾。遇見了總提在手裏玩笑。所以咱們都把髮辮剪去。老先生這時光已有八分醉意。一時性起。大呼堂倌拿小刀來。我瞧在旁邊。錯疑他要自盡。倒唬了一跳。那裏知道他取到小刀。向腦後只一抹。把一條花白的髮辮。齊根兒割掉。合座的人。全都拍掌呼萬歲。他老婆聽到這裏。接口道。該該。這是很文明的事。那目兵道。還說文明呢。就吃這文明害了他一輩子。他老婆道。何至於此。那目兵道。次日我在順治門外上斜街。又遇見了這位老先生。見他垂頭喪氣。很是不高興。打聽旁人。纔知他爲了剪辮。把一個很優的優館失掉了。原來這位先生。在某部郎家裏設帳。昨夜酒後回宅。學生見他腦後蓬然。不禁失笑。老先生大怒。喝住了學生。不韋部郎家人。早把先生剪辮這件事。當做新聞。般講開來。某部郎大不爲然。卽於次晨。具了衣冠赴塾。正色向先生道。我功名是從舊學得來的。不知新學爲何物。老夫子既然喜講新學。是與我意見不合。小兒也不敢再行請教了。這位先生只得檢點行李。垂頭喪氣而去。現在我這個樣子。不是要我跟這位老先生一般麼。他老婆笑道。不要緊。我寫一張字兒給你。呈給主帥瞧了。包在我身上。總不會革你這一名糧。這目兵素來佩服他老婆的能耐。只得答應了。次日到營。陳明緣故。呈上字紙。却是兩首新詩。第一首是。

堂堂丈夫。表表人物。心存國恥。何惜髮賊。况此豚尾。藏垢納污。研究衛生。須急剪除。  
 置身軍界。更宜早圖。振剴精神。講求經武。妾雖女流。頗識時務。目睹時局。不可固執。  
 夫爲國民。豈同碌碌。拔去兇邪。方稱職守。切膚之患。安肯與久。若留孽種。貽羞外族。  
 故假斧斤。爲君一斲。堂哉皇哉。此舉非忽。至理所在。其誰曰不。

## 第二首是

落手驚將短髮搔。三千髮匪黯然銷。願爲天下除煩惱。都付並州快剪刀。  
 主帥見了。一笑置之。果然並未見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清史演義七集卷二

青浦陸士譔撰

## 第六回 爭路約制府運機謀 辦衛生警員鬧笑柄

話說這一年是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國務最爲繁重。宣示預備立憲。改革官制。改訂藏約。前回書中都已叙明。更有一個絕大的鐵路風潮。各處的紳商。爲了此事。開會演說。不知費掉幾多唇舌。各省的疆吏。爲了此事。函電交馳。不知費掉幾多心思。弄到結果。天可憐見。心思唇舌。總算沒有白費。依然達到收回自辦的目的。只不過又花了一大注冤錢。當下兩湖總督張之洞。因收回粵漢鐵路自辦的事。辦理完結。拜摺奏陳。其辭道。

竊臣於上年二月間。訪聞承辦粵漢鐵路之美國合興公司。並未知會中國。私將公司底股三分之二。售與比國公司。董事亦大半易置。比人查比與法通法。又與俄合。京漢鐵路。已由比法兩國合辦。若粵漢鐵路再入其手。則中國南北幹路地權。全歸比法。等國掌握之中。與俄人所起東三省鐵路。鈞連一氣。既扼我之吭背。復貫我之心腹。而借款本息太鉅。年期過久。限滿後斷無贖回之望。其爲中國大患。殆有不忍言者。臣探詢既確。焦灼萬分。立即電致湘省官紳。並致鐵路總公司大臣盛宣懷。痛言利害。

竭力爭持。以合興無端違背合同。亟應據理責言。廢棄前約。自臣創此議後。湘鄂粵三省紳民漸次傳播。始知有粵漢路約不善之說。議論推敲。羣思補救。無如合興公司既異常狡執。美國富商復遣合興之黨栢士。來華運動。自稱係華豐公司。願借給中國鉅資。助我與合興廢約。而另立合同。將此路歸其承辦。其實華豐無異合興。然而術詭言甘。於是被其煽惑者。忽倡以美接美之說。衆議紛紜。大爲所動。臣以合興公司違約失信。覆轍在前。若仍聽以美接美。是直以移花接木之計。愚弄中國。一切權利仍落他人之手。中國絲毫不能收回。與所以籌議廢約之故。自相矛盾。遂電滬力阻其議。栢士因親至京師。介其公使。向外務部要求。外務部函令來鄂。就臣商辦。其駐漢美領事。復多方爲之游說。臣面告以此約必廢。無可商議。栢士到滬後。復三次來函。攪辦路款。均經臣嚴詞駁拒。堅不允行。由是祖美者咸嗒然失望。而怨謗紛來。阻撓百出。籌議廢約之事。益形棘手矣。迨上年十一月初三日。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御史黃昌年請挽回路政一摺。粵漢鐵路。關係緊要。現在合興公司正議廢約。應卽另籌接辦。著張之洞悉心核議。妥籌辦理。以挽利權。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自奉明旨。責有專歸。乃益抱定宗旨。不敢爲異說所搖。然爲難之處。不一其端。臣初意以爲盛宣懷爲與合興公司訂約原議之人。緊鈴解鈴。貴資一手。故開誠布公。往復電商。深冀其相助爲理。不意籌商累月。盛宣懷屢因宿疾纏綿。困臥不能辦事。正當喫緊之際。臣去電兼旬。杳不得復。

偶有病間答復。而精神未能貫注。終不得此事要領。此時盛宣懷病勢甚劇。屢瀕危殆。無怪其然。而湘中官紳之派赴上海者。一則主張訂借美款。幾爲柏士所愚。一則徑自聘用律師。直令赴美。與合興涉訟。均經巨飛電力阻追回。其事乃已。羣議紛歧。經舉妄動。幾誤大局。此其爲難者一也。臣以事機危迫。稍縱卽逝。不得已始徑電出使美國大臣梁誠。密商辦法。該大臣復稱中國廢約之說。喧騰報紙。美公司已豫爲之地。由彼富商摩根。將比國股票。重價收回一千二百分。以爲事權仍在美國之手。卽與合同不背。不能再言廢約。美政府極力袒護。屢飭其駐京使臣柔克義。向外部干涉。聲言美政府斷不允廢此約。合興總辦惠惕爾。因出使大臣梁誠。持正力爭。辨詰甚緊。遂擬撇開梁誠。自行來滬。設法把持此事。經臣聞知。切電上海總公司。轉告惠惕爾。彼卽來華。無論改何辦法。臣斷不承認。囑其飛電阻回。此其爲難者二也。臣往復與駐美使臣梁誠電商。直言廢約。或致有礙國家交涉。改爲贖約。則僅商務往來。事出和平。彼政府自無從干涉。該大臣因就此意與合興公司反覆磋商。彼延前美國兵部大臣路提。前美國按察司英格蘭爲主謀。梁誠乃延聘前美國外部大臣福士達。鐵路專門律師良信等。與之抗議。路提以美國國體。東方商務。種種關礙爲詞。語意堅決。福士達等再三辨詰。始認原定合同之疏漏。合興辦事之含混。允聽中國政府修改合同。收回權柄。由美國政府擔保。永不轉替。而贖約則堅不允許。經出使大臣梁誠。痛切開導。力陳三省之輿情。中朝之意旨。微臣之定見。大局之利害。路提等

甫允開議售讓辦法。而合興索價浮冒。初開七百萬金圓。繼又索公司酬勞二十五萬金圓。借票餘利四十餘萬金圓。利息在外。經與駁減。彼即以股東未曾議定。經月遷延。不允遽決。比主復遣其親信至紐約。極力阻止。事幾中變。此其爲難者三也。迨復議定贖路全價六百七十五萬金圓。另給利息。甫將草約彼此簽字。而比政府竟電美外部。強行干涉。比主復面晤摩根。唆使悔議。並介美總統之友美國上議紳比洛遲轉告美總統。力翻此案。美總統適接其駐華使臣柔克義電。誤會我政府無意廢約。且疑臣與出使美國大臣梁誠。非均政府授權經理之人。遂欲挑剔廢約兩字。借端以廢草約。危機頓迫。幾幾功敗垂成。臣於七月十三日電奏內。已詳晰陳明。此其爲難者四也。幸荷聖明昭鑒。俯准施行。外務部亦悉力主持。一再照會美使。聲明臣與梁誠。實有辦理此事之權。美總統尙知慎重邦交。轉圜允許。其事乃定。而湘鄂粵三省紳民。驟欲籌此六七百萬金圓。約合華銀千餘萬兩。斷斷無此力量。假使款不應手。非但立誤事機。抑且貽羞中外。此其爲難者五也。臣自奉 旨籌議粵漢路事。卽屢次分電湘粵官紳。公議切實籌款之法。嗣准兩廣督臣岑春煊十二月廿一日來電云。此事必須備有贖路的款。方能爭論。而粵紳渙散。倡議者無錢。有錢者不管。紳力斷不足恃。官力則艱窘已極。更無擔任如此大宗之力。且果使廢約。立須鉅款應付。卽有別項籌款之策。亦緩不濟急。愚以爲宜由鄂湘粵合借洋款若干萬。分年勻攤。認還此款。借成約廢。卽以贖路不廢。立時付還。虛糜利息。亦尙有限等語。而湘紳

商電亦無立籌鉅款之策。臣體察湘鄂粵三省情形。既屬相同。不得已始定借款之議。一面電商湖南撫臣。轉詢湘省各紳。湖南撫臣復電云。與諸紳熟商。均應遵辦。徧加詢訪。惟英領事所開利息較輕。借款交付實磅。不須折扣。惟於粵省別有要索利益之事。臣婉辭推謝。致借款之議。久懸不定。迨本年八月初二日。猝然接到出使美國大臣梁誠電。合興股東已將草約批准。第一期款美金二百九萬八千零六圓。應於西九月七號即八月初九日。在紐約交兌。計期已近。務請合三省全力迅即籌足。於西九月七號以前電匯到美。免致變局等語。臣電致梁誠。懇其展期十日。以便趕籌。覆電云。第一期款商緩十日。福上達請前遵尊電。將贖款備齊。悔約索償各節。警告摩根。正約六號簽押與否。視此期交款爲從違。若再生變。萬無挽回。務祈如期電匯等語。蓋合興之意。料知中國貧窘。斷不能於旬日間猝籌數百萬鉅款。故其總股東於草約定後。已將三個月。多方推宕。延不批准。此事成否未定。以致籌不能籌。借不敢借。直至屆期前七日。始電告中國。批准立索交款。若款不能集。則此約全翻。轉將譏我無款自誤。此謀至狡至毒。蔑以加矣。其時英領事先期赴廬山避暑。臣逆料急而相求。要求必甚。且議訂合同。亦須兼旬以外。而應付合興之款。若愆期一日。全局俱翻。當此之時。既不能乞援於外洋。復不能求助於他省。以關係中國南疆全局之大。舉特旨飭辦之要政。議論兩年。全球皆知。若徒以無款之故。竟致不能收回。自棄草約。不惟利權永棄。而且令各國譏笑中國辦事者皆空言無實之人。以後一切邦交。

種種窒礙。此七日之中。臣憂煎萬狀。繞室徬徨。此事結局如何。竟不敢預料。此其爲難者六也。幸湖北官錢局。信義素著。尙爲各國銀行所信。臣召集司道。剴切籌商。均以大局利害所關。同心擔任。立即一面飭官錢局設法擔保。先同匯豐銀行。息借銀三百萬兩。官錢局湊集銀二十三萬兩。竟如期電匯已到美國。實非臣意料所及。當即將贖路正合同。電由軍機大臣代奏。請旨畫押欽奉。允一面電招英領事回漢。商訂借約。英領事見臣處第一期付款。已能暫行自借應付。而贖路事關緊大局。亦願助成盛舉。於是前所要求者。不再提及。合同條款。悉照光緒二十六年八月。湖北因保護長江。籌備餉需。向匯豐銀行息借五十萬兩成案辦理。業經將合同咨明外務部在案。此項借款。於鐵路權利。固絲毫未嘗有所假借也。借款既定。應付合興第二期款。遂於中歷九月十二日。全數交清。合興卽於是日。分電滬粵兩處公司洋人。將在滬存儲之圖表冊籍。在粵已修之鐵路。及機車房棧一切備用材料。悉數點交中國委員接收。經臣派員分別接收清楚。查此次合興所訂售路合同。載明中國政府。可將合興公司在中國所有產業。已成鐵路材料。測電圖表。開礦特權。以及在中國所有權利。無不聲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等語。玩開礦特權。及明指暗包之言。可知從前所失權利之大。實無窮盡。今幸得全數贖回。從此永斷葛藤。消弭巨患。此皆仰賴朝廷威德。及樞部諸臣同心匡助。三省紳民協力圖維。出使大臣梁誠才識兼優。忠實爲國。規畫辯論。妙協機宜。故此事克底於成。現已議定修路之款。由三省官紳合

力籌集。決不再借洋款。惟款由本省紳民集股。止能各籌各款。各修各路。大綱必歸畫一。而辦法不能盡同。與他處鐵路之借款興辦者。迥不相侔。紳民辦事。全賴地方官相助爲理。似須責成本省督撫。督飭司道。及地方官暨紳士商民。因地制宜。設法籌辦。庶情形不致隔膜。工程亦免延擱。謹奏。

皇太后覽奏之後。笑向德宗道。鬧了這許多時光。總算辦妥了。張之洞倒也有點子能耐。現在蘇杭甬鐵路草約。已經撤廢。日本人在奉天造的新奉鐵路。也經袁世凱贖轉。粵紳辦的新甯鐵路。也已動工。這會子這一條幹路。又爭回了自辦。從此後鐵路上再沒有洋人勢力了。不知要免去多少是非口舌呢。德宗照例應了兩個是字。皇太后又隨手翻起兩個摺子。一瞧時。都是奏覆禁煙事宜的。一個是民政部奏覆奉旨交議御史趙啟霖統籌禁煙事宜。設立總局一摺。分別議准的事。一個是度支部奏覆奉旨交議御史趙啟霖禁煙期於實行一摺。統籌禁煙事宜及土藥稅仍舊辦理的事。太后瞧過。並不發言。提起硃筆。批了兩句照所請欽此的話。隨向德宗道。這麼辦好麼。德宗照例答了句甚好。原來兩宮振精刷神。辦理新政。已於八月中。降旨嚴禁鴉片。定限十年以內。將洋藥土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所以纔有這麼的摺奏。當下民政部支兩部。奉到硃批。各自分頭辦去。且說這民政部管理着內務。事務最爲紛繁。又因部署新立。各項人員都係生手。既無舊例可援。僅有新章堪守。辦理各政。就不免時鬧笑柄。卽如衛生巡警的成績。已足令人噴飯。一日。北京西城粉子胡同某姓宅裏。死了一個婦人。這婦人死的緣故。爲是產難。衝

生巡警見有死人。照例原該干涉。爲的是怕有時疫等症有礙衆共衛生之事。當下衛生巡警見粉子胡同有了死人。忙來詢問緣故。該宅主人照實回明。巡警飭他收殮。這都是官樣文章的事。不意這巡警出去之後。忽又回來詢問。這死的是婦人還是姑娘。該宅主人啐道。是你們家的姑娘。這是一格笑柄。還有崇文門外高家營丁姓。死了一個人。報知南營參將衙門。領有收殮執照。忽有巡警到來。問他爲甚不報本區警局。丁姓回言。已經報知參署。領有執照。巡警又道。這一回就這麼。以後如果再死人。須到本區來報告。丁姓怒罵道。以後卽死掉你一家人。這又是一格笑柄。又一日。警廳忽發奇想。取縮擔糞夫子。飭五城內糞廠。悉移向五城之外。并且抽收糞捐。糞夫爲了城外道遠。已不樂從。又聽得抽捐之信。於是相率罷工。五城內大小住宅。糞無所出。積穢不堪。警廳沒法奈何。某相府爲了此事。特地遣了片請廳官除糞。斷鬧不休。經多人解勸始免。這一年。東三省盛傳鼠疫。各省都設法預防。京師係首善之區。防備得格外認真。順天府卽在民政部裏。領得防治鼠疫費三萬兩。設立局所。選派醫員。約耗三千餘兩。購辦藥水。置備器具。約耗千餘兩。不意比戶查稽。病死的人。很是不多。擬把所存餘款。用到各州縣去。據檢投員報告。僅三河境內一二家有疫。其餘各處。均無傳染。局長檢點藥物。十存八九。盛額道。這麼大的地力。怎麼竟沒有病人。奇怪不奇怪。新政初行。種種笑話。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暫且按下。却說中國疆域之大。人材之衆。類遭外侮。阨奇屢政。官吏酣歌恒舞。人民夢死醉生。偏有一個絕大怪物。震雷一聲。天地開張。睡獅奮



吼。百獸震恐。從這夜氣沉沉當兒。放出一線光明。把睡熟的人。全都驚醒。你道是什麼。就是革命黨。就是革命黨主張的民族主義。這一個主義。從個人起點。漸漸浸淫到社會。漸漸蔓延到全國。到這會子聲勢之大。氣概之雄。簡直是不可比擬。各省優秀分子。雲合霧集。在日本東京地方。組織一個革命同盟會。凡與中會華興會三合會等各革命團體。聯合同盟。一致進行。這日。革命同盟會開成立大會。五湖四海英雄。三江八閩豪傑。無不齊集。先由會長孫文報告各革命團合併手續。次由副會長黃興演說合併緣由。這孫文號逸僊。廣東香山人氏。初入與中會。潛謀革命。乙未十月。謀在廣州地方起事。作事不密。被官軍偵知。急遁海外。會員陸皓東等都送掉性命。死在官軍手裏。孫文逃至英京倫敦。被駐英公使龔照璦捕住。經英政府出塲干涉。纔得釋放。黃興字克強。湖南長沙人氏。庚子年與陳天華宋教仁等創設華興會。定期十月中。在長沙舉事。不意九月十五日。機關已經破露。於是不得不逃到日本來。當下孫黃兩豪傑報告纔畢。就見會員中一個少年英雄。跳上演壇來。衆會員瞧見這個少年英雄。頓時掌聲如雷。都說百先又有偉論發揮了。原來這少年姓趙。名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氏。南洋陸師學堂第一次畢業生。曾做江南陸軍三十三標統帶。一日。帶了兵士。遨遊山水。猝詣故明孝陵。問衆軍士道。你們知道這一座皇陵中。是那一朝皇帝。那軍人中有曾受過教育的。略能道出一二。趙聲就起立演說。詳述明末清初歷史。滿人如何淫暴。殺掠如何慘酷。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軍人全都感動。無不泣下沾襟。這一件事情。被制台知

道了。要把趙聲大大治罪。怎奈查無實據。只得把他撤差完結。部下軍士。感他平日恩義。都有依依不舍之態。臨行話別。無不紅暈於眼。趙聲撤掉差使。舉動很是自由。遨遊南北。物色英傑。爲革命實行之預備。在北京時光。與吳樹異常投機。離京之後。吳樹遺書趙聲。有某爲其易。君爲其難之句。趙聲贈詩吳樹。吳覆書稱每一誦之。則心爲之一酸。淚爲之一出。其詩是。

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尙有靈。相見塵襟一蕭灑。晚風吹雨太行青。  
雙眸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  
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擢國民魂。  
臨時握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刹那。再見却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又有登越王臺一首。其辭是

七雄兼併眞無謂。劉項紛爭祇自殘。獨向天南開版籍。能將文化服夷蠻。公眞鏗鏘威名古。我尙飄零姓氏慚。今日登樓憑北望。中原雲霧正漫漫。

又有已酉初度寄友一首。其辭是

百年已過四分一。事業茫茫未可知。差幸頭顱猶我戴。聊持肝胆與君期。欲存天職甯辭苦。夢想人權亦太癡。再以十年事天下。得歸當臥大江湄。

當下趙聲朗聲演說。無非是勉厲同志。消除戢氣。積極進行的話。聽者掌聲如雷。趙聲說罷。接着又跳上一個少年來。只聽衆人都道。獅眼兒林大將軍上壇了。果見那少年虎頭獅眼。氣宇不凡。原來此公姓林名文。字廣塵。一名時壞。福建福州閩縣人氏。他的祖爺爺。就是代當赫赫有名的雲南撫台林鴻年。林大中丞。林文雖是世家子弟。却纖毫沒有執袴習氣。生得聰明穎悟。氣度偏又恢廓。性情偏又恬淡。生平以武侯淵明自況。嘗製一水晶小章。文曰。進爲諸葛退淵明。接物待人。却偏又豪邁爽快。丰儀瀟雅。驅幹修偉。兩目精光射人。人皆稱他爲林大將軍。又因他書法遒勁。黨中人戲稱他林將軍獅子眼扁擔字。他因自號爲獅眼兒。自幼失恃。賴姊氏鞠育長成。年二十一。奉姊命東渡留學。初入成城學校。後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心窮研國際公法及國法學。至於私法。卽擯不屑學道。此種刀筆吏事情。不是吾輩所當急的。治陽明學禪學。很有心得。他的老姊。嫁與沈葆楨爲媳。萬里寄書。常囑他勵志勉學。林文到東之後。見國事日非。深憤政府無狀。遂決計捨身救國。投入革命黨。黨魁孫文很是器重他。林文在黨裏頭。跟黨員汪兆銘號精衛的。胡衍鴻號漢民的。倪炳章號映典的。黃興號克強的。趙聲號伯先的。最爲要好。嘗向諸友道。我若不幸。未及報國而死。負吾良姊了。奔走國事餘暇。喜爲詩歌。其詩有散見於香港中國日報者。如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鷗。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



跳起一個少年來。衆人都喊道。遜初起立。又有驚人議論發表了。原來起立的那位少年。姓宋。名教仁。字遜初。一號桃源漁父。湖南桃源人氏。天資俊偉。志願不凡。十二歲喪父。家境很是清貧。克苦好學。年未弱冠。文名已經大著。癸卯年。在武昌文普通學堂肄業。即抱改革大志。這時光。祇有二十二歲呢。甲辰年八月裏。回到湖南。與黃克強劉揆一等。組織華興會。推舉黃克強爲總理。共分五路。教仁自己主持常德一路。又與同志胡經武。在湖北地方。設立機關。名叫科學補習所。以與湘中遙應。大集同志。定議十月十日。起義。不意纔到九月十五日。機關已經破露。教仁從常德走長沙。知道武昌學校。已將己名除掉。於是逃到上海。乘郵船到日本。入東京宏文學校。又入早稻田大學。乙巳年。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鼓吹革命。孫文從歐洲到日本。會合各省革命同志。組織同盟會。宋教仁也很出力呢。欲知宋教仁此時起立。有何驚人議論。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振貝子私娶楊翠喜

趙啓霖疏劾慶親王

話說宋教仁步上演壇。各會員異常注目。只見他從容不迫的道。今兒這個偉舉。黨會同盟。萬人一致。今後於革命進行上。不必說自然增起無上便利。但卽這麼一個大團體。沒有個機關報。終是個缺點。兄弟的意思。擬把二十世紀之支那。歸給同盟會。作爲機關報。未知衆位以爲如何。衆人齊聲贊成。當下衆豪傑又商議了一會子。議決尅期舉事。分頭進行。有赴安南的。有赴香港的。有赴長江一帶的。宋教仁見同

志都在南方運動。北方尙未着手。於是投袂奮起。同了黨員白逾桓、吳鯤、并日人末永節。起程赴東三省。以便設立遼東支部。運動馬賊。佔據奉天。以與南方響應。不意纔到半途。就得着江西萍鄉會黨失敗的消息。原來赴長江一帶的革命黨。到了湖南瀏陽縣。就豎旗起事。萍鄉礦工。事前早受了運動。這會子便如銅山東傾。洛鐘西應。都起來相應。無奈軍火缺乏。人手稀少。恁你氣壯如山。只不過如電光石火。現了一現。依舊被官軍撲滅了。白白使長江一帶的黨人。被官軍拿捕了去。喪命的喪命。監禁的監禁。如江督端方。派探在揚州地方。拿獲黨人楊恢、李發根、廖子良。并搜出炸彈八枚。製造炸藥藥料多件。又獲到孫毓筠、權道涵、段漢三個。審訊完結。楊恢送掉了性命。權道涵、段漢永遠監禁。孫毓筠等三人。各受了監禁五年的判決。西江官場。獲到陳祥友等二十五名。都送了性命。湖北有曹玉英等七人。湖南有禹之謨等九人。都先後遭難。這個惡消息。傳入宋教仁耳中。教仁並不在意。向同行的人道。管他。咱們儘幹咱們的。行到遼東。籌定計畫。便在鹹廠地方。秘密招兵。忽地機關破露。白逾桓被官軍捉了去。宋教仁沒奈何。只得且自回東。圖謀再舉。且說江西官場。勦平了萍鄉會黨。立即飛章入告。皇太后深爲詫異。向軍機大臣道。古怪極了。朝廷已經降旨預備立憲。這一起亂黨。還要革命做什麼。奕劻道。從前國中。祇有新舊兩黨。現在新黨裏。又分出立憲派。革命派兩派了。那起沒王法的亂黨。全是革命派人。皇太后道。立憲派都是何等樣人。有沒有歡喜革命的。奕劻道。立憲派大半是讀書明理之士。不過見解太偏狹。喜歡革命。怕

還不至於呢。皇太后道。原來讀書於國家。有這麼的關係。我就知道對付革命的法子了。奕劻應了一聲。也不敢細問。不意退值之後。朝廷忽降下一道旨意。大旨說是孔子至聖。德配天地。萬世師表。允宜升爲大祀。以昭隆重。中外臣工見了此旨。無不疑心。以爲正值預備立憲。新政進行。忙得不得開交時光。忽有這鬧中取靜。忙裏偷閒的間着。朝廷舉錯。真是出人意外。他又那裏知道上頭爲此。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呢。時光迅速。轉瞬又是新春。交了新春。朝廷更現出一番特別的新氣象。整理庶政。改盛京將軍爲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以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唐紹儀爲奉天巡撫。朱家寶署吉林巡撫。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這一道旨意不打緊。不意又引起一樁極有趣味的公案來。據說慶親王奕劻的兒子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奉旨到東三省查辦事件。公畢回京。路過天津。道員段芝貴夤緣迎合。購了一個絕色美人楊翠喜。獻給載振。這楊翠喜是天津著名歌妓。原是直隸北通州人氏。十二歲時光。他老子娘帶了他到天津。恰遇着拳匪之亂。於是避難到蘆臺。兵亂世界。無可謀生。他老子娘窮得要餓死。就把他賣給了土棍陳某。等到聯軍攻破天津。拳匪四散。商民漸走集。陳某挈翠喜至津。住在城中白家胡同。與鄰人楊茂尊。一時話得投機。就將翠喜轉售於楊某。彼時津沽間聲伎。頗稱一時之盛。有一個叫陳國璧的。買了兩個女孩子。一個叫翠鳳。一個叫翠紅。在上天仙戲園演戲。賺的包銀不少。楊茂尊異常眼熱。就叫翠喜跟着陳家兩個女孩子學戲。專演花旦。究竟

心靈智巧。不多幾時。拾玉鐲珍珠衫賣胭脂等幾齣著名戲。早唱得聲容畢肖。十四歲。在侯家后協盛茶園登臺。未幾受大觀之聘。聲價頓時一振。津門豪客。多替他揄揚。說是女伶魁首。十八歲。到天仙園演唱。月得包銀八百元。聲名愈益高了。爲的是他唱得一口好梆子。生的偏又千嬌百媚。段芝貴在貝子爺跟前送了這麼一個大人情。又從天津商會王作霖處。籌得十萬金。爲慶親王壽禮。仗着這點子人情勸。就得下不次超遷。升署爲黑龍江巡撫。偏有個好事的甚麼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啓霖。據實糾參。摺內話頭。很是利害。有疆臣夤緣親貴。物議沸騰等語。兩宮覽摺。異常震怒。下旨御史趙啓霖奏參載振各節。有無其事。均應澈查。著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家孫鼐確切查明。務期水落石出。據實覆奏。一面降旨。段芝貴著撤去布政使銜。毋庸署理黑龍江巡撫。這段芝貴也算他倒運。已經到手的巡撫。平白地被人參掉。過不多幾天。兩欽差覆奏上來。把這件事洗刷得乾乾淨淨。於是參人的趙御史。可就糟了。這日奉到上諭。前據御史趙啟霖奏參新設疆臣夤緣親貴一摺。當經派令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確查具奏。茲據奏稱。派員前往天津。詳細訪查。現據查明楊翠喜。實爲王益孫。即王錫英。貴作使女。現在家內服役。王作林。即王賢寶。充商務局總辦。與段芝貴並無往來。實無措款十萬金之事。調查帳簿。亦無此款。均各取具親供甘結等語。該御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所關。並不詳加訪查。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讟。實屬咎有應得。趙啓霖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朝廷賞罰黜陟。一秉大公。現當時事多艱。方



冀博採羣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責諸臣。於用人行政之得失。國計民生之利病。皆當剴切直陳。但不得  
摭拾浮詞。淆亂觀聽。致啓結黨傾軋之漸。嗣後如有挾私參劾。肆意誣罔者。一經查出。定予從重懲辦。  
欽此。

趙啟霖落職之後。全臺頓時大譁。振貝子內不自安也。具疏辭職。略稱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  
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因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  
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躊躇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  
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開去一切  
差缺。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尙有墜露輕塵之報稱。文詞斐然。  
說得很是婉曲微妙。德宗降旨道。朕欽奉皇太后懿旨。載振奏歷陳下悃。懇請開去各項差缺一摺。載振  
自在內廷當差以來。素稱謹慎。朝廷以其才識穩練。特簡商部尙書。並補御前大臣。茲據奏陳。請開差缺。  
情辭懇摯。出於至誠。並據親王奕劻面奏。再三籲懇。具見謙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請。載振着開去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尙書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體。現在時事多艱。載振年富力強。正  
當力圖報効。仍應隨時留心政治。以資軀策。有厚望焉。欽此。參人的。被參的。不論誰是誰非。盡都革職開  
缺。朝廷辦理此案。已經至公無私。不意御史臺那班都老爺。偏是不識竅。御史趙炳麟。都御史陸寶忠。先

後陳奏寬容台諫。好似有意跟朝廷鬧意見似的。這日上頭又明降諭旨道。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昨據陸寶忠奏。言官參劾失當。心實無他一摺。本日御史趙炳麟奏請寬容台摺一諫。御史趙啓霖。誣讒親貴重臣。既經查明失實。自當予以懲儆。臺諫以言爲職。有關心政治。直言敢諫者。朝廷亦深嘉許。惟賞罰之權。操之自上。豈能因臣下一語。卽予加恩。至所慮阻塞言路。前降御旨。業已明白宣示。凡有言責諸臣。務各殫誠獻替。盡言無隱。以副朝廷孜孜求治之至意。欽此。照諭旨看來。載振這一椿公案。是冤枉的。其實年輕人喜歡女色。也是人情之常。何況他系出天潢。身居要職。終日在這富貴繁華隊裏。又怎麼能够志慮澄清呢。當下載振開去了差缺。無精打彩。回到邸中。想找兄弟載攬談談。太監回稱二爺又往黃三家去了。載振道。誰是黃三。我不認識。那太監回頭瞧了一瞧。似乎防人聽見似的。然後低聲回道。奴才起初也不很仔細。後來因二爺連着三五日不回家。怕老爺問着。可怎麼回覆呢。私問跟二爺的小太監。纔知有一個洋行買辦黃三。是浙江人。跟二爺很是要好。引誘二爺逛窯子。現在索性把個窑姐兒娶了來。寄在黃三家裏。二爺天天便都在那裏。載振道。怪道呢。好多天不見他。原來瞞了我在那裏樂呀。黃三家在那裏。諒來你總知道。那太監道。聽說在蘇州胡同。奴才却沒有去過。載振道。好好。這孩子這麼幹。被老子知道。又要找一頓罵了。原來載振的兄弟載攬。也是個風流人物。舉止豪華。却比乃兄勝起數倍。偏有個商界交際能手黃三。不知用甚麼手段。結上了攬二爺。萬般姿趣。萬般討好。一日。載攬在黃三家喝酒。停杯

慨嘆道。自從萬人迷嫁後。這北京城裏。再沒有好姐兒了。黃三道。依我看來。萬人迷也平常得很。載攬道。你的眼界。未免太高了。直到如今。俗諺還稱六部三司官。大榮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雙鳳二姐。萬人迷。榮銓那桐端方。倒也不必去說他。那大金鳳。小金鳳。都是蜜姐兒中很有聲名的。大姐二姐。都姓魏。應酬工夫。是再沒有說的了。南城百順班的萬人迷。最爲了得。聽說這萬人迷原是某副都統的丫頭。爲了弘通僕人。被主人攆出。那時萬人迷向那僕人道。坐食定然餓死。你我當各謀生計。聽說百順班的掌班人很良善。我就要依他去了。他就賣身到百順。得價四百金。把百金給了那僕人。以三百金裝飾了房間。數日間萬人迷之名就大噪。有一個內務部郎中姓海的。爲了萬人迷。傾家蕩產。弄得精窮。到了除夕。被債主逼不過。沒奈何。逃到百順班躲債。萬人迷詢知其故。就出金替他料理債務。並購田產。姓海的感他恩義。就把他娶了家去。這件事京城裏那一個不知道。你倒又說他平常了。黃三道。二爺求的是美人。並不是要他的錢。萬人迷從前我也見過。模樣兒很是平平。載攬道。模樣兒俊的姐兒。眼前有麼。黃三道。怎麼沒有。二爺要見。我就可以同你去。載攬道。別又是鬼話。黃三道。誰敢謊。二爺。包在我身上。給二爺一個妙人兒。載攬道。叫什麼名字。說出來先給我聽聽。黃三道。不必問得。橫豈見了自會知道。說到這裏。隨喊了一聲來。一個當使的掀簾進來。黃三也不待載攬開口。分付道。給二爺套車。把我的車也預備了。當差應着出去。一時二人坐上車。展輪啓行。不多一回就到了。黃三打前引導。踏進門就笑着道。我可替你們

引進一位貴人來了。隨見二名侍婢。簇擁着一個二十來歲南邊打扮的美人兒。自內珊瑚而出。載攬見了。眼前頓時覺着一亮。黃三指着美人。向載攬道。二爺。他叫蘇寶寶。二爺瞧是如何。載攬喜的只是笑。蘇寶寶笑盈盈的道。請房裏頭坐罷。於是三人都進了房。黃三向蘇寶寶道。這是慶親王爺的三王子。當代貴人。你只稱他二爺就是了。隨回頭道。倘然我保薦的還不錯。就懇求二爺。賞我一席酒。原來這蘇寶寶。又名情天樓。江蘇上海浦東人氏。姊妹三人。寶寶是排行第二。幼時黃毛蓬首。駿稚蠢笨。很是不濟。乃姊名叫媛媛。在上海鼎豐里縣牌作妓。恣睢放浪。跳盪不羈。極喜妍戲子馬夫。因此市井惡習。沾染極深。每赴客召。昂頭大步。目無餘人。嫖客與窰中姊妹。都稱他做老英雄。寶寶依姊爲活。瞧見姊氏風頭如此之健。心中異常豔羨。於是舉止動作。無不模擬姊氏。私語婢媪。他日倘能與阿姊共張豔幟。使人家都說弱妹也不弱。就遂了我的願了。到了十四五歲。出跳得竟與姊氏一般美麗。並且生有媚骨。極善修飾。當他一曲清歌柔聲作態時光。人家都說爲媛媛所不及。媛媛有一個恩相好任少爺。是任道台的公子。生得十分漂亮。寶寶情竇初開。未免心存愛慕。眉稍眼角。就不覺時時流露。任公子原是偷香老手。兩個兒都有了心。不知如何。竟被他得着了機會。各遂了心願。誰料這件秘密事。竟被乃姊偵知了。頓時大發雷霆。把寶寶痛毆了一頓。並與任公子絕交。寶寶受了挫折之後。發憤爲雄。向他媽道。孩兒已經長大。情願自立門戶。阿姊會幹的事。孩兒也會幹。依人賴家。究竟不是終局的事。他媽見他這麼有志氣。也深嘉許。就

替他卜日懸牌。出應觴政，纔祇一個多月，蘇寶寶三個字，就轟徧滬江花界了。話雖如此，但是他的宗旨，却是迥不猶人的，專喜美貌精壯男子。臃腫蹣跚的達官巨商，恁你揮金如土，從不肯輕交一語。他嘗向人道：咱們做生意，須有擒賊先擒王的氣概。如果時運未到，還不如自擇面首，樂意逞心一會子。做蜜姐兒，抱定了這麼的宗旨，生意如何會發達。加之行為放蕩，喜妍伶人，先暱春桂某伶，次及新劇場某伶。（春桂新劇場均上海戲館名）尤悅花旦周蕙芳一日，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被周伶毒打了一頓。不能再做生意，住在鴻興里私宅養傷。寶寶寂處無聊，就妍識了一個匠人的兒子，機器砲，這機器砲偏是慳吝，一錢如命。不到三日就絕交。寶寶愈益侘傺，經他媽百方譬喻，再出來操淫業，改名叫情天樓。生意依舊不振，債台百級，捩擋無術。這個擋兒，恰好老妓梁溪李馮，從北京回來，李馮索契寶寶，遂慳慳寶寶的媽，說此兒終必貴顯。不如叫他北京去。在南邊一輩子，白埋沒了他這副才貌。於是措金一千二百，替他償還了夙逋，攜之北上。天賜良緣，今兒認識了載，彼此心投意合，卽夕定情。次日，載就令黃三於原價一千二百金外，另加千金，卽叫李馮攜之登車，載往蘇州胡同黃三宅內暫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瞿鴻璣多言遭嚴譴

譚鑫培奉旨吸烏烟

話說載獲娶了蘇寶寶過門，不庸說得，自然是燕爾新婚，纏綿恩愛，偏是報館多事，消息也真靈。纔祇三

五天，北京各報館，竟一家家都把此事揭載出來。滿城風雨，哄動一時。奔動大怒，立刻把載擄喊來嚴責，並叫攆出去。不准再入我的門兒。載擄力辨是外邊謠言。兒子再沒幹過這種事。老爺儘可查訪。左右也替他盡力掩飾，奔助道。此刻我不管。倘有什麼參案發現，我再與你計較。載擄大懼。於是把蘇寶寶匿在西河沿客棧裏。報紙上又揭載了，改匿到城北某宅去。又揭載了。這辦報的人真是鬼。恁你如何秘密。他立刻就會知道。載擄走頭無路，恐蹈乃兄振大爺覆轍，連累老父。只得忍痛割愛，暫避風潮。商之好友劉十。這劉十是樂亭著名富戶。與載擄爲嫖友。十分密切。當下代爲劃策。允將蘇寶寶暫寄劉宅居住。劉就命他的姪兒某迎蘇寶寶於城北某宅。乘京奉快車赴樂亭。載擄親送他登車。寶寶盈盈含淚。載擄也泣下霑襟。異常哀感。看是這麼恩愛。年輕公子。究竟有何常性。見紅愛紅。見綠愛綠。不多幾時。載擄又娶了個名妓洪寶寶。乃兄載振也爲嗾南妓謝珊瑚。被御史張元奇所參。時人有詩嘆道。

翠鈿寶鏡訂三生。貝闕珠宮大有情。色不誤人人自誤。真成難弟與難兄。

竹林清韻久沈寥。又過衡門賦廣騷。轉綠回黃成底事。誤人畢竟是錢刀。

紅巾舊事說洪楊。慘戮中原亦可傷。一樣誤人家國事。血腥新化口脂香。

嬌癡兒女豪華客。佳話千秋大可傳。吹皺一池春水綠。誤人多少好因緣。

慶親王父子。數被參劾。而蒂固根深。終難動他分毫。後來御史江春霖。又因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奔助之

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上疏參劾。朝旨以牽涉瑣事。羅織多人。肆意誣讒。有妨大局。着全回原衙門行走。御史陳田趙炳麟胡思敬等奏請收回成命。究竟有何效力。時人又有詩道。公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聚。本來雲貴是鄉親。鶯聲嚶嚶呼爺日。豚子依依念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問前恩。

一堂兩世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請安應不喚爸爸。歧王宅裏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又有人把兒自弄璋爺弄瓦。對了一句兄會假翠弟假紅。成爲絕對。傳誦一時呢。此係後話。却說軍機大臣中。兩宮眷注最隆的。共祇兩人。一個是慶親王奕劻。一個是大學士瞿鴻禨。恩寵優渥。常常獨承召對。瞿相國是湖南人。偏偏這參劾慶王的御史趙啓霖。也是湖南人。這回的事情。奕劻心中。就不免疑及瞿相所授意。跟瞿相就有了個心。瞿相却仍舊然不覺。也是合當有事。這日。奕劻因身子不大好。請了個病假。瞿鴻禨一人入對。議政既畢。皇太后忽覺然道。奕劻又病了麼。他有什麼病。不過爲錢財忙碌罷了。七十歲的人。有了數百萬銀子家資。也可以能手了。還這麼營營不已。做什麼呢。瞿鴻禨應了幾個是。退值回家。家人閒談。無意間就把太后的話。告訴了他夫人。恰好中書汪康年夫人前來閒逛。瞿夫人就把慶王眷遇已衰。上頭這麼這麼的話。告訴了汪夫人。汪夫人回家。告知汪康年。汪康年又告知曾廣銓。這會

廣銓也是湖南人。是中興名臣曾國藩之後。現官某部部丞。充着倫敦太晤士報訪事。本年二月裏。郵傳部尙書張百熙因病出缺。調四川總督岑春煊爲郵傳部尙書。岑春煊一到部。卽劾能侍郎朱寶奎。曾廣銓運動瞿鴻禨。謀爲郵傳部侍郎。瞿鴻禨已經應允。奕劻力持不可。又求爲府尹。也被奕劻所阻。原來朱寶奎是奕劻的心腹。連岑春煊都爲了此事。被調了兩廣去。曾廣銓因此很恨奕劻。當下得了此信。立刻做了一段新聞。郵寄倫敦報館。事有湊巧。這時光恰有某國新使入覲。皇太后召各國公使夫人入宮賜宴。酒至半酣。英使夫人忽問太聽說。貴國纔慶報親王。將要退出軍機。確麼。太后愕然道。那裏有此事。這句話你又從何處聽來呢。英使夫人道。因聽太晤士報。纔知道的。太后急問報上怎麼說。英使夫人道。不過說太后嫌他衰老。并太會貪財。太后笑道。這是報館的訛傳。我何嘗說過這種話。宴罷之後。太后暗忖。此言怎麼外國報館都會知道。後來想起數日前曾與瞿鴻禨說過。必是瞿鴻禨洩漏出去的。不然。外國報館怎麼會知道呢。想到這裏。不禁大怒。遂立召奕劻幼女四格格入宮。向之道。你老子衰年好貨。深負我恩。我念他年老。未忍加譴。現在竟被瞿鴻禨告訴外國人。載在報紙上。爲各國所騰笑。國體何在。你家去向你老子說。叫他嗣後須格外小心。四格格遵旨告誡奕劻。奕劻聽了。把瞿鴻禨更恨得牙癢癢地。必要設法攆他出軍機。這個意思。被載振知道了。私語他的幕僚。幕僚傳說出來。却又引起一個非常人物。此老姓洪。名述祖。字蔭芝。江蘇陽湖人氏。是洪北江先生的曾孫。少卽弛跡不羈。好爲大言。自詡有縱橫



才略。習英文極精。中法之役，述祖在臺灣。劉銘傳幕中治軍書。處分兵事。襄助外交。深爲劉銘傳倚任。中法和約告成。台防解嚴。銘傳就派他到法將那裏。商議贖回兵輪事情。因爲戰事。閩中派遣援台輪。送餉械的兩艘兵輪。爲法軍所虜。所以派他去議贖。他一得此差。就乘勢發財。多所侵蝕。劉銘傳聞知大怒。急用令箭召回。把他綁赴軍前正法。經同寅諸人跪求。纔得改爲監禁。脫獄之後。即在上海爲担文律師繙譯。既而復捐知縣。到湖北候補。岑春煊任湖北江漢關道。委洪述祖爲漢口清丈局坐辦。又爲了勾通洋人。盜印地契。釀出重大交涉。鄂督張之洞恨極。擬把他立行正法。經趙鳳昌發電求救。說述祖是洪北江後裔。張之洞聽了。遂把他驅逐出境。從寬免究。述祖兩次逃生。遂到京裏來想法子。恰值李經方奉命出使英國。洪述祖百計夤緣。得派充了個隨員。李經方臨走。到瞿鴻禨那裏去辭行。鴻禨詢及參隨人員姓名。經方就把名單呈上。瞿鴻禨瞧到洪述祖名字。纔眉道。荒謬絕倫如此公。如何好同他外洋去。萬一生事。不但騰笑外人。還要貽老哥一輩子的累。李經方沒法。回來就辭掉洪述祖。述祖詢問中道葉捐之故。經方初時不答。後來喫他問不過。只得道。不是我不肯用你。瞿中堂不答應。我也沒法兒呢。述祖於是唧唧刺骨。日伺其短。現在得着了這個機會。快活得什麼相似。連夜就去見侍講學士惲毓鼎。這位惲學士也與瞿鴻禨不怎麼的。立刻草奏。參劾瞿鴻禨四款大罪。一是授意言官。二是結納外援。三是交通報館。四是引用私人。參摺既上。皇太后異常震怒。命軍機擬旨斥革。立即驅逐出京。奕劻極力贊同。鐵良

獨持不可道。瞿鴻禨身任樞密，官至參知，今以小臣之言，遽加嚴譴大臣，豈不人人自危。請派員審查，果有證據，革掉他也未晚。皇太后見說得有理，也就答應了。遂派孫家鼐、臧良、秘密查辦。鐵良密語孫家鼐道：瞿某一入不足惜，吾公當爲國體計算。孫欽使福應了。等到查覆奏上，化大爲小，改輕了許多。原奏第一款，本是指趙啓霖參劾慶王的事，却改爲上年趙會奏請以明儒王船山入祀文廟，爲瞿所授意。第二款外，原是指英國，却改爲與外省各督撫私書往來，指爲結納。第三款報館，原是指太晤士，却改爲汪康年的中外日報。第四款引用私人，本是指曾廣銓，却改爲余肇康。皇太后也不欲窮究其事，下旨命瞿鴻禨開缺回籍。了這一段公案，却說中國此時，雖說預備立憲，其實各項政務，別說一般國民不得預聞，就是君臨全國的德宗皇帝，佐理庶政的軍機大臣，那裏有絲毫權柄，一切殺伐決斷，都由皇太后一個兒專主。這位女中堯舜，精神飽滿，才氣過人，不要說別的，單就食量而講，已經可駭的很。一日，德宗進來請安，太后正在食湯圓，問你喫過了沒有。德宗不敢說已食，跪對道：尚未。太后即賜他喫了幾個，問飽了沒有，不敢說已飽，又對道：尚未。乃更賜食，如是數次，腹脹不能盡食，乃把湯圓私藏在衣袖裏，等到回宮，滿袖湯圓，已經淋漓盡致了。要換小衫，偏偏衣服都被太后搜了去。此時無衫可換，只好忍耐着。後經太監設法把外間的小衫取進，纔得更換。貝子溥倫有一回見太后，也遇太后進食，所受之窘，一如德宗。回到家裏，腹滿氣塞，大病到四十餘日，更有一事，足徵太后精神之好。城內某牙醫家，一日忽來一人，說

見一個穿青綢袍子的人，獨自坐着，面色慘黑，痛苦之狀，目不忍見。口齒上血液溢露，津津不已。牙醫替他如法鑲配，胸中以為是個宮中太監，並不問他是誰。治畢而出。次日，導引之人又來，說昨兒鑲的牙齒極好，已經沒有痛苦了。叫我謝你老人家一個荷包。四兩銀子，牙醫受了。再三稱謝。又次日，忽然有一人倉皇來訪，說你前兒曾經入宮鑲過牙麼？導引的是我哥哥。今已因此獲禍，被老佛爺撲殺了。屍骸擲露，無錢買棺，奈何奈何。說罷大哭。纔知牙痛的就是當今天子。乃係被太后所打脫。太后惱此監私引醫生，替天子除痛，所以特地撲殺他。德宗在朝，不得與臣工交話。近支王公，也無敢私自晉謁。帝乃久瘖思語，密置一小箱在南書房中，私與胞弟醇親王通信。小箱的鑰匙，德宗與醇王各佩一個。外人不得啓閉。書信中，大抵言外邊瑣屑之事，無非供筆談解悶而已。不意也爲太后所知，怒而禁止。從此連筆談的自由也剝削了。你想太后饒這麼事煩，還不肯輕易放過一步半步。精神之好，不問可知。政餘之暇，偏還要又麻雀。偏還要聽戲。時常召集諸王福晉格格入宮鬪雀。慶王府兩位格格，承恩尤多。每遇雀牌臨發時，必有宮婢侍在太后背後，悄悄作勢，暗示侍賭的人。遇到太后手中有中發白諸對時，侍賭的人必趕速打出，以足成之。太后成了牌，必出席慶賀。輸了錢，也必叩頭求太后賞收。等到累負博進，無可得償，就可以跪求司道美缺，得十倍之利了。太后喜歡聽戲，南府班子，又大半不堪入耳。所以每次演劇，總是外召的。

多宮例。每選內侍。擇俊敏的先進太后。次及皇帝。次及雜務。揀最下的纔叫他學戲。名叫南府。自外供膳的名叫外學。供奉諸監年米食一百四十餘石。給月俸數金而已。逢着朔望。須入宮當差。遇到忌日。則以次推下。每演一次。統賞約共三千餘金。兩府諸優。藝皆驚劣。惟侍奉諸監。倒有佳的。卽如李蓮英之小生。諸外學都稱他師傅的。宮中舊例。正月初一初二初三三日。召外面伶人入宮進演。現在爲太后喜歡聽戲。就不拘舊例。隨時進召了。進召的都是京師著名角兒。如小叫天王瑤卿楊小樓等。這幾位供奉中。却要算叫天兒。尤爲名震一時。風靡萬衆。京城有諺語。叫做有額皆書埜。無腔不是譚。上句指都中煤鋪米莊飯館等處等額。皆有王埜二字。（王埜係政務處提調好書扁額人多譏之）下句說都中王公走卒。皆喜學譚鑫培聲調。原來小叫天。一名叫天兒。姓譚。名鑫培。湖北人氏。以善用漢調變易京調得名。他的演劇。規模聲容。卓越一時。髫年入梨園。起初以武生著名。後唱鬚生。私淑程長庚。更參以余三勝。於是登峯造極。執戲界之牛耳。譚鑫培的聲調。能以韻勝。蒼涼懇摯。奇正相生。令人如讀漢魏六朝文字。出乎自然。古峭凌厲。可爲千古絕唱。洵非餘子所能幾及。戲單一貼。九城震動。都人尊之爲譚貝勒。每遇萬壽節。欽召入宮演劇。賞賜無算。太后甚賞譚所唱連營寨。另製白衣白甲白徽。爲關張持服。譚鑫培爲昭烈帝誓師。及訓話關興張苞。聲淚俱下。太后異常擊節。恩旨譚鑫培着賞食三品俸。時人有詩嘆道。

梨園子弟貌如仙。一曲琵琶萬錦纏。新領度支三品俸。江南羞殺李龜年。

這日是端陽佳節。皇太后高興。召集懿親大臣。賜宴頤和園。命人召譚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宮演劇。一時楊小樓等別個戲子都到。只有譚鑫培未到。太后性急。叫人去催。依然抗旨。太后怒道。叫天兒不過是個戲子罷了。架子這麼的大。連我的旨意都敢違抗起來。那還了得。着內務府趕速出牌去傳。問他脖子上長有幾個腦袋兒。問明了趕速回我的話。太監纔待去傳旨。只見一位親王大臣跪倒求恩。口稱老祖宗息怒。諒譚鑫培斷不敢如此放肆。其中才有別情。懇恩即由臣親自去傳他。說畢。碰頭不已。太后聽時。這求恩的就是新授民政部尙書肅親王善耆。原來善耆也嗜戲成癖。曾從譚鑫培學戲。善與花旦楊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小朵扮潘巧雲。演到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辯不屈。巧雲厲聲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爺。也得給我滾出去。聽戲的人皆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扮石秀的善耆。更是樂不可支。譚鑫培嘗語人道。我死後得我傳者。惟肅王爺一人而已。所以現在見太后要辦譚伶。就替他跪下哀求。皇太后道。不庸這麼費事。戲子原是隸屬內務府內。叫內務府按法懲治就結了。善耆再四哀求。太后方纔允准。善耆立刻驅車到譚鑫培家裏。譚鑫培出來迎接。善耆道。你真大胆。老佛爺惱得什麼相似。虧我求了下來。快同我一起走。譚鑫培道。王爺。你是極聖明的。甚麼事瞞的過你。諒我一個戲子。那裏敢抗旨。只因我犯有一個毛病。不敢進宮是真的。善耆道。奇了。好好的。又有什麼病呢。就有病也不妨據實陳明。老佛爺是極慈悲。極肯體卹下情的。譚鑫培道。現在明詔禁烟。王爺們都在戒煙。我是有癮的人。不吸

足烏烟。再不能夠唱戲。我要應召。勢必至攜帶烟具入宮。那是犯禁的事。如何使得。有這麼一層爲難。戲子所以未敢違旨。王爺。你聽我講的錯了沒有。肅王道。你的話也是實情。我替你據實奏明。請旨定奪是了。當下善着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當是什麼。原來不過爲了吸烟的事。那又礙什麼。叫他儘管入宮。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戲唱的好。我還派兩個太監替他裝烟呢。善着告知譚伶。譚伶大喜過望。從此後烟禁雖嚴。譚鑫培奉旨吸烟。再沒有人敢來查禁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徐錫麟暗殺恩巡撫

陸徵祥抗議海牙城

話說譚鑫培攜烟帶具入宮。吸足了鴉片。登臺演劇。精神百倍。聽戲的衆宮眷。衆王公。無不暗暗稱妙。皇太后更是嘆賞不已。分付內監放賞。正這紛華靡麗當兒。忽見一個太監忽忽送入一封安徽布政司便電奏的警報來。太后閱未終篇。早驚得面如土色。趕忙停止戲劇。召集軍機會議。原來是安徽巡撫恩銘。在操場閱操。突被道員徐錫麟。用手槍擊斃。徐錫麟同他的羽黨陳伯平等。均被官兵當場拿獲。審過一堂。徐錫麟供稱。浙江紹興人。與同志創設光復會。圖謀革命。此番舉事。實欲推翻清國。重造新邦。跟恩銘並無私怨等語。藩臬兩司。會銜電奏。請示辦法。當下軍機大臣奕劻。載灃。孫家鼐。鹿傳霖。鐵良。聞知此事。都各駭然。皇太后道。司道大員裏都混有革命黨。以後事情。如何好辦。孫家鼐道。可見新學人才靠不住。以後朝廷對於這一輩人。留意一點子是了。皇太后道。以後事情。到了以後再說。眼前如何辦理。奕劻道。

依奴才看來。徐錫麟既是紹興人。那紹興原籍。想來總還有餘黨。斬草不除根。逢春將復發。趕快給一個電浙撫。叫他派員會同紹興府知府貴福。很很搜一搜。免得留有後患。該逆徐錫麟。却叫皖吏盡法懲治。不必拘泥新刑法。皇太后道。此種凶徒。原講不得文明體制。但是眼前正值修訂法律當兒。未便明降諭旨。不然。又要惹言官們饒舌了。奕劻道。這個奴才知道。隨擬了兩道密旨。拍發去訖。不多幾天。皖浙兩省。均有覆到京。皖省報的是徐犯業已開膛摘心。盡法懲治。餘黨也已正法監禁。分別治罪。浙省報的是革命女匪秋瑾。係徐匪羽黨。經知府貴福。拿獲正法。該女匪臨刑。索筆賦詩。吟有秋雨秋風愁煞人之句等語。奕劻喜道。從今後。漢人可也不敢再言革命。滿人可以高枕無憂了。太后聞知。也很喜歡。不意就爲這皖浙兩案。株連慘酷。幾乎把位列頭等的堂堂中國。抑居到三等國去。原來這一年。荷蘭國都城海牙。開第二次保和大會。赴會者四十五國。是中國。日本國。德國。美國。法國。英國。俄國。意國。西班牙國。牙蘭國。土耳其國。阿根廷國。比利時國。巴西國。智利國。丹麥國。希臘國。黑西哥國。那威國。葡萄牙國。羅馬尼亞國。瑞典國。瑞士國。布加利亞國。波斯國。塞爾維亞國。暹羅國。玻利非亞國。哥倫比亞國。古巴國。塗米尼剛國。厄瓜多拉國。危地馬拉國。海地國。盧克森堡國。門的內哥國。巴拿馬國。巴拉圭國。薩白多爾國。秘魯國。烏拉圭國。委內瑞拉國。尼加拉瓜國。還有一國未詳。這四十五國各派代表到海牙與議。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西歷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十四號）即在海牙地方。舉行開會典禮。四十五國代表。沒一

個不到。濟濟跼跼。異常興盛。次日。第二次開會。議的是設委員會四個。每一個委員會。得由各國代表一員。列席與議。逆計畢會時光。已在九月中旬。第三次開會。由各代表議決。以七年爲期。當於一千九百十四年舉行。各國如有提議事件。須先於二年前發表議題。集員探討。以便會議時易於解決。中國所派代表。是前任駐荷使臣陸徵祥爲正代表。現任駐荷使臣錢恂。特聘美國前外部大臣福士達爲副代表。陸軍部奏派丁士源爲武代表。合了陸徵祥所調的陳君蘇。共是四位。這日會衆公舉俄代表納立道夫爲正會長。荷蘭。塞爾維亞。希臘。波斯。智利。代表各一人爲副會長。荷蘭外部大臣爲名譽會長。因爲會議都用法國文字。所以於總書記外。公舉副書記四人。是法隨員兩個。比隨員兩個。續增二人。一個是德隨員。一個是中國陳君籙。當下中國代表陸徵祥宣言。凡遇提議事件。雖經議准。揆諸情勢。如果礙難遵從。得有權不置可否。應議事件。有要旨爲衆所未見的。得有權陳議。或請更正。那未能即決的問題。有自行節制之權。惟爲多數贊成的。自當表同情也。各國代表聽了。都沒有異議。這日會場中呈出三個異彩。一是韓國派遣親王等三人爲代表。至會上書。力陳日本侵削主權。籲求公斷。並詰問此次通請各國。爲甚獨遺韓國。欲謁正會長俄代表。俄代表不肯見。稱說須得荷政府的介紹。纔能相見。韓代表又言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日韓條約。未經韓皇及內閣簽押。不能作准。旋又擬往紐約。求美總統幫忙。胡鬧了一會子。沒人理他。也就罷了。一是俄國翹奇省（在高加索山南當黑海裏海間）人民。公舉代表。至會上書。備



陳俄國的虐政。稱說自從一千七百三十年。歸俄保護。俄遂占有其地。一千八百年。全收翹民公私產業。限制翹民置產。不得過一百邁當。翹民惟爲譯員。不得與聞政治。高年碩望的。輒無辜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凍死的無算。俄人用兵力壓制。顯背前約。懇請責以遵照約章。復我獨立自主。措辭雖然哀切。那待亡之國與亡國之民。均已喪失國家資格。會中自然沒暇管他開賬了。一是古巴政府派無政府黨領袖意大利人菲哈和爲代表。這菲哈和曾經做過駐古意使參贊。後來爲了出版事情。監禁過羅馬半年。現在爲古巴國代表。奉命赴會。會中大譁。以無政府主義。爲政府所不容。議不接待。於是菲哈和乘興而來。不能不敗興而去。從此日日開會。日日會議。互相提出。互相辨駁。舌劍唇槍。直是好看煞人。議決各重大事件。如設立國際平和裁判所問題。經數強國代表提議。凡有三十兆人民以上之國。得舉裁判員一人。不足三十兆人民之國。得聯合數國舉合一人。旋又從美代表之議。裁判員定額十五員。用英俄德法奧意美日本公舉。中國與西班牙。各舉一人。議員每國四人。常川蒞會。餘如限制軍備問題。宣戰問題。設立高等捕獲品檢查所問題。設立占領裁判所問題。交戰國海陸軍隊事項。中立國之權利義務。紅十字會及病院船事項。海上所有財產事項等各種問題。有立時議決的。也有存而不論的。情狀不一。中國代表陸徵祥。見與本國沒甚關係之事。一恁他們爭論。並不插言致辨。要是關及了中國利害。挺身抗議。辯論不屈。卽如各代表提議的平和裁判所。各國均派四人。常川駐會。以便與聞會事。預會的有到四十五國。員

額却祇定得十七人。以十二年爲一任期。或一國獨任一。期。或數國共任一。期。英美德法俄奧意日本八國。都列在頭等。都各獨任一。期。其餘皆是共任。十年四年二年一年不等。衆代表都說中國法律最嚴。有開膛摘心之慘。抑居三等。任期僅許四年。陸徵祥挺身抗議。說中國向列頭等。可將前此攤費股數爲證。否則萬難遵從。該仍照舊辦理。理直氣壯。會衆也倒頗聽其言。陸徵祥旋電政府。請及早預備應派人員。庶不致以勝任無人。借才異國。修正法律。亦宜限期實行。以免各國藉口。北京政府接到此電。立刻牒告各國駐使。轉請各國政府公認。按照頭等國辦理。旋准法代表覆稱。中國既照頭等國攤費。自應照頭等國接待。所派公斷員。亦應以十二年爲期。政府立即電覆陸徵祥。囑向會中聲明。會衆偏又節外生枝。說中國兵艦朽壞。難保平和。復由陸代表電請政府。速加整頓。會衆又譏中國武代表丁士源越分妄爲。諸多不合。請陸代表嚴爲詰誠。飭遵軍紀。一一謹尊台命。纔得沒事。一波纔平。一波又起。英美代表又提議增訂公斷條款。末一條。有凡關於領事裁判權的事項。概須舉出。得請裁判等語。陸代表據力爭說。此事載諸四十五國公約。永以公道平等爲宗旨。倘不刪除。我必全欵反對。會長俄代表沒奈何。只得將陸代表所陳。付衆公決。決議完結。贊成的是德美俄奧意等三十六國。反對的是英法二國。不置可否的。葡班瑞典瑞士日本等國。幸得多數贊成。遂將該欵刪除。造成鐵案。當陸代表直摘其隱時。英代表力爲解釋。說該欵係專指土耳其摩洛哥而言。中國萬勿誤會。陸代表不爲所動。美代表見中英兩代表相持不下。

旋允收回。英代表還不肯答應。陸代表仍堅持不肯稍讓。稱該條款大背本會宗旨。會長俄代表纔提出個請衆公決的解和法兒。自五月初四開會。至九月十三閉會。中國代表抗議。要算這一次最利害呢。閉會之後。即由駐荷欽使錢恂電請政府。派陸徵祥及美員福士達。爲保和會國際平和裁判所公斷員。隨即上疏。奏報保和會各國議旨。並籲請考訂法律。預備下次預會情形。其辭道。

竊臣奉命兼充保和會議員。該會於五月初五日開始。臣即會同專使臣陸徵祥赴會預議。頃於九月十三日。會務告竣。所有會務訂約情形。由臣陸徵祥專摺奏報。臣維和會關乎全球國際。謹就數月來在會開見所得。與夫愚慮所及者。爲我皇太后皇上縷晰陳之。查此會西文名爲第二次和會。蓋別於光緒二十五年第一次和會而言。初會議創自俄。故俄爲會主。今屆議創自美。而俄不甘讓。仍爲會主。各國雖不免退後有言。而交誼攸關。亦勉爲承認。初次赴會者二十六國。今增至四十五國。可謂盛已。臣親接各國所派議員。大率以國際法律學爲首選。而海陸軍學輔之。聆其所陳說辦論。立意本非尋常。發言尤不肯輕讓。無非各自顧本國情勞。以趨利而避害。然國派不同。國力又異。故恒有提議經日。或甲是而乙非。或乙贊而丙否。詞鋒橫厲。滿座動容。徒以各有主權。不受牽制。卒至所議中輟。空懸虛願者有之。此和衷商議之難言。而意見齊一之尤非易事也。初次和會。本以限制軍備爲名。今屆英國亦首以爲言。迨議及此端。率皆相顧失笑。蓋各國方競強之不已。又誰肯自戡其雄心。且所議種種

問題。皆關於海陸戰事。推其意不過定以法律。姑示準繩。使知戰時殘酷行爲。爲近世文明所不取。故若者不可侵犯。若者責令賠償。以冀稍有範圍。俾事後據以評斷。然且恃強者勝。不强則理雖直而其勢恒處於窮。至不幸而果遇兵戎。倉卒之間。必謂事事遵守條約。即各議員設身自處。恐亦徒有此理想而已。說者謂初次和會畢。而有英特之役。有日俄之役。今屆和會方始。而有日韓之事。有法摩之事。雖謂天下未嘗一日無兵爭可也。此減少軍備之難期。而消弭戰禍之不可信也。英美素持和平主義者也。今修改國際裁判約。英有關於治外法權不得請判之條。美有支配裁判員任期區別國等之議。至於萬國捕獲審判所一約。附列派員任期表。又指明英德法美義奧日俄爲八大國。其餘皆目爲小國可知矣。夫國無大小。強弱焉耳。強弱之別。視其國之政教法律海陸軍各大端之完缺如何。在會中列表比較。固無可遁飾。故無論何國。一預公會。卽不啻自表其國之列於何等。而彼數大國者。又不免恃其權力之大。借法律以制人而自便。有時欲有所發議。則互相鼓說以動人。有時欲有排議。則隱爲牽掣以立異。故南美之數小國如巴西如阿根廷之議員。素以法學著稱者。常對衆宣讀意見書。洋洋數千言。與各大國辯論。至謂此會名爲保和。實類挑戰。雖言之過激。然據公法以立言。卒亦無以難之。以此見強弱等差之難泯。而外交競爭之日益加劇也。臣外顧全局。內顧本國。倘非從以上所謂政教法律海陸軍各大端提挈綱領。力求實際。則下次和會。彼列強又不知現何種對我之法。夫分言之則

曰政教。曰海陸。括言之則法律實無所不包。所謂綱領是也。法律不僅在文字。在乎人民之學術。尤在乎朝廷之精神。臣聞各國政府距今會一年前。自俄政府通文頒出後。已早選員在各本國研究各種法律。以專備臨時應付。故凡在會發議決議。具有灼見真知。而操縱無不如志。今會中擬於西一千九百十四年。當爲光緒四十年。舉行第三次和會。而先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卽我光緒三十八年。發表議題。集員探討。以便會議時易於解決。各國均已允從。臣深幸有此數年天然期限。爲我國參訂法律。研究國際之難得機會。擬請由部臣。一面將此次會議已成文之條約。及未成文之議論。速行刊布。廣徵內外臣工新學後進之意見。何者有利可行。何者有害宜避。使達於部。而部臣綜覈而研究以之。期洞悉竄要。一面預備深通中國舊學之法律家。會同深通列國情勢之外交家。輔以兼通中外文字之新學家。組成一研究會。專事內訂國律。以問執彼口。外探彼律。以期協公理修律之實行。在是。預會之預備。亦在是。人材之培植。亦在是。務於光緒三十七年以前。俾國法國際法均確有眉目。然後於光緒三十八年第三次和會議題發表時。與各國抗衡印證。如是則光緒四十年之會。乃不至虛預。倘屆時我國法律果臻完備。人才果足應用。如日本今日在會之事。事儕於強大。豈非我國家莫大之幸福。惟此數年之歲月易逝。而參訂研究之關係極大。應如何預備開始。使內外合力考訂之處。伏候聖明飭下外務部內閣會議政務處暨考察憲政大臣各出使大臣等。詳晰妥議。奏復施行。臣身列和會。見外情

之迫切，爲先事之綢繆。懋直陳詞，不勝悚息屏營之至。謹奏。

欲知此疏上奏之後，朝廷是否感動，且聽下回再講。

## 第十回

### 鎮南關小動干戈

### 二辰丸大啓交涉

話說錢欽使奏摺到京，太后睜了心中，也很感淺，立召軍機各大臣商議了一回。如何能够損上益下，如何能够轉弱爲強，無奈各大臣唯唯諾諾，沒一個慷慨陳辭的。恁女堯舜如何利害，一個兒終是孤立無助。空議了幾回，只好暫且擱過。一日，廣西傳來警電，報稱革命黨起事，黨魁孫文、黃興等率同悍黨，由越南進攻鎮南關。我軍猝不及備，右輔山砲臺三座，致被革黨奪去。現在調集將士，痛加勦辦等語。太后道：革命黨屢仆屢起，真是朝廷心之腹害。起初不過幾個沒天地的青年，搖筆弄舌，在報紙上胡言亂語。到上海發現萬福華刺王子春案子，我就知道該逆黨的勢力不小。後來京師重地，發現吳樹炸擊五大臣事情，官場裏頭，發現徐錫麟槍擊恩撫事情，更是不可輕視。趕忙預備立憲，籌辦新政，指望挽救一二。誰料效力全無，萍鄉的革命，堪堪盪平。這會子鎮南關又起事了。滿朝大臣，沒一個可靠的人。他們只知道奉榮華富貴，過太平日子，把國家大事，朝廷要政，都推卸在我一個兒身上。可憐我使碎了心，依然無濟於事。說到傷心處，不禁滴下淚來。隨命內監傳軍機大臣議事。一時軍機大臣奕劻、鹿傳霖、戴鴻慈等都到。太后就把廣西撫臣的電奏，給衆人瞧閱。鹿載兩軍機因奕劻是軍機領袖，未便先對，只見奕劻道：革

黨雖然凶悍。右輔山砲臺三座。同時失守。該省軍備疏暇。不問可知。該巡撫似難辭咎。照奴才意思。似宜責成該撫。趕快克復。太后道。那是當然的事。不必再說。我想革命黨這麼猖獗。斷不能責備桂撫一人。就能了事。大家想想。還有甚麼好法子。可以消弭這場大禍。我看革命黨的聲勢。很是不能輕視呢。載澧道。誠如聖諭。革命黨聲勢真不小。奴才探得各處黨會。異流同趨。現在都已歸合爲一了。不比從前。先是幾個青年學子。一味孩子氣。沒甚勢力。太后驚問你說的會黨。是不是匪黨呢。載澧道。怎麼不是。廣東的三點會。三合會。山東的大刀會。小刀會。東三省的紅鬍子。湖南四川的哥老會。長江一帶的青紅兩幫。都歸結了一起。太后大驚道。這還了得。青紅幫的利害。我是知道的。原來這青紅兩幫。都是著名匪徒團結成功的。絕大大團體。青幫中大半是兵勇差役流氓一類人。紅幫中大半是強盜鹽梟光蛋一類人。彼中人稱爲青紅不分家。所以每欲入紅幫的。必須先入青幫。就是作奸犯科。紅幫也比青幫利害。當乾隆年間。苗蠻作亂。高宗帝屢次遣將出師。屢次被挫。無法撲滅。於是張掛黃榜。招賢平蠻。忽有一個僧人名叫羅祖的。揭榜應招。到了邊地上。並不選將挑兵。只建了一座高臺。禮懺拜佛。挾着不生不滅大慈大悲的意旨。居然勸退苗蠻。高宗聞之大喜。意欲將羅祖召進京師。加賜法號。羅祖不願受封。仍舊留居邊地修養。彼時有姓翁的。姓錢的。姓潘的。三個人。敬慕羅祖大名。結伴前往求道。見了羅祖。道達誠意。羅祖不應。三人掬誠固求。羅祖被纏不過。折葦爲航。渡江逃避。三人趕忙乘船追趕。直到如今。那地方就喚做了蘆葦。

江當下緣錢潘三人直追到杭州武陵門外鹽巴橋左近。忽見一山擋路。那座山却有一個山洞。羅祖直奔山洞。竟然蛇行而入。三人心想跟隨入洞。怎奈洞口奇狹。不能容身。回到洞頂。俯察四週。怕的就是這個洞是穿山洞。羅祖從這裏進去。從那邊出來。瞧了一遍。見並無第二個山洞。知道羅祖仍在洞中。三人都放了心。於是長跪洞外。掬誠懇求。經歷三日三夜。粒米不食。滴水不飲。忽見洞中出來一個童子。向三人道。你們都爲求道而來。現在奉羅祖法諭。你們須跪至紅雪齊腰。盧穿膝蓋。方能與羅祖有師徒之分。三人聽罷大駭。暗忖世界上斷沒有天飛紅雪。盧穿膝蓋之事。明知是羅祖決絕的表示。於是膝行而前。哀懇童子入告祖師。俯鑒我們熱忱。推恩准予收錄。童子點頭而入。又經歷了數晝夜。消息沉沉。依然杳無希望。時正臘月上旬。嚴寒侵人肌骨。這三個人並不會多帶得衣服。跪在陰森蕭瑟的山洞口。偏偏的六出花飛。天降大雪。不覺都凍僵得了。等到將近五更。積雪已逾一尺。虧得一到天明。晴光大放。雪止風和。三人得着了暖氣。悠悠醒轉。忽見身旁的積雪。紅白相間。顏色非常鮮豔。不禁大喜過望道。感謝皇天。紅雪齊腰的法諭。已經驗了。羅祖就要收我們了。且住。雪色紅豔。難道果是三人至誠格天麼。原來三人爲了寒極無衣。不得已。摘取田間稻草。裹在身上擋寒。稻中之穀。恰巧墜在髮際。雪後樹頭飛鳥沒處覓食。遙見三人髮際還有穀粒。爭下啄食。皮破血流。白雪頓時變成紅色。三人一來爲是凍得僵了。二來爲一心注在羅祖身上。所以毫未覺着。當下大喜過望。忽覺兩腿麻木。站起身來。瞧時。見地面上突出的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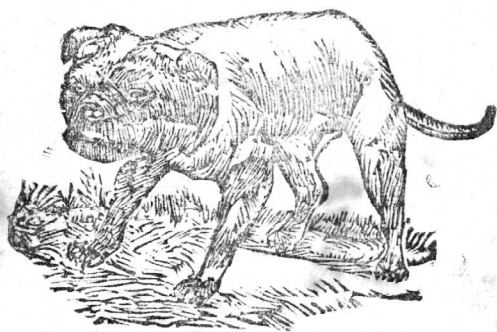
根。已經鑽入膝蓋。膝蓋上也流出血來。染得地下的雪愈益紅了。三人都不禁感極而泣。相語道。蕭穿膝蓋的話又應了。道言未絕。山洞中走出一人。正是羅祖。羅祖道。孺子真可教。來。隨我入洞學道。說也奇怪。跟着羅祖。這山下竟然並不狹小。三人到了洞中。日從羅祖學習修養。一住數月。一日羅祖忽語三人道。今日皇家又在懸掛黃榜。徵求天下奇人俠士了。爲的却是運糧事情。就爲世路不太平。運糧船只。屢遭寇劫。運糧官員。屢典王章。所以欽懸黃榜。招致賢能。你們三人。可趕快下山。揭榜應招。倘然路途遇險。我自前來相助。前程遠大。萬勿遲疑。三人拜聆之下。頗覺依戀不捨。羅祖拂袖驅逐。始各下山進京。直到現在。那山脚下還有座潘安廟。內塑羅祖神像。青幫弟兄過路的。必盡入廟禮拜。此係後話。當下翁錢潘三人行到京師。纔知已隔人世三十餘年。問旁人時。果然懸有黃榜。於是如法揭榜。欽准三人各招徒弟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合帶運糧船一千九百九十只零半。於是三人就立起一個總幫來。名叫江淮四幫。又把總幫分爲三房。是翁大房。錢二房。潘三房。支分派別。各有師承。不相混雜。說也奇怪。當時這翁錢潘三人出任運糧之後。果然盜風盡息。糧戶不驚。朝廷異常嘉要。立召三人入京。賜以官爵。許之立譜。廣招徒弟。報効皇家。從此三人就公立一堂。題名叫做潘安堂。各自招收徒弟。徒弟收徒弟。徒子收徒孫。聲勢日大。於是又公議立一個總名。就是青幫兩字。青幫中人稱羅祖爲直祖。稱翁錢潘三人爲三位主爺。主爺大約就是祖師的意義。當下翁錢潘三人設立了潘安堂之後。就開堂放布。招收徒弟。並立有十大幫規。

二十四個字輩。範圍徒衆。那十大幫規是。一不欺師滅祖。二不擾亂幫規。三不藐視前人。四不江湖亂道。五不扒灰放籠。六不引水帶線。七不奸盜邪淫。八須有福同享。九須有難同當。十須仁義禮智信。二十四個字輩是。圓明心理大通。悟覺普門。開放萬象。依歸羅祖。真傳佛法。玄妙。一字一代。宛然是人家家譜上的字輩。更有一樁驚人處。就是幫中人。偶有違犯幫規的。不講情面。立斬不貸。潘安堂設立之後。翁錢二人也。各次第立堂。姓翁的立的就叫翁佑堂。姓錢的立的就叫錢保堂。又組織六部。一是引見部。二是傳道部。三是掌布部。四是用印部。五是司禮部。六是監察部。部設一師。分任辦事。幫中又特編秘密口號。爲幫中人相遇問答之用。這秘密口號。名叫春點。春點中如入幫叫進門檻。幫外人叫空子叫洋盤。稱師傅爲老頭子。徒弟爲徒肯。又叫一生。同門兄弟叫同參弟兄。名折梢爲斤頭。出首爲引水。充作線人爲帶線等類。種種名號不一而足。凡遇有入幫的。那最初手續。就是由引見師帶領空子求見老頭子。接見之後。先將姓名籍貫住址職業履歷等。詢問明白。然後由傳道師把幫中規例。詳細講給他聽。並詢問是否真心入幫。空子回說是真心。再由引見師與他約定開堂日期。因爲每開一回堂。費用不資。所以必須俟有十餘人或數十人。纔開一次呢。到了開堂那天。仍由引見師帶領衆人入堂。各出拜師金爲老頭子壽。然後焚起全堂香燭。中供翁錢潘三位主爺牌位。由引見師帶領行三跪九叩禮。禮畢。設誓謹守營規。誓畢。再至老頭子前行禮。各徒弟然後再行互見禮。老頭子開言道。衆多徒弟。今日既入本幫。以後須嚴守規

戒。至於同參弟兄，亦須以義相投，不得自相妒嫉。外面如有斤頭等類，須得先行通知於我。待我酌量而行。不准冒昧從事。告誡既畢，乃令掌布師分發票布。布上書明姓氏年歲履歷字輩等項。復令掌印師用了印。分授各徒。作爲永久入幫之憑證。那收徒典禮中，更有第一回收的徒，名叫開山門徒弟。末一回收的徒，名叫關山門徒弟。這兩等徒弟師傅都另眼看待。師傅有事，可以代師行使職權。這便是青幫大略情形。太后沒有進宮時候，太后的老子，用一個跟班，是進過門檻的。一夜酒後狂言，洩漏了幫規，並露出了一個春點摺子。犯了幫規第四條江湖亂道之罪。次日就失蹤了。後來查知是被幫中人慘斃的。所以這會子太后聽到青紅幫，就大驚失色。當下鹿傳霖奏道：「依愚臣看來，會匪幫匪，大半是無知識的人，不很可懼。怕的就是各省紳商士庶，並學校的學生，附和革命，那纔是國家大害呢。即如今回鎮南關之事，如果沒有上流人在裏頭發縱指示，這班黨徒，如何就會有那麼利害，奕動道。近來民氣果然太囂張了。明仗着朝廷寬厚，不十分計較他。遇到內外政事，輒敢藉口立憲，相率干預。一唱百和，肆意簧鼓。甚至糾集煽惑，搆釀鉅患，鹿傳霖的話，倒也不可不防。太后道：「那都是立憲的不好。想來海外各立憲國，都是這個樣子的了。說到這裏，便舉目瞧了載灃一眼，唬得載灃連忙回奏道：「歐洲各君主立憲國，率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至於施行庶政，裁決輿論，仍自朝廷主張。那民間集會結社，與一切言論著作，莫不有法律爲之範圍。各國也從沒有以破壞綱紀干犯名義爲立憲的。太后道：「照你說來，現在的亂民，認

說蠱起。淆亂黑白。下凌上替。綱紀蕩然。就在歐洲也斷難姑容的了。載灃應了一個是奕劻道。奴才還有一件事要回老祖宗。現在學風很是敗壞。士習很是澆漓。各處學生動思踰越範圍。干預外事。有侮辱官師的。有抗違教令的。有悖棄聖教。擅改課程的。也有變易衣冠武斷鄉曲的。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納。國家要政。任意要求。動輒捏寫學堂全體空名。電達樞部。不考事理。肆口詆譏。此種舉動也與革命不無密切相關。太后道。這麼罷。趕快發一道電旨給桂撫。責成他將右輔山砲台克復。孫文黃興等幾個著名匪徒。休放走了。一面擬旨嚴禁學生干預政治。並各地開會演說等事。擬了稿呈我聽過再發。軍機大臣遵旨辦理去訖。太后又與奕劻商議了幾樁大事。當下頒旨廣東省復設水陸兩提督缺。又因江浙兩省黨會充斥。梟匪滋擾。命提督姜桂題統兵馳赴浙江。辦理勦撫梟匪事宜。派江蘇布政使瑞澂督辦蘇松太杭嘉湖緝捕清鄉事宜。提足精神。辦理各政。隔不上幾時。廣西革命黨果然霧解冰消。右輔山砲臺全都克復了。不意纔過新年。廣東地方又釀起一件絕大的交涉案子。却是日本輪船名叫二辰丸的。滿載了軍火。計有槍枝九十四箱。子彈四十箱。私運進廣東洋面。意圖接濟民黨。重興革命。偏偏機事不密。被官府偵着了。立派軍艦出口。把二辰丸緝獲扣住。日本人因粵海軍人員擅自卸去二辰丸上的日本國旗。借這大題目。跟中國大大不答應。中國雖然理直氣壯。朝野一心。究竟積弱之邦。如何好與強國對抗。強國的後盾是兵力。弱國光不過是辨論。任你妙舌生蓮。瞧見了巍巍鐵艦。森森鋼砲。不由你不忍氣吞聲。

忍錯完結。這一件二辰丸案子。交涉終局。依舊是賠款服禮四個字。辰丸交涉纔終。雲南省河口南溪等處革命黨又起事了。爲首的依舊是黃興。從越南海防地方進兵。直搗河口。一而分兵攻蠻耗開化蒙自等處。奪佔砲台。聲勢十分利害。究竟烏合之衆。不敵節制之師。官軍一出馬。三五仗就把革軍打散。所失地方。盡都收復。奏報到京。皇太后私念革命黨屢仆屢起。都因滿漢沾恩太不均勻之故。於是降旨加恩。咸豐同治以來功臣子孫。一面頒布諮議局章程。著各省督撫迅速舉辦。實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內一律辦齊。一到八月裏。更把憲法大綱。及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并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刊刻謄黃。頒給京內外各衙門。懸掛堂上。責成依限舉辦。似此切實整頓。總可消弭巨患。欲知果否太平。且聽下回分解。



# 清史演義七集卷三

青浦陸士誥撰

## 第十一回

變出非常親王監國

入承大統兩帝兼祧

話說這一年是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北京城裏舉行一樁非常大典。富貴繁華化的錢真是如泥如水。原來上年英兵入藏。達賴喇嘛避至庫倫。等到唐紹儀入藏。跟英人改訂過藏印條約。達賴還至西寧。便就上表中朝。懇請入朝。這會子。經兩宮批准。許他來北京覲見。一面命地方官盛備供帳。優爲接待。光是這供帳一項。已經花掉了百餘萬國帑。達賴將次到京。就命親王大臣馳往迎勞。到京之後。賜居在雍和宮。加封他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恩遇異常優渥。京師居民爭欲瞻仰達賴慈容。紛至沓來。幾乎萬人空巷。看官大凡多人聚集之處。最易興起謠言。而遇到非常舉動。謠言尤易發生。最奇怪不過。是謠言發生之後。偏偏應有奇驗。好似起謠的人倒有先見之明似的。這個道理。照心理學家講來。就叫暗示之作用。當下達賴到京之後。京裏頭就興起一個謠言。先由茶坊酒肆。繼至巷議街談。萬口同聲。都說兩大勢不並立。每遇達賴或是班禪進京。不是喇嘛圓寂。就是至尊駕崩。歷舉康雍乾三朝故事爲證。如康熙朝班禪入朝。在京出痘身亡。雍正朝。達賴來京。恰遇世宗宴駕。嘉慶朝班禪入覲。又值上皇駕崩等事。

口講指畫。昌言無忌。并說今回達賴在京。佛駕與聖駕。不知誰是福大。真也奇怪。此種謠言。傳有半月。光景。宮中忽然傳出聖躬不豫的消息。自有了這個消息後。謠的更是利害。有人說七月二十一日。眼見一個大星從西北飛來。掠過屋檐。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照庭宇。至東南而隕。於是都市喧傳。墮的就是紫微星。預兆很是不祥。此時宮中傳出太后懿旨。徵召京外名醫。入宮給皇帝診治。形狀很爲忙亂。偏是應徵各醫士。從宮中請脈出來。偏又說皇上六脈平和。毫無痛狀。又說請脈時光。皇上把雙手仰置御案。默無一言。案間另有一紙。書寫的都是病狀。如果叩問他病情。就要發怒。倘然指爲虛損。怒的尤爲利害。十月初十這一日。是太后萬壽令節。德宗率同百僚往賀太后萬壽。清晨。侍班官先集於薰風門外。眼見德宗自南海步行而來。跨進德昌門。扶着太監肩頭。把兩足起落作勢。好似舒活筋骨。爲拜跪地步似的。忽見一個太監。出傳懿旨。皇帝臥病在床。萬壽節著免率百官行禮。衆文武立卽遵旨輟班。瞧德宗時。早已掩面大慟。扶了太監回宮去了。原來太后此時也正病瀉呢。太后身體素很堅實。初時也不以爲意。瀉得日子久了。精神異常委頓。這日不知是誰。在太后耳邊。說上幾句德宗的壞話。說萬歲爺得着老佛爺病的消息。臉上很有喜色。太后怒道。他望我死。我偏不肯先他死。此語傳出後。都中更興起一個太后如遭不幸。皇帝不獨生的謠言來。十月十六日。尙書溥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陸辭。太后爲着德宗有病。未便入宮召見。遂駕臨瀛臺。陪德宗就在瀛臺召溥良。傅增湘入見。只話得三兩語。就揮



令退去。溥儀二人退朝出外。卽告訴人家道。太后精神很疲倦。皇上顏色也很黯澹。都人因此知道帝后的病。都很不輕。過了兩天。是十八日。忽傳太后傳旨。着慶親王奕劻往普陀峪吉地。察視壽宮去了。這普陀峪是太后自己預備的陵地。不意十九這一日。各禁門忽然增置兵衛。稽查出入。伺察非常。十分嚴密。有許多闖人從東華門出來淨髮。昌言聖駕已崩。都人愈益恐懼。說皇上如果大行。太后定然保不住。不意靜候一日。宮中寂無舉動。二十日慶親王奕劻忽地忽返京。一到京城。不及回邸。就入宮叩見太后。太后立命草詔。立醇親王長子溥儀爲大阿哥。承繼穆宗皇帝。并着醇親王載灃監國。攝行政事。奕劻奏請於詔書中加入兼祧大行皇帝一語。太后聽了。默不作聲。臉上頗有怒容。奕劻跪地力請。碰頭不已。太后纔點頭應允。於是始傳出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至瀛臺寢宮。德宗一進門就哭倒在地。原來見德宗直挺挺睡在龍床上。不知何時氣絕矣。大哭而出。奔告太后。太后病已垂危。聽了此信。長嘆而已。隨把吉祥轎載了帝屍。昇出西苑門。入西華門。抬向乾清宮去。這吉祥轎形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的。差不多就是古時的輜輳車。當下皇后被髮。衆太監執香哭隨。跟着吉祥轎。悲悲戚戚。纔抵乾清宮。忽有一個太監形色倉皇的奔進來。口稱老佛爺不好了。皇后得着此信。顧不得帝屍。率同諸闈。踉蹌奔回西苑。瞧太后去了。一時總管李蓮英到來。瞧見帝屍委在殿中。語小太監道。老佛爺就要出事了。不如先殮了罷。於是草草殮了。納在梓宮裏。彼時禮臣持了殮祭儀。注入東華門。守門的不放他進來。等到回

到那裏。具好文書。再到乾清門時。殞事已經完畢多時了。按照舊例。皇帝即位數年。即營壽光。德宗帝御字三十四年。竟沒一個人敢議及的。這會子鼎湖既升。纔有旨命貝子溥倫卜地。西陵附近。舊有絕龍峪。太后曾經指給醇賢親王爲寢園。後來不知如何作爲罷論。現在倉卒之間。吉壤一時難擇。因陋就簡。就把絕龍峪改名九龍峪。有人說九龍之名很是不祥。因爲自世祖至德宗。恰恰是九世。疑於終數。於是改名金龍峪。上尊號叫崇陵。這是後話。當下德宗大行之後。大阿哥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醇親王載灃爲監國攝政王。攝行大政。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爲皇太后。這位皇太后。也是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內姪女。慈禧太后因爲自己是西宮出身。美中終覺不足。所以必要把姪女配給德宗爲后。德宗迫於太后慈命。不敢不允。但是夫妻間之恩情終覺平常。德宗的寵妃珍妃。庚子年出狩時。又被太后墜井處死。回鑾之後。困處瀛台。心常鬱鬱。夫妻間更不免時占脫輻。一日兩口子不知爲了何故爭論起來。德宗一時大怒。親把皇后的髮簪擲碎。此簪是乾隆朝遺物。乃是無價之珍。皇后遭此大辱。氣憤不過。過走到太后跟前訴苦。太后也無多語。但叫他移居在自己別室。裏從此皇后與皇帝分宮各處。幾同離異。慎日無事。不過以翰墨自遣而已。皇后的父親。是承恩公桂祥。桂祥父子。未嘗學問。皇后久侍慈禧太后。喜學草書。尊爲皇太后之後。曾以草法書撰策匾聯。自署齋名爲延春閣。時人有詩道。

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斂股分明染墨濃。

大內御花園之東。有一個土阜。爲了與地家說過不宜建築。一竟廢棄着。慈禧后逝世後。太后命與修水殿。四圍濬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太后自題扁額叫靈沼軒。俗呼爲水晶宮。時人有詩道。

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解。光明世界現琉璃。

這都是後話。當下太后入宮。到太皇太后病榻之前。見太皇太后不過是一時暈去。少刻醒來。兩眼瞧着衆人。意思之間。是要見新皇帝。太后命人抱進嗣皇帝。就榻前叩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見了新皇帝。臉上頗現欣慰之色。這夜。太皇太后也就大行了。時人有詩道。

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冲人。扶床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鸞僅隔晨。

當下國家迭出大喪。人心異常憂懼。卽由監國攝政王做主。擇定十一月辛卯日舉行嗣皇帝卽位典禮。卽以明年爲宣統元年。到了這日。滿漢文武百官。齊集殿陛。各按着班次。遵照儀注。叩見新皇帝。正這濟濟踴踴當兒。忽然御殿中發出一股悲哀聲音。把衆文武都唬了一大跳。留神聽時。這悲哀聲音。正從寶座上新皇帝金口中發出來的。舉目偷窺。只見新皇帝號陶大哭。涕淚滿面。把頭上戴的小小皇冠。都掀向肩上去。原來新皇帝纔祇四歲。還沒有斷乳。平時不離保傅之手。現在驟然間叫他高居寶座。踐祚爲皇。那斑花白鬚髯的親貴大臣。又都向他趨踴颺拜。怎麼不唬的大哭。老子攝政王雖然扶抱着。却因

不敢正當寶座。偏在一邊。抱的很不舒服。哭了之後。又沒人哄騙。所以哭的愈益悲哀。這原是極平常事情。不意散朝之後。都人又起了一個謠言。說新皇帝登極哭泣。大是不祥之兆。都人好謠。暫且不表。却說新皇帝登極而後。第一件新政。就是恭上大行皇帝尊諡。皇太后徽號。太行皇帝的尊諡是同天崇運大中至正文緯武仁孝睿暗端儉寬勤景皇帝。廟號叫德宗。陵叫崇陵。皇太后徽號是叫隆裕皇太后。一面頒行監國攝政王禮節。定諭旨由軍機大臣署名之制。設立變通旗制處。派溥倫載澤等專司其事。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自統轄。命載濤毓朗鐵良充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專事訓練。因慶親王奕劻功高德茂。加恩以親王世襲罔替。當帝后大行舉國皇皇當兒。安徽省又起了一樁革命大案。駐在安慶的馬砲營隊官名叫熊成基的。乘着秋操起事。虧得城中得信早。嚴爲戒備。革軍不能入城。又被兵艦上開砲夾攻。熊成基只得率衆向西北桐城樅陽一帶退了去。官兵乘勝追襲。革軍逐漸潰散。這一回革命。又成了曇花一現。熊成基後來在哈爾濱地方被捕。死於吉林。當下隆裕皇太后受了徽號之後。力自謙抑。雖然太皇太后遺詔中有軍國大事。攝政王當秉承后意辦理之語。太后却除了調護新皇帝之外。他事一概不管。即有時攝政王舉辦之事。太后心不謂然。也不過密召入宮申斥幾句罷了。不意太后雖然如此謙讓。太后宮中的太監小德張。却已納賄攬權。氣焰薰灼。大有步武皮稍李之勢也。可知小人實是難養呢。大內有佛殿數座。久已曠廢。慈禧太后當國時也沒有提議修理。小德張乃聳意隆裕太后撥款興

修報銷至二百多萬。內務府大臣奎樂章知道報銷的太不實在。上章自請處分。太后爲此事瀝手的是小德張。默然不問。小德張又請款修理英華殿。預備太后禮佛。這英華殿在壽安宮之北。還是前明所建。殿中有菩提樹七株。採擷菩提子爲念珠。宮中自皇太后以下。都來拈香。時人有詩道。

英華殿闢舊時墓。七樹菩提貫若纛。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纒百八纒牟尼。

後來隆裕太后服闋。照例須換青轎改坐黃轎。製轎費至七十多萬。也是小德張經手的。此外如大行太皇太后奉安時之紙紮人馬殿陸鑾駕等物。報銷到一百多萬銀子。中元竟恭造的大法船一隻。長有十八丈有奇。寬至二丈。船上樓殿亭榭。陳設悉備。侍從篙工數十人。高與人等。都是穿真衣的。其餘殿陸陰森。神佛巍坐。旁立鬼判。狀極猙獰。中堅十丈高桅。懸一黃緞巨帆。上寫着普渡中元四個大字。更有無數紅燈。圍繞船外。在東華門沙灘地方焚化。這一項報銷也有數十萬。都是小德張一個兒經手。總管李蓮英。自太皇太后大行後。隔不上幾時。也就病死了。宮中發見了一大注藏金。據說就是李總管遺下的小德張要據爲已有。太監李義春不肯答應。兩個兒先是爭論。繼至擾殿。結下了大讎。羣閣都代李義春危險。果然隔不上一月。就有景運門值班大臣。查見太監李義春潛入中和殿。竊取隔扇上銅什件之事。奏交大理院審辦。經刑科四庭訊明。查太監混入西華門內。至中和殿行竊銅什件等物。律無治罪專條。擬依偷竊大內乘輿服物者。絞立決例。減一等。擬流三千里。交順天府尹定地。發往配所。收入習藝所。工作

十年。限滿釋放。奉旨依議。卽此一端。就可以知小德張的勢焰了。民國成立之後。清室移居頤和園。大內所存珍寶。由妃嬪閹豎輩瓜分。小德張分得慈禧后珠履一雙。此履四圍均以極大珍珠鑲。係武進盛宮保所進獻。從前購辦時。并宮門費耗去七十萬銀子。小德張持出求售。索價五十萬元。有某英人還價二十萬元。小德張以所差太多。還不肯脫手。不過此時樹倒猢猻散。小德張也頗謹飭改過了。這都是後話。當下小德張仗着太后聲勢。招權納賄。暢所欲爲。朝中大臣也頗有與他聯絡通聲氣的小德張乘間在太后跟前。也頗持朝臣短長。太后面子上總是不置可否。有時暗暗嘉納。却就要召攝政王進宮問話。一日。小德張入侍太后。閒談中間。又說及了朝臣。小德張道。現在軍機大臣裏。只有外務部尙書袁世凱。很是靠不住。前兒崔半仙在他家裏算命。推到袁世凱年庚。說是貴不可言。大有九五之望。袁世凱非但不斥罵崔瞎子。倒反賞了他二十兩銀子。卽此一端。他的不臣之心就可見了。王爺人大忠厚。這件事太后倒不能不斟酌一二。太后道。沒有的話。袁世凱是老祖宗識拔的人。老祖宗何等聖明。要果真是叛逆。那裏逃的過老祖宗兩個眼珠子。再者王爺雖然年輕。欠閱歷。却還有慶親王等一班老臣呢。小德張道。他果能如是最好。只是老佛爺從前。也喫那斷髮蒙蔽了。戊戌年頤和園告變的事。倘不是那斷髮主張。先萬歲爺也決不會喫這許多年的苦。庚子拳匪之亂。也決不會起了。明是那斷髮蓄意挑撥老佛爺母子有了惡感。好備自己於中取利。現當主少國疑當兒。袁世凱在朝。恐非宮廷之福。太后想罷。一個人至親

骨肉莫如弟兄。外人不知的事。自己弟兄總無有不知的。現在奴才抄着袁世凱兄弟袁世彰給他的一封信。太后一瞧就知道了。說畢呈上。太后接來瞧時。只見上面寫的是。

四兄大人尊鑒。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歷歷可考者。大舜、周公、柳下惠、司馬牛是也。聖賢尚有兄弟之變。况平人乎。讀彙編之詩。卽必隕淚。弟甯無兄弟之感哉。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况有良朋。蒸也無戎。此乃常人常事常情。若夫關於君父大義。兄弟亦相濟。難也。蓋德同卽相濟。德異卽相背。大舜、聖人也。周公亦聖人也。舜之容象。周公之誅管蔡。舜與象。骨肉私親也。無必誅之之理。管蔡乃國家公罪。周公以大義滅親。不妨也。吾家數代忠良。累世清廉。至兄而大失德。二十年來。兄所爲之事。均背先母之約。朝中彈劾兄者。四百餘摺。痛言兄之過惡。兄撫心自問。上何以對國家。下何以對先祖。母親在世。日諄諄語誠吾兄。而兄置若罔聞。將置慈訓於何地乎。兄能忠君孝親。則吾兄也。不能忠君孝親。非吾兄也。弟避兄歸里。於茲二十年。前十年尙或通信。後十年片紙皆絕。今關乎國家之政。先祖之祀。不能不以大義相責。兄顯達後。一人烹鼎。數人啜汁。然弟獨處僻壤。始終未敢問津。兄總督也。弟匹夫也。兄固不加愛於弟。弟亦不敢妄邀吾兄之愛。弟挑燈織屨。次晨市之助爨。雖然清苦。猶榮於顯達。爲人指責曰。某人之愛弟也。某人之爪牙也。弟實不取焉。弟視大義如山嶽。等富貴於浮雲。惟謹守父母之遺訓。養孟節。老於林下。己亥春。弟曾親上供護理河南巡撫景月汀中丞。祈轉稟榮相。曰。朝中無人能

黷亂者恐將來尾大難掉。莫若解其兵權。調京供職。正所以保存功臣之後。其言昭昭。如在目前。今日而後。願蒼天有功。先祖有靈。兄能痛改前非。忠貞報國。則先祖幸甚。闔族幸甚。臨箋淚揮。書不盡言。欲知隆裕太后有何舉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患足疾袁世凱歸隱

依憲法大皇帝親戎

話說隆裕太后臨畢之後。毫不在意。把小德張抄的信攔過一邊。半語不發。忽一個太監入奏攝政王進來請安。現在宮門候旨。太后道。宣他來。太監應着出去。一時宣入。行過禮。攝政王回道。崇陵王程。自應恭照惠陵規制。已派戴洵等馳赴西陵金龍峪地方相度形勢。察看規模。景皇帝梓宮奉移山陵。先擬暫安在西陵梁格莊行宮。暫安日期。已由欽天監選定。是宣統元年三月十二日。照理皇上自該親往恭送。但是皇上尙在沖齡。銜哀遠出。似非所宜。這件事還請太后旨意。太后道。暫安梁格莊。究不比永遠奉安。那時我去了就是。皇帝太小。不必同行。崇陵動土吉期可曾選定。攝政王先應了一個是。然後回道。動土吉期。已著欽天監於二月十五日以前選擇了。太后道。景皇帝神牌升祔典禮。是不是俟山陵永安奉安後。再事舉行。攝政王道。臣已計算過。梓宮暫安梁格莊。距永遠奉安之期。爲時尙遠。倘必俟永安山陵後。纔行升祔。歲月稽遲。實不足以昭誠敬。現在擬一個通融辦法。先將神牌祔升於奉先殿裏。俟將來永遠奉安禮成之後。再行升祔太廟。景皇帝神牌。已命奉先殿神庫擇吉恭製了。太后道。這麼辦很好。你此回把



陵差委了載洵。載洵年紀太輕。須要囑咐他諸事小心。工程須慎重驗看。經費須核實報銷。知道麼。攝政王應了兩個是。太后道。我問你一句話。袁世凱近來作事如何。有人說他心懷巨測。你也有所聞見麼。攝政王道。袁世凱胆大妄爲。心術很不大正大。太后道。心術不正的人。須早早防他一步。攝政王應了兩個是。見太后沒甚分付了。纔退出宮來。并不回邸。徑赴軍機處。見各大軍機均已退值。僅有幾個章京。還在那裏伺候。攝政王隨命貼身太了。把慈禧太后留中的各奏摺取來閱看。一時取到。翻閱了幾個。沒甚要領。忽見一個是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袁世凱奏請聯美的密摺。不禁聚精會神。一行一行瞧去。只見上面說的是。今專使抵美之日。星輅蒞止。東鄰氣象。頓然改觀。北美合衆國之邦交。益加親密。美國大總統復招我專使。告以擬派遣大使使駐中華。確認我爲完全自由之國。尊重我有完全自主之權。美國先提倡此議。各國當無不遵守之。此實假我以圖強之機也。凡稍識時務者。莫不慶外交之發達。喜前途之有望。在我斷無拒絕之理。且美國當庚子之亂。對於各國。宣布保我主權。而不得利我土地。及日俄戰爭。又通告各國尊重我主權。限定戰鬪區域。前月。日美互換照會。仍多方援助。美之爲我謀者。亦可謂力顧大局矣。茲復擬派遣大使。宣示各國。認我爲大國。尊我有完全自主之權。我若拒而不受。或受而不答。是自以爲非大國也。是自認爲無完全自主之權也。五洲士庶。其謂我何。如遣派大使。有宜先考究者四端。一曰權限。近世之通例。大使權限與公使無異。所頒勅書。均請旨遵行。商承外務部辦理。即特派專辦一

事之權。權大使亦須請旨批准。從無專擅之例。一曰禮節。大使呈遞國書。應以一等官用列車迎之。中國已以黃綉轎待公使矣。大使雖得招宴國君。然許赴與否。仍由國君自定。國君須派員答拜大使。此等禮節。無傷國體。一曰使才。中國歷任使節。多非專門。近來陸續遴選人才。漸趨一軌。大使責任較重。選擇尤不可不精。必須心地純正。優於中外學問。又閱歷較富。職望較崇。明白中外大勢。諳熟本國之政治習尚者。方爲合格。一曰經費。各出使經費。近年尙有貯蓄。將來實行加稅。收入增多。如先遣駐美大使。每年不過增費四五萬金。將來陸續派遣日英法德俄五國。常年經費。僅須用三十萬金內外。現存經費。大約可敷。至大使館建造費。當另籌之等語。原來庚子拳亂賠款。北美合衆國持親善主義。決議減收退還。駐美欽使伍廷芳報告美外部詢問該款退還後如何使用。如何接收。應否分期遞減。於是袁世凱奏請特簡唐紹儀爲專使。致謝美國。唐紹儀到了美國。公事貌畢之後。往謁新選大總統塔虎脫。塔氏道。此回專使來美致謝。具見盛情。且另有一番美意。我美全國人民爲之感動。所可喜者。中美邦交。當由此益加親密。且現任大總統對待中國的政策。與余同一宗旨。所望中國力求治理。數十年後。成爲全球最強之國。美國自當盡力協助。倘有謀不利於中國之舉。余當設法阻止。以助中國之發達。余以明年三月接任。政策注重外交。中國所派的公使。較各國尤爲重要。余意擬彼此改派大使。未審貴國意見如何。唐紹儀立即電告外務部。袁世凱於是密建聯美之策。乘間獨對。痛陳外交情狀。慈禧太后甚聽其議。這件事軍機各大

臣除慶親王外。都不曾知道。攝政王本也。畧有所風聞。所以奉到太后面諭。立刻就詢密摺。果見此種國家大事。竟不與樞密商酌。其大胆妄爲。目無同列。可見。當下攝政王手執硃筆。正欲擬旨。忽太監遞上一個奏摺來。揭開臨時。却是袁世凱因現患足疾。請假十日的事。攝政王笑道。巧極了。遂用硃筆書了一道旨意道。

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袁世凱。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極之後。復與殊賞。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着卽開缺。回籍養病。以示朝廷體恤之意。差此。

這一道旨意發出之後。便降旨命那相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命梁敦彥署理外務部尙書。似此疾雷勁雨。任你一世之雄也。難先期防備。袁世凱究竟加人一等。接到此旨。毫無恚怒狀態。入朝謝了恩。立刻攜眷南行。回到河南故里。關別墅於彰德府北門外。滙上村。蒔花種竹。疊石澹池。題額叫養壽園。嘗同二三知己。酌酒賦詩。逍遙其間。世凱自題別號叫容菴。其詩是

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象新。牆外太行橫若障。門前洹水喜爲鄰。風烟萬里蒼茫繞。波浪千層激盪頻。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早浣帝京塵。

背郭園成別有天。盤殮尊酒共羣賢。移山繞岸遮苔徑。汲水盈池放釣船。滿院蒔花媚風日。十年樹木拂雲烟。勸君莫負春光好。帶醉樓頭抱月眠。

連天雨雪玉蘭開。瓊樹瑤林掩翠苔。數點飛鴻迷處所。一行獵馬疾蹄來。袁安蹤跡流風渺。裴度心期忍事灰。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隨野鶴去尋梅。

人生難得到仙洲。咫尺桃源任我求。白首論交想鮑叔。赤松未遇愧留侯。遠天風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幾派流。日暮浮雲莫君問。願聞強飯侶初不。

昨夜聽春雨。披簑踏翠苔。人來花已謝。借問爲誰開。  
樓小能容膝。檐高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番覺太行低。

世凱又嘗同乃兄世廉。弄小舟聽鶯觀魚。世廉披簑垂綸。世凱持篙立船尾。故爲淡泊自甘不求聞達的態。其實沉機觀變。沒一刻忘情政海呢。暫時按下。却說軍機處自退出了袁公。便少了個攬權喜事之人。氣象頓時變爲沉寂。因爲領袖大臣奔動。上了年紀。不喜多事。世績素性好靜不好動。張之洞少了袁公個好伴儻。便不能够奮發有爲。鹿傳霖素來是看風使帆慣了的。大衆既多沉靜。自己也未便多言。那桐是新進晚輩。更不敢越分妄爲。所以這年年底。政府中竟無新奇事跡可紀。次年就是宣統元年己酉歲。纔開得新年。就有御史謝遠涵奏參郵傳部尙書陳璧虛糜國帑徇私納賄等款。內有陳璧於訂借洋款。祕密分潤。開設糧行。公行賄賂等語。監國攝政王立派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孫那兩相不敢怠慢。便就不動聲色。按款密查。不多幾日。早已查明覆奏。大旨說是陳璧於訂借洋款。祕密分潤。開設糧

行。公行賄賂各節。雖屬噴有煩言。究未指有確據。惟開支用款。頗多糜費。前後所調各員。不免冒濫等一派。都是出脫的話。監國大怒。立降上諭道。方今時事艱難。該尙書責任綦重。自應整躬率屬。於用人理財力求實際。現據查明各節。實屬有負委任。郵傳部尙書陳璧著交部嚴加議處。郵傳部員外郎金恭壽。候補小京官王守爵。卑鄙委瑣。迹近營私。均著卽行革職。民政部員外郎丁惟忠。以曾經被參。奉旨撤差人員。未至數年。復臥今職。較前尤招物議。著卽行革職。永不敘用。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過不到兩日。吏部議覆上來。請將陳璧卽行革職。監國准奏。旋命徐世昌補授郵傳部尙書。此時監國攝政王勳精圖治。每日朝晨五時。卽進養心殿。批閱章奏。無論是否緊要。總要從頭至尾。瞧完卷纔歇。八時。召見樞臣。並京外臣工。還苦日不暇給。諭令內監奏事處。每日將本日所進章奏。送至公所。以便隨時詳細批閱。又因前在軍器任內。素知各省與軍機處往來電報。皆關機密要政。特諭每日調取軍機處全份電報。詳細瀏覽。倘有未臻妥善之處。次日。軍機入值時。必再三垂詢。指示辦法。這日。召見軍機。商議了好些要政。先與軍機大臣談論用人的事。監國道。現在時事艱難。需才佐治。在朝廷原不惜重祿勸士。破格用人。奈京外各衙門。近來於樓辦要政。奏調人員。請加經費。都未能綜覈名實。有以微員而膺不次之擢。也有以一人而兼多處之差。究竟所薦的未必皆奇特之士。所用的實不免奔競之人。近年新設衙門。新建省分。往往多坐此弊。冒濫虛糜。真是惡習。你們想想可有甚好法子。可以除掉此弊。奕劻道。此種惡習。一時斷

難革除盡淨。挽救之法。只有着各部院堂官。各省督撫。嗣後需用人員。不論是奏調。是咨調。均先由吏部切實考核。官階履歷。件件相符。再准發往。那兼差支薪的事。也責由該管長官。切實裁汰。各衙門官員薪費。並着核實釐定。不准漫無限制。如果實心辦去。未始不可挽救一二。監國點頭嘉許。隨命擬旨實行。張之洞奏道。修訂法律大臣奏呈的刑案草案。當經憲政編查館分咨內外各衙門討論參考。現在學部及直隸兩廣安徽各督撫。先後奏請將中國舊律與新律詳慎互校。再行妥訂。也經奉旨令修律大臣會同法部詳慎斟酌。修改刪併。奏明辦理。但是上年所頒立憲籌備事宜。新刑律限於本年核定。來年頒布。事關憲政。似不容稍事緩圖。懇旨催促修律大臣會同法部迅速前旨。尅日修妥進呈。監國道。此事我已再四思維。中國素重綱常。故於干犯名義之條。立法特爲嚴重。現在寰海大通。國際每多交涉。原不宜墨守故常。但祇可採彼所長。益我所短。若將數千年聖帝明王兢兢保守的倫常大義。悉數棄掉。那就與修律本旨離的太遠了。張之洞應了個兩是。隨擬上諭稿進呈。監國覽過。也就鈐軍發出。衆軍機大臣都各簽了名。看官。願布上諭。須由攝政王鈐章。軍機大臣簽名。這是監國以來的新例。監國又命擬旨宣示朝廷。一定實行預備立憲。軍機大臣退值之後。監國傳諭召見籌辦海軍王大臣。一時召人。却是善着載澤。鐵良。薩鎮冰四個。各按儀注見過禮。先詢問了幾句籌備情形。由薩鎮冰一個兒回奏。監國頗爲嘉許。隨面諭道。重興海軍。重在寬籌的款。經費既定。其餘各事。均可依次設置。其中以常年經費。尤爲要著。汝於海

軍上閱歷素深。且於南北洋一切情形。尤爲熟習。究竟各省水師與現議海軍。如何通併。也應預定。俾將來成立起海軍。始基來。得免疏虞。務當與肅親王等悉心籌畫。據實奏聞。別負朝廷的倚。籌辦海軍大臣退後。卽召見各部尙待。面諭農工商部尙書道。各省現設的農務局及農官等。必與農民時相接洽。纔能研究地質土宜。以及種植培養灌溉各法。逐漸改良。於農業前途。始得實收效果。那麼農務人員。務以樸實爲主。絕不容有官場習氣。要有了官場習氣。小民畏避他都不暇。如何還能够求農事進步呢。嗣後各省農官。如有犯以上情弊的。卽當嚴加懲處。又諭外務部尙書道。近來辦理外交人員。每以易叢民怨爲慮。但果能不損主權。何來訾議。倘一味將就了事。就是百姓不說什麼。遺禍也很不小。召對完畢。天已近午。監國方纔命駕回邸。賢王當國。萬象維新。朝野臣民。無不額手稱慶。偏偏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強項總督。謬言驚世。飛電痛陳立憲利弊。並以一官相折。你臣是誰。原來却是陝甘總督升允。監國大怒。立命軍機擬旨道。

前以預備立憲。係奉先朝明諭。朕御極後。復行申諭。內外大小臣工。共體此意。翊贊新猷。毋得摭拾浮言。淆亂聰明。乃陝甘總督升允。前奏請來京面陳事宜。當經電諭。儘可由摺電奏。陳原以新政繁鉅。不厭詳求。內外大臣。如有所見。不妨隨時條陳。以資採擇。茲據該督奏陳立憲利弊。并卽懇請開缺。迹近負氣殊屬非是。本應予以嚴懲。姑念該員外任封圻。尙無大過。著照所請卽行開缺。欽此。

時宣統元年五月初六日也。到了五月廿八日。又特定皇帝自爲海陸軍大元帥之制。特降硃諭道。

前經憲政編查館奏定憲法大綱。內載統率陸海軍之權。操之自上等語。已奉先朝諭旨頒行。朕今欽遵遺訓。茲特明白宣示。即依憲法大綱內所載。朕爲大清帝國統率陸海軍大元帥。并敬符我太祖太宗肇基鴻業親總六師之制。以振我軍人尙武圖強之心。并著先行專設軍諮處。贊佐朕躬。通籌全國陸海各軍事宜。即著貝勒毓朗管理軍諮處事務。惟朕現在冲齡典學之時。尙未親裁大政。所有朕躬親任大清帝國統率陸海軍大元帥之一切權任事宜。於未親政以前。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以合憲法。至一切應如何定擬籌辦事宜。即著軍諮處隨時妥酌奏請施行。將此通諭臣民知之。欽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謀建共和汪兆銘行刺

請開國會孫洪伊上書

話說這一年新舊政務。忙亂異常。孝欽后。德宗帝。梓宮兩次奉安。神牌兩次升祔。此外新政中如籌備海陸軍。派遣載洵薩鎮冰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旋至歐洲各國考察海軍。頒行資政院章程。各省諮議局開議。降諭詰誠議員及各督撫。江蘇創辦南洋勸業會。特派張人駿爲會長。頒行清理財政處各項章程。定出了憂人員。無論滿漢。一律離任守制的新章。申諭禁烟辦法。欽准地方自治。又命載振往日本。戴鴻慈往俄國。答謝派遣專使來送梓宮的盛意。在外交上。新訂的條款。就是與日本交涉的五大案。日本



在東三省地方。因安奉鐵路改築的事情。自由行動。交涉幾至決裂。經外務部費盡心機。纔并吉長借款契約等五大案。一齊議結。又有兩起查辦案子。一起是查辦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海寰。爲失察局員李德順營私舞弊。開去差使。一起是查辦直隸總督端方。爲恭送孝欽后梓宮當兒。令人在隆裕皇太后行宮外攝影。恣意任性。不知大體。下部議革職。那大員裏頭。却又彫擢了張之洞孫家鼎兩位。都各贈官賜諡。備極榮哀。一年易過。又是新春。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歲次庚戌。不意正月裏就出了兩件大亂子。盛國異常憂悶。一件是廣東新軍與巡警交閩。革命黨乘機起事事情。先是新軍二標與警兵口角起釁。繼因統帶官不准放假。一標營兵首先鬧開。統帶官劉雨沛唬得躲避了開去。警兵見統帶逃走。膽子更大。鬧得更爲利害。革命黨倪典就乘機煽惑各員。希圖起事。當衆昌言。不如下一個根本解決的爽快辦法。推翻滿清。一勞永逸。防軍得了信。立時挾槍馳至。開槍轟擊。戰鬪多時。新軍大受夷傷。彼格斃二十八名。捕獲正法十一名。先後捕去黨人四十餘名。官軍方面也傷掉一標一營隊官胡思深。二營隊官宋殿魁。二標二營隊官李錚來。并軍士多名。這一次革命。又遭失敗。一件是川兵入藏。達賴喇嘛遁入了印度去。當下監國與衆軍機大臣商議了一會子。命擬旨把廣東新軍各官分別斥革懲辦。一面降旨革去西藏達賴喇嘛名號。其辭道。

西藏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業汪曲却勒朗結。夙荷先朝恩遇。至優極渥。該達賴具有

天良。應如何虔修經典。恪守前規。以期傳衍黃教。乃自執掌商上事務以來。驕奢淫佚。暴戾恣睢。爲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爲。擅違朝命。濫用藏衆。輕起釁端。光緒三十年六月間。乘亂潛逃。經駐藏大臣以該達賴聲名狼藉。據實糾參。奉旨暫行革去名號。迨達賴行抵庫倫。折回西甯。朝廷念其遠道馳驅。冀其自新。改飭由地方官隨時存問照料。前年來京展覲。賜加封號。錫賚駢藩。並於起程回藏時。派員護送。該達賴雖沿途逗遛。需索騷擾。無不量予優容。曲示體恤。寬既住而策將來。用意至爲深厚。此次川兵入藏。專爲彈壓地方。保護開埠。藏人本無庸疑慮。詎該達賴回藏後。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誣詆大臣。停止供給。疊經剴切開導。置若罔聞。前據聯豫等電奏。川兵甫抵拉薩。該達賴未經報明。卽於正月初三日夜內潛出。不知何往。當經諭令該大臣設法追回。妥爲安置。迄今尙無下落。掌理教務。何可迭次擅離。且查該達賴反覆狡詐。自外生成。實屬上負國恩。下辜衆望。不足爲各呼圖克圖之領袖。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齊察汪曲却勒朗結。著卽革去達賴喇嘛名號。以示懲處。嗣後無論逃往何處。及是否回藏。均視與齊民無異。並著駐藏大臣迅卽訪尋靈異幼子數人。繕寫名籤。照案入於金瓶。掣定作爲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奏請施恩。俾克傳經延世。以重教務。朝廷彰喜輝惡。一秉大公。凡爾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諭之後。其合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負朕綏靖邊疆維持黃教之至意。欽此。

這兩件事情。方纔辦妥。山西湖南兩省的警報又至。山西是交城文水兩縣人民爲了禁烟的事暴動。湖南是長沙饑民爲了米貴的事暴動。焚毀巡撫衙門及教堂學堂。山西爲的是黑飯。湖南爲的是白飯。都不過是口腹細故。監國覽過電奏。分別降旨辦訖。兩處官吏。都受了很大的處分。在監國辦理庶政。總算憂勤惕厲。對得過國家。對得過人民。不意國民中偏還有人跟他大大不答應。定要把他置諸死地。此人姓汪。名兆銘。字精衛。是革命黨中著名人物。謀建共和。志存暗殺。攜帶炸彈來京。想把攝政王炸爲齏粉。借這一炸之威。驚醒國人立憲迷夢。機事不密。彼官吏拿捕了去。這汪精衛真也利害。到了法庭。侃侃直供。一字不諱。究竟預備立憲時代。似這麼政治重犯。祇判了個永遠監禁之罪。人民救國。志願偏是不同。方法也偏是不同。有用暗殺革命等激烈手段的。也有用伏關上書等穩健手段的。不能說用激烈手段是救國。用穩健手段便不是救國。此話從何說起。原來直隸各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上年冬季。已經聯名上書。請願速開國會。彼時監國諭以俟將來九年預備業已完全。國民教育普及。然後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孫洪伊因請願未成。未肯就此罷手。馳書各省。再事進行。到了此刻。聯合了各省旗籍各代表。爲第二次的請願。其辭道。

竊上年冬間。某等伏關上書。籲請速開國會。蒙溫旨慰諭敦勉。跪讀之下。感激涕零。某等同具天良。苟時勢尙可支持。救國尙有他策。亦安忍瀆於陳君父之前。致重貽宵旰之累。惟是細釋朝旨。於憲政期

於必立。國會期在必開。其所以審慎圖維者。實因籌備之未完全。國民程度之未劃一。且謂資政院可爲國會之基礎。故仍期以九年。然某等之所以謂國會不可不即開者。亦正因籌備之不完全。國民程度之不齊一。資政院之性質。尙未明瞭耳。今謹將其理由。爲我皇上縷陳之。一曰欲憲政籌備之完全。不可不即開國會也。夫有國會然後可以舉行憲政。無國會則所謂籌備皆空言。此言驟聞之。似近於激。然證以近兩年來之政治。實不爲誣。內而各部。外而各省。其籌備憲政。大率真誠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觀其報告。燦若春華。按其實際。渺如風影。兩年之情形如此。推之九年可知。所以然者。因無國會以立於其旁。則人民與官僚聲氣隔闕。其始也。則行政官不能借重全國人之研究。以決定其施政方針。其繼也。則因無國會以編訂法律法規。一切政治無所遵守。其終也。因無國會以爲法律上之糾問。則行政官所負之責任。究屬有名而無實。有始而無終。夫朝廷之所以三令五申。皆促籌備憲政者。豈非出於治國安民之至誠。若如今日官僚之奉行不力。則國家因籌備憲政。而較之前日財力更困。元氣更傷。是吾國日日言籌備。而憲政之利未收。害已先著也。且考各國憲政之成立。惟英國由於自然之發達。其餘各國。大率模倣英國。並無所謂籌備之時期。而不聞各國以此致敗者。良由立憲制度。首重機關完備。去其一而取其一。則運用不靈。反以取禍。惟模倣其全體。則有百利而無一害。人之幾經參酌而後得者。而吾國可以頃刻吸收之。稍涉游移。卽危國本。夫吾國今日爲憲政萌芽時代。卽今國會

組織未盡適宜。亦應屬有之情實。而國會一日不成立。即籌備一日不完全。此必然之勢。然則吾國惟其欲籌備憲政。亦當速開國會也。

一曰欲國民程度之劃一。不可不即開國會也。夫國會者。所以演進國民之程度。若不開國會。即人民程度永無增進之日。今以歐美人民之程度。衡吾國民。誠見其不及。若以吾民之程度。參與吾之國會。何遽見其低。夫一國各有特別之歷史政治風化。即各有其肆應之能力。既不能強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以揚人。且國會制度者。非盡人而參與國政之謂也。世界無行普通選舉之國家。必有限制之資格。吾國資政院諮議局之選舉。即係此種限制制度也。於千萬人民中。擇其少數有程度者。畀以選舉權。又於千百人民中。擇其少數有程度者。畀以被選權。國家既限制之於前。而猶謂其程度不足。是矛盾其法令也。況國會將來被選之議員。其大半必係有官職有資望者。並非純係齊民。不過因其為人民所選出。而混稱之。曰人民而已。例如現在各省諮議局之議員。以在籍之職員為最多。其在本籍為士紳為人民。在他省即為官吏。前既受朝廷之錄用。後更邀鄉議之推舉。其程度豈反遜於泛泛之官吏乎。其次則以其有新智識者為多。此種人才。朝廷近來亦常破格錄用。各部院各新政衙署。無不紛紛調用。委以重權。豈一旦置之國會中。即慮其程度之不足耶。故以議員概視為人民。因人民程度不及。而并謂議員程度不足者。吾儕小人。不樂聞也。至各全體議員中。雖不無少數之濫竽。然憲政者

多數取決之政治也。少數人程度不足。於事何傷。卽如全國官吏。又豈能人人稱職乎。夫專制國之人才。專投身於官吏。立憲國之人才。則分布於朝野。歐美各國。無不如此。若以專制國衡鑒人才之法。施之於立憲國。則所失多矣。且求智識程度之劃一者。爲多數國民言之。其收效在於二十年後之教育。求智識程度之較高者。爲少數國民言之。其發端在於現在之政治。竊謂中國亟宜擇民間之優秀者。許其參政。其多數之國民。一面普及之以教育。一面陶鎔之以政治。庶幾並行而不悖。若坐待人民程度之劃一。而始開國會。是無其時。然則吾國今日。惟其欲培養國民之程度。亦當速開國會也。

一曰資政院不能代國會之用也。夫資政院爲上下兩院之基礎。近於各國一院之制。然細察其性質。又與國會迥殊。君主不負責任。爲立憲齊擁戴元首之良法。而資政院與大臣有爭執時。則恭候舉裁。道仍以君主當責任之衝。而大臣逸出於責任以外。行政官不兼議員。亦立憲國之良法。而資政院議員。則有各部院司員。是仍爲行政立法混合之機關。況總裁副總裁。較之議員品秩特崇。尤與行政院之堂屬無殊。夫國家頒一法令。立一機關。先視其組織之若何。權限之若何。而後效力因之而生差異。今資政院之組織與權限。皆不相融洽。既不利於人民。復不利於官吏。竊恐開院後。將釀成朝野兩派之衝突。行政官吏無所適從。冰霜所兆。識者憂之。故朝廷既欲實行立憲。必自罷資政院而開國會始。按以上所陳各節。實與去年冬間所頒之諭旨。精神隱合。想在聖明洞鑒之中。抑某等更有請者。方

今國中輿論混淆。多有不悉朝廷殷圖治之苦衷。而懷缺望。或爭路爭礦。或拒借外款。或攻擊官僚。亦恒有走於狂熱昧於事實之弊。甚或主特輿論者。亦以徧激挑撥之慣技。邀譽於社會。而社會靡然從風。而涵濡於澆漓之輿論中。而不能自拔。衆喙爭鳴。公理湮晦。不獨朝廷焚其聽視。卽士大夫亦幾不敢與聞國事。危象至此。亦由於無國會以統一輿論訓練輿論之故也。蓋專制國無人民參與政治之機關。故輿論散布於社會。立憲國有之。故輿論匯歸於國會。輿論散布於社會。故無統一無訓練。其是非淆亂宜也。輿論匯歸於國會。則主持輿論者。事事受法律之節制。有一定之軌線。是以定國家之大計。供政府之採納。至如國會以外之人民。因有國會聳立於國中。有百千議員參與國政。有確定之責任內閣。彼自不能橫倡浮議。鼓動風波。觀各國當未立憲之時。輿論披猖。既立憲之後。民安。職守。即可知此會中之妙用。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者。因盛世無可議之由。若國會既開。庶人亦可不議。因有議員代表庶人議政也。吾國近來當道見國中民氣稍激。深恐開國會之後。人民據有機關。更難遏抑。此種謬見。恰與世界治理相反。夫英法兩國。前日人民要求立憲之時。革命大起。歲無甯日。日本人民當明治初年。亦屢次幾成革命。今日英法日本之人民。其皆各守法令。各盡職務。何也。國體已定。民心已安。亂機無由生耳。倘吾國能步趨各國之成規。急以國會範圍民心。則國家安榮。翹起可待。萬一再因循不決。則民情日鬱。恐日後雖欲定立憲二字。收拾民心。已無及矣。某等觀近今來各省兵變民

變之事。至十數起。天下騷然。遇事發難。雖一時暫歸於撲滅。終有變而走險之時。朝廷若無雷霆之舉。動以昭蘇薄海之生機。恐人心一去。不復回國運已傾而莫挽。大勢滔滔。何堪設想。近來人民竊竊私議。課吾國歷代傾覆之危機。與世界各國滅亡之原因。吾國今日。皆已備具。恐國事從此已矣。某等驟聆之。痛恨此種不祥之言。而一轉念間。神魂又未免爲所攪亂。覺前途一切之慘豫。時懸懸於夢寐中。故今日不得不妄陳聖聽。伏願我皇上念祖宗付託之重。體先帝求治之懷。祛屏浮言。從速頒佈國會之詔。以國家之安危。與四萬萬人共之。則某等雖冒犯忌諱。身膏斧鉞。亦所甘心。國家幸甚。宗祖幸甚。暨國覽過之後。也頗動容。因事情重大。隨批交會議政務處會議。五月十八這一日。各大臣齊集會議政務處。先由軍機大臣那桐開言道。今兒是議請願國會的事情。須將摺子請諸公一閱。衆人都應了一遍。是候了計久。却並不見有摺子取出。一時慶王奕劻駕到。衆人迎着。奕劻一進門。就道。我來遲了一步。你們會議得怎麼樣了。那桐道。本該請諸公閱摺子。因王爺沒有到。未曾交出。奕劻卽命將摺子交閱。傳閱未半。奕劻道。我家裏有事。要先走一步。此事該如何辦理。且俟衆位議過了。再覆奏罷。衆人都應了一遍。是奕劻纔待動身。忽見一人越衆而出道。王爺且慢。章京還有話告稟。奕劻住了脚。聽見這發言的。乃是新派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的吳侍郎吳郁生。隨道。侍郎有何見教。吳郁生道。立憲之舉。原是朝廷曠蕩洪恩。國會該早開。該遲開。上頭自有權衡。豈容臣民妄瀆。所以章京已把諭旨稿底擬就。呈請王爺



示下說着。就靴統裏摸出張字兒來。奕劻也不用手來接。笑道。大見很不錯。請交給肅王爺等斟酌。就是。恕我家裏有事。不及領教了。說畢。頭也不回。向外去了。吳郁生一個沒意思。兩頰上頓時覺得熱辣辣地。只得把稿底交給肅親王善着。宮人見吳郁生這慄沒眼色。不禁都暗暗好笑。當下善着接來。瞧時。見上寫着

據都察院奏代遞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並直省旗籍各代表等。呈請速開國會一摺。披覽均悉。速開議院一事。上年十二月間。據直隸各省諮議局議員等聯名呈請。已經明白宣諭。俟九年預備完全。國民程度普及。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朝廷慎重圖維之意。無非願我臣民勿驚虛名而墮實效。本年復經憲政編查館奏派委員分赴各省。按照籌備清單。認真考核。並飭各省將籌備事宜應需之款。詳加豫算。本日復面詢各衙門行政大臣。詢謀僉同。皆奏稱按期次第籌備一切。尙未完全等語。朕仰承先朝付託之重。俯念臣民呼籲之殷。夙夜孜孜。深願憲政早日成立。即早紓一日憂勞。亦何所靳於議院耶。惟思國家至重。憲政至繁。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論議院之地位。在憲法中祇爲參預立法之一機關耳。其與議院相輔相成之事。何一不關重要。非盡議院所能參預。而謂議院一開。即足竟全功而臻邦治。古今中外。亦無此理。况以我國幅幘之廣。近今財政之艱。屢值地方偏災兼虞。匪徒滋事。皆於憲政前途。不無阻礙。而朝廷按期責效。並未嘗稍任鬆懈。宵旰急切圖治之心。當爲薄

海臣民所共諒。本年九月卽屆實政院開院之期。業已降旨選定議員。先期集會。如能上下一心。共圖治理。不惟立議院之基礎。兼以養議院之精神。朕贊述前謨。定以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爾等忠愛之心。朕所深悉。惟茲事體大。宜有秩序。宣諭甚明。毋得再行演請。茲特通行諭令知之。欽此。

欲知善者瞧過之後。有何話道。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借外債政府讓亂源

謀革命黨人爭救國

話道善者瞧過之後。不發一語。便把稿底交給各大臣傳閱。各大臣異口同聲。都稱好極。善者却開言道。蔚若。你過來。我跟你商量。吳郁生見善者呼他表字。忙應了一聲。搶步過來。靜候分付。善者指着詢謀。同一句道。此句好宜刪去。今兒的事。並未會詢謀。似乎不能共分此謗。尊意以爲然否。吳郁生連聲是是。接着道。章京鹵莽。一時想不到。虧得王爺提醒了我。隨要筆來把詢謀。會同四個字抹去了。改爲亦皆奏。稱按期次第籌備。一切尙未完全等語。又呈給善者。善者不說什麼。衆大臣又談了一會子天。方纔散去。却說善者自會議政務處坐車回家。回到家裏。見門口歇着好些轎馬。門上奴才上來回道。有客拜王爺。候了許久了。善者道。誰有名帖沒有。門上道。有。說着呈上。却是四張新式洋紙小名片。接來一瞧。原來就道這幾位請願國會的各省代表。縐眉道。我就爲這件事。在會政務處。已經累的很乏。他們偏倒又

找上我來了也罷。且見見再講。隨問在那兒。門上道：在東偏廳。善着聽了。衣裳也不換。徑向東偏廳來。一個太監先進去關照王爺到。四位代表聽了。連忙肅容起立。恪恭伺候。此時善着已經跨進門檻。四代表趕忙搶步行禮。善着還禮相見。見畢之後。各自歸坐。四代表正要還他蓮花妙舌。忽見善着除下大帽。向案上一擲。提起嗓子。高唱起先帝。爺曰帝城來。四代表相顧詫愕。善着笑道：諸位不要這麼。咱們都是好朋友。你們也不說是代表。我也不說是王爺。橫豎咱們樂一晌兒就得了。說畢又唱起來。四位代表沒法可想。只得坐了一回。告辭自去。到了二十一日。召見奏覆。衆大臣同聲奏稱籌備尚未完全。監國命軍機擬稿。吳郁生早有夙稿。立刻呈上。監國聽閱一過。隨取硃筆。在爲治亂安危所繫下底。添上十個字。是壯往則有侮。慮深則獲全。這一道旨意一頒布。各省人民人人的失望。有續派代表進京。作第三次請願的。有電請代表留京堅請的。各監督及資政院也奏請欽頒憲法。組織內閣。速開國會。監國知道人心傾向立憲。熱度已達極點。於是降旨命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並將官制先行釐訂。預即組織內閣。編訂憲法。旋派溥倫載澤充纂擬憲法大臣。一面命各省代表即日散歸。偏東三省代表還不肯退。日至各軍機王大臣家。痛哭請願。忍飢忍餓。百折不回。奕劻等幾位老軍機。竟被他們擾得沒奈何。只得請旨命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將東三省要求速開國會代表。送回原籍。並令各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這都是後話。這一年朝廷新政。除縮改立憲預備年限外。不過是頒行現行刑律。頒行弊制則

例。以庫平銀七錢二分爲圓。是主幣。圓角分釐。各以十進。永爲定例。又令內外文武滿漢諸臣陳奏事件。一律稱臣。裁去奉天巡撫缺。添各省交涉使。改四川鹽茶道爲鹽運使。並設奉天鹽運使。改籌辦海軍處爲海軍部。以載洵爲海軍大臣。譚學衡爲副大臣。裁撤陸軍部尙書侍郎等缺。改組陸軍大臣副大臣各一員。以蔭昌爲陸軍大臣。壽勳爲副大臣。裁撤近畿督練公所。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直接管轄等幾樁大政。此外如英皇加冕。派遣載振爲專使。前往倫敦祝賀。諭飭各督撫慎選牧令。諭飭各部院堂官各省督撫。嚴治貪官污吏。並飭貴戚及內外大臣。敦品勵行。整躬率屬等。或有爲而言。或有感而發。都不過是尋常政務。最奇怪不過。是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原是商辦公司公舉的總理。却因他發電軍機處。痛詆郵傳部侍郎盛宣懷。降旨革職。並不准干預路事。商舖用人。却要朝廷橫來管帳。還有一件。是資政院奏劾軍機大臣。命毋庸議。將團體會議的事。與御史單銜上奏之事。等量齊觀。至於山東萊陽海陽縣人民爲了抵抗苛稅暴動。四川定鄉兵變。竄陷雲南中甸。雲南大姚縣人民暴動。縣城失守。等幾樁亂事。官軍一到。立刻勦平。軍可置諸不議之列。話雖如此。這一年總算平安過去。一過臘月。可就是宣統三年了。新年元旦。盛國攝政照例到隆裕太后宮中叩賀新禧。賀畢出宮御殿。躬受滿漢文武諸臣朝賀。趨踰廳拜。誠敬番皇。一派昇平景象。看官。大清朝自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到今。歷朝皇帝。坐在這載殿上。躬受羣臣元旦朝賀。已經二百六十八次了。這日循例朝賀。也別無新奇事跡可紀。上半個月。

各衙都還封印。停辦公事。所以奏章稀少。監國很是清閒。一到下半月。可就不能自在了。第一樁棘手事情。就是辦理英兵佔踞片馬的事。此事的起源。是爲中英滇緬界務。久未解決。上年秋間。英國突然派兵進駐片馬。雲貴總督及雲南紳民。屢請力爭。監國遂諭外務部。命駐英使臣劉玉麟。趕快與英政府交涉。又申諭各省停止刑訊。二三兩個月。朝廷奮發有爲。辦理了幾樁可驚政治。四川省的德格春科高日三個土司。均令改土歸流。特設邊北道登發府等官。並改巴塘打箭爐爲巴安康定二府。特設一個康安道。裁撤駐藏幫辦大臣。改設左右參贊。這還是小事。二月盡頭。郵傳部尙書盛宣懷。奏借日本正金銀行款。日錢一千萬元。訂立合同。三月中旬。度支部尙書載澤。又奏借英德法美四國銀行款一千萬鎊。加增人民擔負。按照資院院章。雖該交院會議。但是事關國家財政。朝廷自有權衡。天王聖明。政府萬能。渺小議員。也何敢妄行請議。所以彼時雖有一二沒眼色的大臣。密請交院議奏。監國一笑置之。毫不在意。不意三月初十這一天。廣東忽然來一電報。奏稱廣州將軍孚琦。因至城外瞧飛艇。被革命黨溫生財刺斃。舉朝震駭。知道革命黨在廣東地方。勢力很是不小。連夜召集軍機會議。一會子。立電粵督張鳴岐。叫他嚴爲防備。原來革命黨自丙午年在日本東京組織同盟會之後。聲勢驟增。各省各埠以及南洋各島。海外各邦。凡是華人足跡所遭之地。無不立有同盟會支部。黃興兩次大舉。一回是欽州。一回是河口。都因預備未周。遭了失敗。宣統二年正月廣州之役。又敗。黨人譚人鳳。李肇甫。居正。張懋龍。宋教仁等大會於

日本東京同盟會本部，商議整頓事宜。宋教仁對於革命大舉方略，主張革命地點，該居中不該偏僻。革命時期，該縮短不該延長，曠爭地域，該狹小不該擴大。深究國中形勢，洞悉用兵精微。一夕話說得衆黨員同聲贊可，歡呼如雷。於是譚人鳳身赴香港，要會見黃興趙聲，告訴他宋教仁的計畫。原來趙聲自那年江南撤差之後，遨遊南北，物色人材，無非爲實行革命之預備。偏遇粵省大吏，慕名來聘，趙聲將計就計，遂又做了粵省新軍標統。就任未久，即有欽廉之亂，大吏飛調趙聲帶兵前往迎敵。趙聲遵令到了那裏，見通祇十餘個革命黨員，其餘聲勢洶湧的，大半是土人，爲了抗捐的事，戕官燬署，驟看去似乎十分利害。趙聲知道事情是不成的，不因欲傷害黨人，趨前撫慰道：諸君，事未可爲，土人之氣易餒，怕不很可靠呢。黨人聞言感動，頓時散去。土黨失所依恃，也各分道竄去。自謂建此大功，必得上官信任，不意奏凱回來，就得友人報信，說有人告發你私通革黨，上頭很起疑，怕就要來查辦了。趙聲一得此信，連夜乘輪到香港，跳出了虎穴龍潭。大吏見他棄職潛逃，私通革黨之事更確。於是懸紅五萬金，密派偵探嚴緝。到底何嘗緝着。當下譚人鳳到了香港，會見黃興趙聲，說出宋教仁的計畫。黃興跌足道：可惜來遲了一步。此間已經準備再舉攻省城，如何好臨時變呢。譚人鳳道：本來想是從長計較，既輕決定了，那就不必說了。現在辦得怎麼樣了。黃興道：各地同志，我已發信去知照，一俟到齊，即定期大舉。譚人鳳道：那麼居宋兩君，也該趕快去知照他。現在居正已回武昌，宋教仁也到了上海，民立報去，黃興纔待回答。倘見一人

大笑而入道。好了。石屏到了。又多一個幫手了。（譚人鳳號石屏）譚人鳳回頭見進來的正是老同志林文林廣塵。同志相見。握手詢問。喜溢眉宇。譚人鳳道。廣塵德望。爲三林第一。福建同志。無不聽他的指揮。此番大事。閩省同志。只要叫他寫信去。林文笑道。不勞石屏費心。我早已發了好多封信了。彼此詢問了一回別後情形。趙聲道。故人相見。不可不痛飲一醉。白坐着很沉悶。於是四人同步出外。纔走得三五步。就聽背後有人道。那不是石屏麼。幾時到的。四人住步回頭。見這招呼的是個獨臂少年。原來此人姓喻。名倍倫。字雲紀。四川資州人氏。係出世家。聰穎絕代。十餘齡即通羣經大略。學爲聲律對偶之文。輒有驚人奇句。老師宿儒。無不嘖嘖稱道。他偏厭惡科舉。輒欲把帖括棄擲。年十七。來日本留學。入中學普通科。三年畢業優等。該入千葉專門醫藥學校。得補着官費。此時留學界嶽奇磊落之士。雲合霧集。爭先簽名入同盟會。喻倍倫名隸暗殺部。所以肄業醫藥。專心研製炸彈。彼時革命黨中。著名製造炸彈專家。要算着黃復嘉。復嘉的炸彈。從梁慕光學來。慕光也是一時人傑。惠州失敗後。逃來橫濱。他的炸彈學。自德意志人那裏學來的。喻倍倫因製造不慎。藥品爆發。負創昏絕數日。在醫院中臥了一月開來。方纔痊愈。但是一條臂膊。就此殘廢了。旋因東京市塵幅狹。日警窺伺甚密。練習很是不便。同了復嘉潛居荒山中。精心研究。有時以攝影郵示同志。雖纖簿片楮。爛熳飛騰。現出星電噴射之象。令人目眩神惑。神乎技矣。上年在兆銘黃復嘉北上京師。擬刺監國攝政王。喻倍倫竭力製造。滿擬繼續進行。缺了藥料。於是偕某女

士到日本購藥。等到摒擋就緒。行抵天津。兆銘復嘉都已。被捉將官裏去了。緹騎四出。嚴緝同黨。喻倍倫與某女士。纔登日輪。追捕的已經踵至。船長告訴他這兩個是安分留學生。纔得沒事。到了東京。偏偏東京各新聞。都有汪黃同黨逸東的記載。註日公使疑而大索。查着喻倍倫廢課甚久。很有嫌疑。遂一面扣費除名。一面請日警緝捕。倍倫知道東京站脚不住。於是就走了香港來。當下譚人鳳與喻倍倫彼此招呼。叙談別後情形。趙聲道。咱們館子裏去談罷。於是一行五人。進了一家大餐館。西崽引着。走過第三號餐室。聽得裏面一陣笑聲。却是熟人聲音。趙聲道。誰在這裏。我進去聽一聽。說着。推門而入。隱見他回出來招手道。石屏。進來進來。我跟你介紹兩個朋友。譚人鳳等跟着進去。見裏面共是三個人。兩個都有四十年上下年紀。一個却祇二十多歲。那動靜舉止。瞧去都似工界人。就是趙聲介紹道。這位就是譚石屏先生。三人聽了。就抱拳致敬。表示誠懇。趙聲又向譚人鳳道。此位是黃鶴鳴君。那位是韋雲卿君。又指少年道。這一位是杜鳳書君。都是同志中的實行家。譚人鳳搶步上前。執住黃韋二人的手。發出極懇摯的語言道。吾黨有三君。真是中國前途莫大之幸福。三人一聞此語。直感得滿眶熱淚。幾乎奔突而出。原來這黃鶴鳴。名叫養舉。廣東南海大瀾村人氏。父兄早故。家中祇存個老母。自幼失於教育。性情放縱不羈。在羊城聯泰機器廠學習機器工藝。畢業後終日賦閒。在城中作拷家（即爛崽）過活。辛丑年。星洲機器廠聘他作車匠。他在星洲地方。又學得神打之術。聚徒教授。所入甚豐。除養親之外。祇知縱情花酒。國家



種族。世界太勢等事情。他腦裏頭簡直影踪都沒有。後來交着了益友杜鳳書。經鳳書苦口開導。告訴他中外強弱之理由。滿漢民族之消長。革命爲救國第一善法等種種大義。他聽了如董梁陸醒。頓悟前非。於是盡將神打器具毀去。滌瑕盪垢。竟如餓後的日月。光明燦爛。前後判若兩人了。簽名入革之後。更得同志啟迪。知識愈增。熱誠也愈摯。每逢黨中籌辦要事。他必竭力捐輸。不稍吝惜。這年他在星洲接了黃興的信。躍然起舞道。吾責可盡。吾志可償了。是夕與杜鈺與字鳳書的。密室談心。竟談了一夜。即於次日東裝先返。抵港之後。與同志相得甚歡。辦事精慎勤劬。不知勞瘁。黨人無不欽服。那章雲卿是廣西永淳縣人。年已三十八歲。生平寡言笑。喜怒不形於色。貌僅中人。非久與相處。不知他素懷報國之志也。天性尙武。好馳馬試劍。投軍廣西提督蘇元春帳下。初列先鋒隊。繼擢哨弁。殊爲蘇所器重。蘇提台因罪戍新疆。雲卿攜妻子返里。得聞民族主義之說。頃刻感悟勃然起道。今兒纔知前此是誤入歧途。妄殺同種。真乃罪無可道。不可不趕快立功自贖。於是東裝抵河內。覓知己介紹。投身革命黨。欽州之役。黨軍破防城。攻靈山。雲卿出力最多。鎮南關河口等役。雲卿均衝鋒陷陣。勇武絕倫。黨軍解散之後。留寓在河內。偏值法人搜索黨人。異常緊急。雲卿避地海防。竟被拘入獄。遞解到星嘉坡。又被保皇黨搆陷入獄。被禁七十日。出獄後。即抵暹羅。寓在閱書報社內。上年夏季裏。偕旅遊同志爲雲南之後。中途遇阻。折回暹京盤谷。仍寓在閱書報社。此番接着港中來信。知道即日大舉。遂與同志買舟來港。那少年姓杜。名鈺興。字鳳書。

廣東南海甘蕉鄉人氏。年纔二十四歲。天性闊達。毫無町畦。幼頗嗜學。厄於經濟。只得至香港深水埔船澳。學習機器工藝。十九歲。南渡石叻。藉工藝自活。時於稠人聚談中。得悉中國外交失敗情狀。憤氣填胸。輒不禁握拳透爪。銜血噴沫。欲捨身排外。既而漸讀新書。與各種民族主義報紙。恍悟中國所以致弱之由。而民族主義真理也。貫徹明瞭。於是銳志推倒清政府。光復故物。一面簽名革黨。一面馳書岳家。直白宗旨。求將聘妻善處。函中即有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語。杜鈺興寓在星洲維藝寄廬。聽見同業多半吸食鴉片。知識又很幼稚。於是極力開導。苦口婆心。不厭不倦。首倡不設烟具以祛積弊。廣儲書報以增見聞。衆人感其熱誠。無不樂從。鈺興在荷瓦士機器廠工作時。見該廠規則。有工人凡欲辭工。必先於兩星期前報告。否則難取僱值。很是束縛自由。立與黃養皋磋商。要求廠主革除。幾經挫折。疲神耗費。卒達目的。星洲亞紅亞火油公司新發明一種汗火水罐汽機。荷瓦士廠包辦他的工程。廠主就全委給與杜鈺興。所入雖豐。心志何嘗少變。此番接到香港來信。因黃養皋深諳羊城地勢。派他先回國。佈置一切。未幾接着養皋信。言時機已熟。尅期大舉。鈺興喜得眉飛色舞道。這是我平生之願。漢族男兒所當爲的事情。立即向廠主辭工。束裝回香港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 廣塵留柬招靖菴

#### 意洞回閩糾同志

話說黃興趙聲林文譚人鳳喻倍倫黃養皋章雲卿杜鈺興等八位豪傑。在大餐館中。披肝露膽。暢談一

切。真乃人生極痛快之事。從此之後。各地同志。每日多有到來。次日到的。又有兩位非常之士。一位福建閩縣人。姓林。名覺民。字意洞。自號天外生。年僅二十五歲。生有至性。事親盡孝。姿秉極慧。讀書一覽成誦。美丰儀。意致瀟灑。襟度曠達。終日未嘗有戚容。極喜與童稚嬉戲。又善談諧。苟遇知己。雅謔間作。常致一坐傾倒。十五歲入閩高等學堂。感於時事。倡言革命救國。年十九成婚。伉儷甚篤。踰年舉一子。明慧韻秀。酷肖乃父。覺民嘗向人道。吾妻性癖。好尚與我絕同。天真爛漫。真是奇女子。特著原愛論。闡發男女愛情之真理。刊載於某雜誌。讀者鑿節稱賞。二十歲。以優等卒業。次年赴東留學。入慶應大學文科。專攻哲學。好讀俄文豪託爾斯泰書。兼嫻英德兩國語文。治周秦諸子學尤精。時光緒三十三年也。值國事日急。友朋聚首。相向涕零。覺民獨慷慨言道。國危如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吾輩自命壯士。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累卵之危。庶何挽救。嗟乎。血性男子。甯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衆人聽了。都很起敬。覺民在閩。與陳與燊齊名。人家都稱他做林陳。在日本與林文森尹民同做一廬。情若兄弟。並知名當世。號爲三林。人家稱林文爲大林。覺民爲中林。尹民爲小林。那是論年序齒。並不關乎品學。此番林文接得黃興趙聲來書。知道將圖大舉。於是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意洞回閩謀響應。留方聲洞於東京。代林文爲會長。方聲洞大大不肯答應。向衆人道。諸君不許我同死麼。我縱不才。習醫數載。自信頗不落人後。此回起義。軍醫必不可缺。那麼追隨諸君之後。也有微長可取。且我的志願。也要在槍林彈雨中。爲國授

命現在有了死所。奈何不使我去。況事敗諸君盡死。我能够獨生麼。留我何益。這發話的人。也是黨中著名人物。姓方。名聲洞。字子明。年纔二十六歲。福建侯官人氏。自幼警敏。事父極孝。生得姿貌魁秀。雙眸炯炯。饒有胆畧。果毅多力。在黨中以材勇稱。性堅定。尙奇節。重然諾。見義必爲。臨機輒斷。音聲清朗。當衆辯難。傾動一座。友朋有過。必嚴辭面責。遇人危難疾病。必殷殷護視。立身簡素。鄙遠浮華。自奉極薄。行必徒步。居無求安。飾罕執綺。餐常粗糲。諸友多豪放。見他這麼行爲。都當面非笑他。聲洞道。君等瞧我果然是守錢虜麼。特念勞能習苦。儉可養廉。吾輩志吞滿虜。來日艱難。正未有艾。這會子不自勗勵。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饑勞涉險阻呢。衆始嘆服。十七歲東渡。入成城學校肄業。彼時成城爲中國陸軍學生之普通學養成所。聲洞進了成城。喜不自勝。自信他年必能爲國家樹立。恰值強俄駐師滿洲。邊境騷然。神州鼎沸。東京留學生。憤激已極。遂有義勇隊之組織。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人會決死的。多至五百餘人。聲洞爭先簽名。勤自磨練。願碎身作戰場雄鬼。後經解散。聲洞悲憤欲絕。熱血如沸。逢人便痛論國事。說不是一刀兩斷。顛覆滿政府。以建共和。吾人終無安枕之日。譁者趨之。尋遇母喪。星夜馳歸。伏地號踊。哀動路人。途滯閩。而雄心不死。度革命事業。惟軍界發難。最易收效。於是寤寐不忘學武。欲入福州武備學堂以事不果。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創立閱書報社。十九歲再渡東入成城學校。不意滄桑變速。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了。大爲失望。乃變計入千葉醫學校。堅苦力學。成績絕佳。二十三歲暑假時歸國結婚。夫人極

賢淑。假滿乃挈眷返東。同居千葉。並習醫。翌年舉一子。聲洞雖勤於學。未嘗一日忘國事。此番得着港信。見衆人推己代爲會長。達了素志。所以慷慨陳辭。絕對不肯承認。當下衆人道。不是這麼說。方君學德爲人所瞻仰。雅望夙著。此舉若敗。感動的人必多。留君在此。所以爲種子呢。現在不留一大才的爲種子。真一不幸。全軍覆沒。他日捲土重來。各省豪傑。雲集義旗之下。豈可使我福建無一席之地呢。今日留君。正爲君堪當重任。遂揮涕而別。林文因林尹民還在閩度歲未到。於是留東招之。大林小林。同舟抵港。黃興異常歡喜。口稱無論何事。運籌帷幄。不可無意洞。遂罷福州響應之議。林文道。閩中同志極多。可派意洞回去招募。趙聲大贊此說。林覺民義不容辭。立刻挾資乘船赴閩。到了福州。不及回家。先去投拜好友馮超驥。這馮超驥。字郁莊。初名敬。年二十九歲。先世原是福建郡人氏。徙居侯官。世以武功著稱。超驥狀貌魁梧。軀幹雄偉。腰帶盈圍。目光如電。力能禦奔馬。意略縱橫。神采俊邁。真是將門將種。福州旗民素來橫暴。有經過旗地的。輒遭侮辱。人雖切齒。終以勢力不敵。不敢與較。超驥時年雖幼。聽到此事。忿火填胸。揮拳而起。誓爲報復。一日。見有强悍旗民數人出城。超驥部勒羣兒。趁其不備。一鼓上前。擒住了曳至大澤中。攢毆幾斃。由是奇節俠名。聲聞遐邇。超驥讀書絕慧。善屬文。長篇鉅製。操筆立就。書法奇崛。如其人。十餘歲入邑庠。父老深器重之。會值庚子之亂。國勢岌岌。超驥慨然道。昂藏七尺軀。生此國破家亡之日。要當赴戰場。執銳殺敵。倘能立馬崑崙。揚國威武。固是幸事。不幸玉碎。也是男兒分內之事。何能伊唔作書癡。

寒酸態。坐待外人奴我。自是絕意科舉。弱冠。赴金陵。入南洋水師學堂。習海軍。彼時風氣初開。學生都以高談革命爲識時務。實則於學理時勢。茫然不知。惟爲新潮流所戟刺。一似不談革命卽不算文明似的。超驥大憤。痛責數衆人道。革命乃是誅殘伐罪救民水火的大事。公等果有此志。很該善之於心。待時而動。奈何視同兒戲。把此事祇當作口頭禪呢。這時光。趙聲在陸師學堂肄業。聞到馮超驥之名。亟來拜訪。一見語合。二人遂結爲至友。超驥尋以病旋閩。未及卒業。家况極貧。夫婦同棲破屋中。擁敗絮。食糠豆。甚且終日不舉火。乃竟不以爲憂。嘗向人道。丈夫耻才不如人。貧何足念。宋武帝明太祖豈不是赤手徒步的英雄麼。後偕陳更新字鑄三的。趨閩口長門。入要塞砲術學堂。每試輒哀然高列。與鑄三互相切磋。砥行礪學。夙夜精勤。聲譽益著。去歲同卒業。入都經部試。鑄三列第一。超驥列第四。皆得協軍校。超驥於是就職於閩口砲台。當下林覺民徑投馮宅。超驥出見。執手詢問。親熱異常。纔待坐下密談。家人出報。老爺不好了。超驥融不得有客。性急慌忙的奔了進去。好半天不見動靜。覺民正在不解。見超驥自內奔出。滿頭急的都是汗珠兒。向自己道。意洞。你此番是不是同子明一起來的。覺民道。子明沒有回來。超驥急道。他偏沒有來。可怎麼樣。我們老人家。病勢很利害。子明醫道是極高明的。偏又不在眼前。意洞。你瞧。這件事怎麼辦。林覺民失驚道。真不巧了。超驥道。可真是。不巧呢。家君體氣素弱。此番病勢又凶險。覺民知道他是誤會。隨道。郁莊。我有要事。停會子跟你再談。現在先跟你打聽一個人。你知道鑄三在家裏沒

有超驥道。陳鏞三廣西去了。還是正月動身的呢。覺民道。劉元棟呢。超驥道。聞元棟正在組織民團呢。我因老人家病了。多日沒有出外。覺民道。我且到外面走走再來。說着舉步出外。心下忖道。偏有這麼巧事。郁莊老子病重。眼見得郁莊是不能出門的了。鏞三偏又不在家。咳。似鏞三這麼才幹。此回的事。如何罷得他。原來這陳更新。字鏞三。也是侯官人氏。性極穎慧。讀書敏悟如素習。丰姿英秀。齒白如貝。修眉入畫。目有精光。身輕捷。尤負殊力。善擊劍。精馬術。發槍百不失一。意氣縱橫。雄略過人。嘗自比吳桓王。（孫策）有人向他道。君儀表如此。成固追躡伯符。敗亦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更新大笑。十一歲。入省垣某高等小學肄業。與慮心少若共筆硯。雅相契重。久之遂成刎頸交。慮心諸人。都是閩中傑出之士。聰明早已卓絕。儕輩不意更新年齒雖然最稱。學課倒又駕而上之。試必第一。因此人都舉之爲神童。稍長。讀明季清初歷史。涕泗交集。頓萌光復之志。及讀盧騷民約論。並各種新學說。遂悟平等自由之主義。此時不惟深仇異類。且鄙厭一切貴族。然以儼節自持。未嘗放縱。但密與至友慮心少若。歃血指心。泣而相誓罷了。十六歲以全班第一卒業。隨即渡東。入九段體育會。晝習馬術步操。夜習數學及英日兩國語文。日夜精勤。不數月操日語已很嫻熟。既而以學資不繼。不得已旋閩。在城南某小學堂。當了一年教員。深知非計。再趨長門。入砲術學堂。更新自幼定婚。女既及笄。岳家敦促殊亟。十九歲。乃請假迎娶。琴瑟甚篤。臨年得舉一子。二十一歲。以最優等第一卒業。入都赴試。得協軍校。旋閩之後。應某體育會聘。教授數月。心

終鬱鬱。於是棄而他顧。到廣西訪友去了。所以現在林覺民懷想不置。當下覺民出了馮宅。信步行去。繞穿過兩條街。忽聽有人招呼。舉頭瞻時。正是同志劉元棟。原來這劉元棟。是閩中華命實行家。馬關條約訂後。閩中大起謠言。說政府已把福建換還遼東。元棟語同黨道。可以起事了。有人告訴他時機未至。他就自督道。試一遭再看。如果不成。刀鋸斧鑊。我一個兒領受是了。爲官吏所覺。偕了黨人。倉卒逃遁。沒有帶得錢。途中斷了糧。餓得要死。他就典衣市餅。分餉同人。同人見他忍着飢寒。很是不忍。竭力阻止他。元棟笑道。諸君可以有爲。權起輕重得失來。還是凍死我合算。我輩都是圖大事的人。何必拘此。後來同志憫其質美未學。資助他入福州普通學校。未幾。因事出學。投身社會。專謀公益事。到了今年。因外禍益亟。他更奔走呼號。專心組織民團之事。當下覺民喜道。我正要到你家裏。恰好倒遇見了。元棟道。此間不是講話之所。到肩字家去談罷。肩字家離此不遠呢。覺民道。肩字已投入新軍砲營。如何又在家裏呢。元棟道。肩字在營。與兵卒親愛如手足。操練之外。兼服挑水等役。也毫不叫苦。不意上月下旬。從槓架跌下。竟跌的大傷。現在在家裏醫治呢。覺民道。我們快瞧瞧他去。元棟指道。就在那裏。二人急步迅行。一瞬眼就到了。推門入內。覺民高喊肩字。肩字。就見一條大漢。絡着右手出來。一見覺民。樂的他急忙搶步。灣左手將覺民抱住道。我的爺。你怎麼此刻纔到。覺民見他這個樣子。笑道。你是魯男子呢。如何也風狂到如此地步。原來此公姓劉。名六湖。字肩字。意氣豪邁。自幼以明祖漢高自許。入閩縣高等小學。漸知時局。立志



志鐵血解決時局。於是投考陸軍武備學堂。保定陸軍學堂。皆不得入。貧困無聊。只得一面課業自給。一面兼入官立法政學堂。恰遇講武堂第二期招生。於是棄法政。入講武。講武開不多時。就為經費支絀停辦。沒奈何。只得重學法政。聽得保定招考禁衛軍。忙忙趕去。又以外省人見攢。這時候。閩省新軍破營。也恰恰募兵。六湖急忙趕回。總算得償了志願。當他北上時光。有人戒他京滬花柳的事情。他笑道。我是魯男子。怕甚麼。所以覺民這回戲呼他做魯男子呢。當下元棟六湖齊問覺民來意。覺民就把東京同志。都到了香港。不日大舉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二劉喜得只是跳躍。都道。今回定可出同胞於水火。咱們的志願得償了。覺民道。偏有不巧的事。郁莊老子病了。父子情關天性。我也不能過於強他。元棟道。郁莊老子素明大義。我知道他決不阻止郁莊的。覺民道。話雖如此。但是人誰無父。人家老子病着。我們終難強勸人家的。二劉聽了。也無別法。六湖道。意洞此來。總還有幾天耽擱。事不宜遲。我要與元棟先走一步了。元棟同意麼。元棟道。誰還不同意。只是你手傷還沒有大愈呢。六湖道。我聽到此事。快活極了。那裏還覺着手傷。覺民十分欽佩。隨將盤川給了二劉。臨別道。我且回郁莊家瞧瞧情形。如果他不能走。我留一。二日也要走了。當下覺民又去瞧了兩個同志。回到馮宅。天已黃昏時候。見超驥依然愁眉鎖眼。覺民道。尊翁病勢怎麼樣。超驥道。不大好麼。兩人挑燈密談。超驥忽然有感。忍痛道。我意已決。革命是公事。父病是私事。我愛父之心。何嘗不百倍常人。但是這會子。極該舍私從公。寧受負父大罪。我不能失此千載一

時機。做一輩子亡國奴呢。覺民道。移孝作忠。古人行的極多。老伯明達。我知道他決不阻止我兄趨驥道。容我入與父別。明日即與兄同行。說着。入內去了。覺民一個兒坐着。獨自籌畫。閩中同志。留東的幾人。在港的幾人。此番同行的幾人。到了那邊。作何布置。是否够於分派。正在計算。忽見一人滿面流涕。淹泣而出。覺民驚視。正是馮超驥。只見他道。我父聖明。我真不育。我稟告赴港的事。父親向我道。努力爲國。勿以吾爲念。你在家也替不得我痛苦。你妻又賢孝。有人服事我。你放心去是了。意洞。我想父病不能侍奉。我還可以爲子麼。出與妻別。吾妻又道。君儘放心去。萬一不幸。三月而後。苟無音耗。我當投環相從於地下。我回他這事斷斷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幼弟。我死罪已不可道。卿當爲我侍父育弟。意洞。你想有妻如此。不能俯首。我還可以爲夫麼。覺民聽了。也很悽惻。只得把話來寬慰。次日。超驥與家人。涕淚而別。行抵碼頭。二劉等早已俱在。握手相見。一時。下落輪船。纔待啓旋。忽一個鄰人來報。郁莊老子去世。是八點鐘氣絕的。他夫人寄言。叫他不必回家。超驥聽了。大叫一聲。跌倒在地。衆人聽時。也早暈了過去。欲知馮超驥性命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 清史演義七集卷四

青浦陸士諤撰

## 第十六回

溫生才孤行悞大事

黃克強冒險蹈危機

話說馮超驥得着父親去世凶耗，哭暈在地。經林覺民等救甦，嘔血不止道：「父死我必不生，此去即幸而得捷，事成之後，吾當自刎以謝吾父。」此時舟已啓行，機聲軋軋，衆同志都來勸解。林覺民道：「此舉倘遭失敗，死的人既多，必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手段，特畏首畏尾，不能割斷家庭情愛罷了。現在即以我論，家中也有着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乃竟勇往直前，一瞑不視，究竟我心肺也在摧割，肝腸也在寸斷，就使木石也當爲我墮淚。何況人呢？推想諸君家族情況，莫不畧同。所以說吾輩死義而後，同胞還不醒悟，我是決不信的。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那麼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還有什麼遺憾？超驥見他說得有理，也就停止悲泣，舉動如恆了。在路無語。這日船抵香港，見諸同事多係舊友，相見甚歡。次日，又到兩位志士，一位是福建侯官人，姓陳，名可鈞，字希吾，一字少若，年二十四歲，生得白皙風流，目如秋水，性格和平，氣度閒雅，同輩恨官吏刺骨，嘗切齒相謂，他日必使此輩無子遺。他獨排衆議道：「此輩雖窮凶極惡，究竟也是同胞呢。特家庭失教於前，利祿迷之於後。」

遂致披猖不可收拾。談擇其尤惡的誅掉。餘當令其自新。返其本性。洗心革面而趨於善。衆人因他賦性仁厚。常戲呼他爲佛。但是他外柔內剛。志意甚壯。嘗拊几嘆道。丈夫生世。不可與草木同腐。要當爲國家雪大恥。橫屍戰場呢。生平言不妄發。每當稠人廣坐。衆論激昂。他獨唯唯。不置可否。退謂所親道。我察此輩。不過逢場作戲。陽爲憤慨之狀。欺人罷了。不是出於自然的。他日一握政。權阻撓吾黨行事的。就是此輩。跟他們倡和。必誤大局。少入侯官高等小學。與瘵心鑄三同學。後隨從父官秦光緒三十年。東渡入宏文學院普通科。未旬日。卽有留學生取締規則事。忽忽束裝旋里。翌年事平。復東渡入原校。卒業後。赴試第一高等學校。初已獲取。及檢體格。忽黜落。乃入正則英語學校。研究泰西文學。嗣後每年皆赴試第一高等。前後計四次。及第過三次。都以體弱被黜。有人勸他改試他校。他答道。志嚮已定。未可遽易。朝志此而夕志彼。隨機浮沉。吾是不屑的。原來他矢志欲入帝國大學工科。須經第一高等的階級。所以屢蹶屢起。去年謀赴德留學。已有端緒。重又不果。可鈞於瘵心爲族叔。少又同學。所以交誼最厚。瘵心於國事。每有憂喜。必來告知可鈞。汪兆銘入都行刺未成。可鈞大憤。卽在室內密貯炸彈手槍。預備繼續進行。舉指謹慎。同黨的人都沒有知道。此番接到港中來信。卽去知照族姪陳瘵心。這陳瘵心。名與樂。閩縣人氏。却與可鈞同庚。一般都是二十四歲。是海軍提督薩鎮冰的外甥。生得大口隆準。目光炯炯。相貌很是奇偉。勃失恬特。恰打孤苦。劫偏又聰明伶俐。讀書過目成誦。下筆千言立就。負氣極重。磊落。目空一世。養雅嚴

林廣慶陳更新及可鈞三個，肯聽從約束，極慕汪精衛，欲繼其志。十五六歲時，閩人曾以某國事，開各界全體大會，研商辦法。蒞會的大半是鉅紳碩儒，極一時之盛。與築由萬衆叢中挺身而出，自稱代表學界意見，特來獻策。一座皆驚，嗤之以鼻。與築毫不在意，攝衣升壇，痛論時局，辭氣慷慨，涕淚交下。聽講的人，雖冥頑老朽，莫不激揚。由是漸漸知名。二十一歲，渡東，入早稻田大學法科。他母舅薩提督很重其人，按月資給二十五金。他在東京，戒酒遠色，終日閉戶讀書，研究法理。每月所得，輒欣然忘食。甚至舉動談笑，悉含有法律氣味。因此人都戲呼之爲法律家。去歲得着汪兆銘在北京被擒之信，大爲感動。於是磨盾草檄，日夜進行。凡鄉人同志中所有組織規模，及一切法令，都由他一手定出。與築更有一長，就是演說。每當衆論紛紜，會場擾攘之時，只要他奮然而起，大聲疾呼，說出極簡明的幾句話，問題立刻解決。所以與築鑄三少若，都是並世齊名的。當下可鈞會晤了與築，表明來意。與築道：「此信我也接到，我想今回的事，咱們須破釜沈舟的做去。先把各人所有器物，悉數變賣，充作路費，毀書焚稿，絕掉退顧之心。老叔贊成麼？」可鈞道：「很好。爺兒兩個正在講話，忽一人突入道：『你們這麼要好，真不愧是一家人。』與築回頭，見是方聲洞。隨道：『子明，你回去不回去？』聲洞道：『怎麼不回去？』與築道：『我們想明兒走。』聲洞道：『遲一天不可以。』與築道：『你要後兒走麼？』聲洞道：『我還要到各機關去辭職呢。』明兒斷乎不及。』與築道：『我們候你一日是了。原來方聲洞此時身兼四職，除黨中會長之外，又爲同鄉會議事部長，又爲學校總代表，又爲某

某會代表。當下聲洞先到使署學校告了假。又向某某會同鄉會辭職。然後致書同盟會東京本部。辭去會長一職。畧稱警電紛至。中國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黨此舉耳。不幸而敗。精銳全殲。吾黨必不能久振。而中國且隨以亡矣。則是此舉非關於吾黨盛衰。直繫中國存亡也。到了這日。可鈞與樂聲洞還同了幾個同志。齊夥兒出發。臨行。聲洞笑願與樂道。從前開會追悼吳樹徐錫麟諸烈士時。君祭文中。有句道。壯志未酬。公等啣哀於泉下。國仇必報。吾輩繼起於方來。所謂方來者。成爲現在矣。豈不快哉。舟抵香港。同志相見。見福建人獨多。聲洞喜道。此可恢復吾閩明季時代的名譽了。可鈞道。咱們閩人。久蒙怯懦兩字的壞名聲。自有革命風潮以來。沒一個死義的。我等深滋愧怍。現在發憤起誓。以數十閩人膏血染徧神州。以謝各省同胞。且爲吾全閩先導。林文大喜道。子明的話。正合我意。吾輩書生。將略原非所長。當左挾炸彈。右執短槍。爲前驅。使會黨持刀執劍。爲後勁。事即不成。我弟兄同時並死一地。亦可無憾。若幸而成功。廣州既得。分軍爲二。一以克強。一以伯先。爲總司令長。我當偕君等率鄉人。隸克強麾下。爲前鋒。席捲天下。直擣逆巢。梟逆酋之首。誅盡貪官污吏。遠爲祖宗復仇。近爲萬民雪憤。待民國既建。神州恢復之後。彼時不患無英雄學者。爲國宣力。我等當棄官遠遁。結茅西湖之畔。傾略風光。詩酒談笑於明月清風之夜。甯不快哉。但我輩行軍。慎勿戮及無辜。自殘同種。即彼滿人。舍覺羅氏外。亦僅當誅其抗我者。雖彼入關之時。嘗及婦孺。吾輩身受文明教育。決不可效之也。衆人聽了。歡聲雷震。無不感奮。精神百倍。陳與樂

道。吾閩同志。還有兩位虎將沒有到。衆人爭問是誰。與桑道。一位是侯官陳鏞三陳大將軍。衆人齊道。著。此回大舉。果然不能夠少他。與桑道。還有一員虎將。就是閩縣林靖菴林大元帥。衆人道。靖菴技擊冠絕吾黨。武藝將略。又爲留學界第一。他不到。此舉便覺減去許多精彩。與桑道。鏞三那裏待我發一電報去邀他。靖菴家庭。可不比別人。很不便通信。隨向林文道。廣慶。你可有法子。林文道。我也知道他家庭很多空礙。所以特在東京留東知照。他如果到東。見了我的信。定會趕來的。說著時。又有兩個同志報到。却是從安慶來的一個姓宋。名玉琳。字建侯。是安徽懷遠人。一個姓石。名慶寬。字經武。是安徽壽州人。這宋玉琳也是安徽一個神童。十五歲應童子試。以第一名入泮。十九歲娶妻。伉儷極篤。未九十日而妻死。明年父又死。恫瘓無聊。遂縱情鴉牙。感諍友之呵斥。驟然悔悟。痛自刻苦。戊申年。在某標充當書記。與砲營正目范傳甲爲刎頸交。這范傳甲是壽州人。爲人堅苦沉鷲。居皖十年。謀大舉如一日。不甚有人知道他。傳甲容貌藹然。接物待人。異常和氣。因此皖軍一混成協。數千人。沒一個不認識傳甲的。傳甲徐與錫麟交情極深。自徐敗後。傳甲痛飲沉醉。登龍山之巔。北向長號。誓盡其志。以報死友。及與宋玉琳相識。大喜道。亡友徐錫麟後一人也。遂深相結納。這年馬砲營之變。都是他兩人的計畫。傳甲以熊承基能得衆。推之爲長。事敗。傳甲謀刺余某某。未成被逮。有獄卒某很敬重傳甲的爲人。釋掉他的縛道。你去。有罪。我自擔擔。傳甲慨然道。現在不幸事敗。吾黨死者纍纍。傳甲義不容獨活。既蒙相愛。請與君約。二句鐘爲限。我

操攜家事訖。當來就死。獄卒應允。傳甲竟如約歸獄。臨刑縛赴校場。揚揚如平時。彼時宋玉琳未被株連。雜在人叢中。嗷然失聲而哭。傳甲怒之以目道。我死是不得已。你做什麼。玉琳遂逡巡遁去。旁人只道他們是弟兄呢。庚戌秋。玉琳復來安慶。謀有所舉。不遂。恐被偵探見疑。報名應試優拔。寓在安慶同安旅舍。此回接到香港來信。他就借了石經武星夜趕來。跨進辦事部。恰好與樂說要發電去催鑄三呢。於是衆同志相見過了。議了一回。便就各自分頭辦事去訖。從此之後。日日都有同志到來。如廣東開平人姓李名羣。字雁南的。廣東惠州人姓羅名仲霍。號節軍的。廣東清遠人姓李名文楷。字芬的。廣東開平人姓勞名肇明的。廣東嘉應州人姓林名常拔。字修明的。廣東南海人姓周名華。號鐵梅的。廣東東安人姓李名晚的。廣東嘉應州人姓饒名黼。庭號競夫的。四川大足人姓姚名國樑。號少峯的。吳川縣人姓龐名雄。字魁漢的。南海縣人姓梁名緯的。四川廣安州人姓陳名汝環的。還有張國魂。陳國華。李漢英。王子才。陳雲仙等。陸續到來。記不勝記。這日。忽報陳更新到。衆人大喜。陳與樂更是喜出望外。跳起身來。出接。還未幾步。早見一個丰姿秀美。精彩奕然的陳更新飛舞而入。與樂急行下前。握住更新手道。鑄三。想殺我也。原來更新接到電報。立刻動身。在輪船中無意間遇見了幾個老同志。密切談心。忽然有感。更新發嘆道。我結構三年。妻甚賢淑。并能與余同艱苦。家况雖然蕭條。沽酒同酌。形影相依。自謂此樂不讓古賢。此行脫遭不幸。如果膝下無兒呢。吾妻定以死殉。偏偏的襁褓有兒。家中又貧得寸地都無。人情澆薄。威好那裏。



靠得住。咳。我死不足惜。孤兒寡婦託誰呢。語畢。容色慘然。淚落如豆。襟袖盡溼。同志也代爲酸心。相對飲泣。既而更新躍起道。大丈夫視死如歸。如何倒做出尋常兒女態來。只要同胞知道吾輩今日一片心就是了。因而破涕爲笑。當下更新與與樂相見之後。便與衆同志相見。詢問大舉之期。定了沒有。與樂道。人還沒有齊。更新道。等誰。與樂道。人多呢。靖菴遜初都沒有到。過不多兩日。林尹民宋教仁都到了。尹民來自東京。教仁來自上海。兩人不約而同。尹民一進門。就責備林文道。爲甚不打電報招我。祇作速來二字。吾家必不見疑。現在萬一弗及。事情成功。人皆當先。我獨落後。不能展吾生平懷抱。豈非恨事。如果失敗。良友盡死。剩我一個兒活着。有什麼趣味。原來林尹民。字靖菴。自號無我。福建閩縣人。黨人稱之爲新中國陸軍大元帥。尹民年祇二十五歲。自小個儻有大志。英姿颯爽。風骨偉岸。目瞬如電。生有神力。未冠。能舉石三百斤。學少林技五年。盡得此中奧秘。爲人沉鷲寡言。怒而長嘯。聲震屋瓦。素善飲。醉後鎗胸哭母。極其悲痛。己酉冬。罹熱病幾殆。愈後。親友切諫之。遂絕酒不復飲。有巡役某。自負多力。悍厲不法。作橫鄉里。尹民黑夜袖刀狙伏簷際。三更向盡。役夜巡過其前。尹民瞥然疾下。數其罪。拔刃擬之。役見刃光如雪。悚然屈拜於地。口呼大王饒命。尹民大笑。釋而戒之道。趣改過自新。不然。大王定不饒你。役由是凶鋒大斂矣。從父宦浙江。挈尹民至任所。令入學堂。彼時林文在浙。與尹民同校。獨相友善。林文長二歲。尹民事之如兄。林文爲人甯靜和謹。馴若木雞。尹民赳赳桓桓。猛同乳虎。人家見他們性尚不同。親愛有踰骨肉。

都暗暗的奇詫。尹民最是敏慧。雖然終日嬉戲。功課常冠全班。屢試皆第一。從父很是器重。等到林文到了日本。尹民塊然無侶。悵悵不歡。從父向他道。趣爲文言志。文章佳。我也叫你日本去。尹民喜甚。退而爲文。援筆立成。甚可觀。從父深爲嗟異。立命他東渡。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全校。當者辟易。二十二歲卒業。新例自費生禁入陸軍。不得已。改入第一高等醫科。每於課暇。研究中外新舊各種兵書。冥心獨索。輒有所得。於是遂通軍略。去歲新軍事敗。倪炳章號映典的死於此役。林文極爲悼慟。六月。由港返東。血淚猶存。睫。尹民大爲感動。力求入黨。鄉人同志。無不鼓掌相慶。衆人見尹民字體雄邁古勁。大類岳武穆威南塘。稱譽不止。尹民笑道。是淺淺者寧足道。功業能肖二公纔無愧呢。中宵月明。輒起舞。連劍如飛。嘗向人道。凡事祇當問其當爲不當爲。不可計其能爲不能爲。如以不能爲而不爲。就是薄志弱行的人呢。吾儕當引以爲戒。父欲替他完娶。尹民百計婉却。私謂所親道。今日不是我輩授命時光麼。縱有美眷。猶當忍淚勿顧。况猶未娶。自覺苦惱做什麼。脫有不幸。怎麼處置人家。去臘奉父命旋閩度歲。今春到東。見鄉人同志差不多已全體赴粵。閱過林文留柬。知道事在旦夕。喜溢眉宇。惟恐不及。急忙束裝回國。舟次。讀岳鄂王集。願謂友人道。武穆在天。見我輩如此辦事。定然含笑許可的。到了香港。與同志相見。握手妄言。相視而笑。當下黃興趙聲林文等見衆同志業已到齊。於是特地組織實行部。內中又分五部。命宋教仁繼陳燭明而任編制部部長。進攻省城的事。舉趙聲爲戰時總司令。一面把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編制爲敢

死隊陸續赴省。此時廣州城裏，也已經繞了三五處機關。一處是小東營朝議第內。一處是新城謝恩里。一處是蓮塘街吳公館。新城謝恩里糧台。是饒騎庭廖勉二人主持。蓮塘街吳公館機關。是姚國樑主持。密運軍火。定期四月初一日起事。各黨人磨拳擦掌。等待廝殺。同志相見。目逆而笑。多謂官吏醉生夢死。霹靂一聲。當失魂魄。廣州指顧可得。獨陳可鈞面現愁容。向林文林覺民馮超驥道。彼張鳴岐李準諸人。雖才能不足。而權謀有餘。自古道。蠶蜚有毒。未可輕視。吾黨人數既多。良莠不一。倘師期洩漏。吾輩原不惜死。如國事何。林文等聽了。很稱他臨事而懼。思慮周到。這裏同盟會諸傑。遣兵派將。密布布置。色色周備。但等時期一到。立即起手舉事。不意那邊偏有一個單獨進行的溫生才。趁廣州將軍孚琦觀飛艇當兒。排衆直前。把孚將軍一陣手槍。打了三五個透明窟穴。血流如注。歸向媽媽家去了。官場太爲震駭。急籌防備之策。派遣偵探。嚴密查緝。同盟會可就受他大累了。三月十七日。官軍在省港輪船。搜獲洋槍十支。藥彈三百餘顆。二十日。緝私兵輪。緝獲私鹽船。船中藏炸藥彈子無烟槍等百餘箱。此外在地中起獲的很多。省中謠言殊甚。粵督張鳴岐。調欽廉兵及各兵輪到省防備。又令旗兵連大砲上城。督練公所加發槍彈。頒給巡警。各路巡防營。紛紛到省聽遣。一面令新軍驗繳軍械。調離城外。防備得十分嚴緊。三月二十五日晚。馮超驥林文林覺民陳可鈞等由港入省。廿八日。回香港。特開緊急會議。有人主張官軍防備嚴密。不如且自能手。等防備鬆懈了再起事。喻倍倫起駁道。此種巽懦行爲。我極不贊成。照我意思。非

惟不可退。且進攻不可稍延寸晷。官吏既然知道了我們。勢必閉城大索。須臾之間。盡都受縛。咱們還是束手待縛麼。黃興道。雲紀的話。很是明快。解散不成功。不解散也是不成功。再者此回花掉經費如許之多。倘不見諸實行。人懷疑忌。此後動運更難。不如提前舉辦。微俸一試。衆人都道。既來廣東。不能空回。於是議定提前起事。議出戰畧。布置共分五路。一股撲攻制台衙門。及水師行台。一股劫飛來廟軍械庫。一股出南門。堵住入援的官軍。一股由清風橋進逼旗界。一股在觀首山左右。窺督練公所。議畢。分隊出發。忽見一人道。這麼痛快的事。如何獨遺下了我。我也要去。衆人瞧時。這發言的正是陳與燊。衆人忙都勸阻。都說。君體素弱。不宜赴行陣。林文與陳更新。勸阻尤力。與燊不聽道。事若不成。諸兄盡死。我義難獨生。如果幸而成功。廣州一得。基礎既立。痛快極矣。如此盛事。奈何使我作壁上觀呢。衆人沒法。只得同他一起到省。不意纔到小東營朝議第機關部。就接着警報。說謝恩里三十八號機關破獲。總糧台饒舖庭被擒。並起出收支冊等緊要文件。一時又報同黨八人被獲。黃興躲脚道。事機這麼緊急。只好立刻就動手了。於是知會黨衆。四點鐘取齊。分頭奮往攻撲。當下黨衆各在臂上纏了白布毛巾。作爲暗記。身藏炸彈。手執無煙槍彈。由林文口吹喇叭。奮步當先。黃興、陳與燊、陳更新、劉六湖、劉元棟、林尹民、方聲洞、陳可鈞、馮超驥、林覺民等爲第一隊。章雲、腳勞、肇明、周華、黃養泉、杜鈺興等爲第二隊。齊向制台衙門進發。霎時。炸彈聲震如雷。鎗彈雨集。林文衝鋒突陣。意氣彌厲。不意官場早有防備。纔一轉瞬。李準的先鋒隊已到。

林文奮身招呼。高呼同胞。我等皆是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當自相殘殺。話聲未絕。一彈飛來。正中腦部。蓋骨破碎。腦漿狂湧而仆。陳更奮勇爭先。鎗無虛發。手鎗管帶金振邦。及哨弁目兵等數十人。防兵悉遁。乃與同志入署。遍搜張鳴岐不得。情知中計。即在樓上放了一把火。殺出外面。水師已圍數重。回顧同志。僅餘陳與樂等三人了。這一驚非同小可。欲知陳更新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廣州城英豪遭厄運

黃花岡雄鬼泣秋風

話說陳更新自內殺出。回顧同志。祇剩三人。原來林尹民轟攻督署。瞋目大呼。所向披靡。力殺有二十餘人。及見林文中彈陣亡。益不堪其憤。啞啞跳盪。目幾突出。精光如炬。擲彈發鎗而前。摧陷官軍如拉朽。身被數十創。偏體爲赤。氣益奮。戰益疾。怒吼如雷。聲動天地。官軍無不驚仆。卒以飛彈中腦。遂至殉國身亡。馮超驥從外殺入。不見張鳴岐影蹤。重又殺出。見水師兵已圍了個滿。於是縱彈橫掃。官軍棄械四竄。屍骸相枕。超驥身被多創。鮮血傾溢。猶左彈右鎗。力戰不已。胸中十數彈。尙屹立握槍而顛。面又中一彈。始轟然仆倒。劉元棟奮力酣戰。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他名字。就見他仰首瞧視。見了同黨。還以拇指相示。好似說死係吾志。諸君勉圖大事似的一時也中彈而死。喻倍倫因拋擲炸彈過近。碎身而死。林覺民努力奮擊。所向風靡。忽然飛彈洞腰。跌倒在地。縱聲一呼。忍痛躍起。復殺多人。又被數創。鮮血暴注。始被擒獲了去。宋玉琳石經武也被擒住。杜銜興也力戰身亡。陳可鈞奮彈衝盪。也被官軍活捉了去。餘人陣

口的陣亡。被獲的被獲。所以陳更新殺出。回顧同志。只剩得陳與樂方聲洞合自己三人了。更新藥毒。精眼明手捷。乘暇衝擊。力殺多人。偏體滿濺鮮血。而已身不被大創。但見官軍叢中。一個紅人兒往來激盪。來去如風。沒一個人敢等閒近他。直至四月初三日。已經三晝夜失眠絕食。目紅如血。官軍知道他是革軍首領。圍了三重。更新彈盡藥窮。奮身疾戰。神疲力盡。始被擒住。官吏見是美少年。向他道。你年紀很小。爲甚倡亂。自找殺身之禍。更新叱道。我起義以驚醒同胞迷夢。甚麼叫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似你更新聲洞殺出。飛彈中了左目。血下如雨。襟裳盡赤。猶忍痛勿顧。死戰不已。力盡見囚。方聲洞見水師兵圍住陳更新。知道聚在一處。定然全遭覆沒。遂攘臂大呼。衝圍而出。恰好遇着黃興。黃興道。子明。咱們快去助攻督練公所罷。只見水師兵蜂擁趕來。人數很不少。聲洞且戰且走。行至雙門底。又與黃興相失。身被數創。戰鬪益力。敵人來的愈多。四面環攻。聲洞怒眦欲裂。虧得身子靈捷。揮彈突擊。殺掉哨弁兵勇等三十餘人。背負刀傷。胸中彈丸。血要徧體。而氣不稍衰。彈盡丸窮。卒以力戰殉國。這一役。人人奮勇。無不以一當百。而要算方聲洞林尹民陳更新三人。尤爲絕倫超羣。尹民力可撼山。氣慨蓋世。可惜腦部中彈。猶未能盡力殺敵。獨聲洞更新所殺最多。官弁兵士。傷在兩人手內的。足有百人內外。此外在蓮塘街口堵截官兵的一股。由姚國樑爲首。也因衆寡不敵。被官兵擊斃的擊斃。拿獲的拿獲。其餘攻撲督練

公所水師行台並切飛來廟軍械庫的三股。也全遭失敗。官軍奏凱而回。先後拿獲宋玉琳、章雲卿、饒廷斌、國樑、李海書、陳可鈞、陳汝環、梁緯、羅坤、龐雄、陳與、桑林、覺民等。即在水提衙門。委員問供。衆英豪侃侃而談。沒一個稍露弱態。等到提問着林覺民。覺民見委員多半是粵人。恐他們不能全解國語。乃操英語問各位懂否。接着張鳴岐、李準出與問答。尹民慷慨發言。暢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李準乃命開去。縲扣。與之坐位。給以筆墨。尹民信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一若不忍。復寫似的。寫畢一紙。李準即奉張鳴岐閱視。再寫第二張。將次寫畢。忽然欲睡。恐污地重又忍住。李準親持痰盂近前。纔睡。給以烟茶。均起立鞠躬爲禮。寫畢。又在堂上演說。說到時局悲觀。捶胸頓足。力勸各官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人民奠枕。那麼我們雖死猶生了。官吏聽了。也有感嘆的。問到陳可鈞。有譏他白面書生。何苦爲逆。自殘其生的。可鈞怒喝道。你說此舉爲壯士辱麼。事縱不成。也可警醒同胞。你們官場利慾薰心。血液已冷。何足語此。問供已畢。衆英豪從容就義。事後善堂董事收歛英骸。共計七十二具。葬在大東門外黃花岡地方。此係後話。却說亂事初起時光。張制台傳出令箭。斬一革黨首級。賞銀幣百元。於是無辨商民。無辜受戮的。不知凡幾。誅戮沒辨子最出力的。就要算着李準。部下的防勇。住家商舖因亂遭搶的。更是不能計算。防勇分贓。每人有到數百餘元。偏偏革黨舉動文明。絕無擾累。因此革黨這一回失敗。倒買得全國人民的憐憫。增高人心的信用。閏六月十九日。水

擬李準在雙門底地方遇刺受傷。粵人無不暗暗稱快。就是老大的證據。更有一樁不幸中之幸事。就是黃興倉卒舉事。香港同志未及知照。不曾一網打盡。趙聲胡漢民宋教仁於三十日晨抵省。知道事已失敗。即由原船回港。趙聲憤恨成疾。不思寢食。後忽患腹痛。日本醫生診他是肺炎。喝了藥水也不見效。轉延英醫。說他是腸癰症。須施刀圭。可望速愈。趙聲因急於遠行。不允刀割。延至四月中旬。炎症益劇。幾至發狂。衆人遂把他送入雅利氏醫院割治。體弱癯成。可憐開割也難救治。延至二十日。一瞑不視。長眠去了。此時黃興也從萬死一生中逃出。已在醫院養傷。同志精銳。挫折殆盡。叫尋常人當了此境。早已灰心了。失望。同盟會黨人。都是天生英豪。經一回失敗。即多一回閱歷。增一回知識。勤也不怠。積極進行。勇往直前之氣。比了從前。還要高起數倍。當上由宋教仁建議。革命須當切實準備。共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該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爲最善的善法。中策該在長江流域舉事。那各省也須同時大舉。一邊破壞。一邊建設。設立政府之後。隨即舉兵北伐。此爲次策。下策不過在邊隅地方動手。設立秘密機關於外國領地。進據邊隅。以爲根據。然後徐圖進取。那根據地或是東三省。或是雲南。或是兩廣。此爲下策。衆人籌議一回。都說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經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外人干涉。釀成分裂之禍。決計採用中策。實行中策之準備。於是解散香港機關。即在上海地方立一個總機關。即爲同盟會中部總機關。於本年閏六月成立內。設立五個總務幹事。就是宋



教仁譚人鳳楊補生陳英士潘祖彝五人擔任。在長江流域。遍立分會。準備大舉。譚人鳳因事赴都。就叫他乘便組織北京分會。叫居正到湖北。聯合共進會與文學社。立爲湖北分會。派會傑焦大峯設立湖南分會。派范鴻仙鄭贊丞設立安徽分會。這幾個分會。皆直接於上海總機關。主持長江流域連絡軍隊事情。東京本部吳永刪張懋隆將回四川。路過上海。宋教仁就叫他在川中設立分會。運動軍隊。與長江下游相聯絡。陝西地方。派井勿幕聯絡軍隊。設立分會。機關略備。宋教仁隨即籌備戰略。以湖北地處中國中部。宜首倡義。但是武昌爲四戰之地。糧餉不濟。定出一俟湖北舉事。卽令湘蜀同時響應。以解上游之困。而爲鄂中後援。又以京漢鐵路交通南北。敵軍易於輸運。定出武昌既舉之後。卽派兵駐守武勝關。使敵兵不得南下。一面令秦晉同時舉事。出兵斷京漢鐵路。以分敵勢。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定出長江下游。同時於南京舉事。并封鎖長江海口。使敵軍海軍艦隊勢成孤立。以便乘機劫取。計畫既定。卽密函通告各機關。叫他們依計行事。誰知同盟會準備革命。事事積極進行。清政府準備亡國。也事事積極進行。這就叫相反而成。不謀而合。原來朝廷自頒布預備立憲而後。一切舉措。極喜與國民好惡背馳。如本年三月。組織皇族內閣。各直省諮議局議員等抱忠君愛國之隱。爲被肝瀝膽之詞。特懇都察院代奏。請明降諭旨。於皇族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以符君主立憲公例。奉旨。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乃該員等一再陳請。職論漸近黨張。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審時度勢。一秉大公。爾臣民

等均當懷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本旨。各議員見了此旨。連聲叫苦。沒法奈何。未幾。政府宣示鐵路政策。幹路均歸國有。枝路准商民量力酌行。從前批准鐵路各案。一律取銷。如有抵抗。卽照違制論罪。皇族內閣這一個鐵路國有政策。本著後四國借款合同。這個合同訂自本年四月裏。借英美德法四國及日本銀行款子。借的時候。說是改定幣制振興實業的。據合同所載。失權滋多。後患方始。奈政府偏喜挾借款以自重。委大權於外人。這一個政策纔一發表。川粵湘鄂四省士民。已如晴空忽遭霹靂。驚得手足無措。失色奔走。大聲呼號。希望朝廷矜憫愚忱。稍施補救於萬一。偏遇皇族內閣的幾位王大臣。沒暇來理探。悍然行他箝制輿論壓服民氣的利害手段。定出收回辦法。鄂湘路照本給還。粵路僅准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祇給無利股票。川路實用之款。給以國家保利股票。餘款或准附股。或另興辦實業。也由上諭規定。至川省路股爲喬樹楠施典章等所經手虧倒的。政府又概不承認。同時北京資政院奏請開臨時會議。決借款預算兩事。又不批准。當川粵湘鄂爭路風潮激烈之時。朝廷以端方極負時望。降旨派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並命將川漢租股一律停止。爲釜底抽薪之計。湖南巡撫楊文鼎代諮議局奏稱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署四川總督王人文代諮議局奏稱鐵路改爲國有。請飭暫緩接收。均奉嚴旨申飭。四省士民究竟安分的多。知道力爭商辦。必蒙反抗朝旨的惡名。這迴審顧。不敢遽示決裂。所以本年六月而後。各省爭路風潮。倒又暫現靜息之象。不意政府積極進行。又有使川路

總理李稷勳效忠於政府的新計畫。於是川事又緊急起來了。這李稷勳。是川漢鐵路的駐宜總理。自從鐵路國有政策頒布之後。李稷勳就具呈郵傳部。稱說該路既收歸國有。應俟將從前支出各款。妥定歸結辦法。期始由官局訂接收。恐非倉卒所能完竣。嗣後關於工程材料及工程司去留各項事宜。應如何辦理。統候裁奪。政府見他這麼知情識趣。很是嘉許。李稷勳旋又京謁。見進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面商宜歸工程照常辦理。每月工項。仍由川款開支。郵傳部因以宜歸路工。責成李稷勳悉心主持。即由郵部咨行川督。轉飭川路總公司。遵照辦理。這一角公文行到川中。川中人士頓時又激起一個絕大風潮來。川人以李稷勳並無總公司之知會。股東會之議決。四川總督之命令。擅自達部。郵傳部也不問股東願否。輒定宜歸工程仍由川款開支。因具呈四川總督。懇請代奏嚴劾郵傳部。一面刊發傳單。通告全川。商人罷市。學堂罷課。一切釐稅雜捐。概行不納。扣抵股息。時係宣統三年七月初一日也。罷市罷課風潮。愈釀愈烈。自成都倡首。漸及各屬。先是川紳組織保路同志會。護督王人文力爲主持。并通飭各州縣一律保護。保路同志會遂賴以成立。此番罷市罷課之舉。也由保路同志會決議實行的。彼時全川景象。宛似新年元旦。不過元旦發現的是股活潑氣。此刻發現的是股愁慘氣。否泰不同。苦樂自異。加之商民於罷市罷課之外。更家家供着德宗景皇帝神牌。齊聲舉哀。一片哀慘氣象。不異巫峽猿啼。華亭鶴唳。將軍玉崑總督趙爾豐等。聽見這個樣子。簡直瞧不入眼。於是聯銜電京。請將川路。暫歸商辦。將借款修路一事。俟

資政院開議時。提交議決。奉到電旨。有妥慎辦理開誠勸導之語。以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纔在指顧間了。不意事到臨頭。朝旨忽又中變。原來督辦鐵路大臣端方。欽承簡命之後。即於六月初九日抵武昌。建行台於平湖門外。勘路召匠。定期九月初一日興工。這會子忽聞朝旨。電令趙爾豐妥慎辦理。開誠勸導。很有轉圜之意。於自己飯碗。不無有碍。遂擬稿電奏。特劾王人文。趙爾豐庸懦無能。朝旨命端方督兵入川。又欽派粵鄂湘四督撫爲鐵路會辦大臣。趙爾豐默窺朝廷意旨。知道無意轉圜。究竟職官難得。民命可輕。於是漸易他爲民請命的初意。變成取媚政府的巧謀。可憐四川人民。那裏知道。自七月初一到今。無日不在奔走呼籲之中。罷市罷課。停稅停捐。同時更有人散布自保商榷書。七月十五這一日。鐵路公司特開股東會。趙爾豐忽然開列名單。派一員差官來傳股東會會長。及保路同志會各部長。共十九人。到制台衙門議事。口稱北京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衆人不知是計。當下就有五個人應允前往。是諮議局局長蒲殿俊。羅綸。股東會會長顏楷。張瀾。同志會會長鄧孝可。誰料這五個人纔跨出股東會門口。無數兵士警察。擊槍擁護。如獲大盜。衆人見了。無不駭憤。於是相率隨行。跟入制台衙門去瞧一個究竟。欲知蒲殿俊等此去是凶是吉。且俟下回書中。再行演講。

## 第十八回

### 爭路案川人哭景帝

### 變國體民軍起武昌

彈設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五人差兵警擁護。步趨衙門。拾獲遺時。不覺猛吃一驚。只見衙門

兵弁。雁翅般排開。從丹墀起直到二門。站得刀斬斧截。都穿着新式制服。搨着新式快槍。堂上滿站着文武差官。文差官是翎頂補服。武差官是制服輝煌。勳章耀眼。但見四川總督趙爾豐。堂皇高坐。尊嚴得天神一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五行人到丹墀住步。那差官搶步上堂。高聲喝報謀逆犯人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傳到。趙爾豐叫帶上來。五人上堂。趙爾豐大聲呵斥道。你們既做了本省紳商。極該奉公守法。乃胆敢聚衆謀逆。昌言自保。明恃朝廷預備立憲。政令寬大。沒人來查辦。本部堂還要不管時。將來勢成燎原。可就補救不及了。本部堂既做此官。就不能專討你們的好。你們不知王法久了。今早就給你們點子王法。噲噲。也可做戒儆戒別的頑民。說到這裏。就沉下臉。喝令綁去斬首。蒲殿俊辯道。制軍說我等謀逆。有何憑證。趙爾豐擲下一紙道。你們自去聽來。昌言自保。那不是謀逆老大證據麼。你們十九人都列有姓名。難道是本部堂誣了你們不成。五人聽時。都叫得苦。原來擲下的正是自保商權書。當刑發散布時。再想不到趙爾豐要拿來羅織的。當下頓口無言。此時堂上堂下環觀的。足有三五百人。聽得蒲殿俊等五人。要立刻斬首。一齊跪下。叩頭求恩。異口同聲。聲震屋瓦。將軍玉崑聞知此事。怕趙爾豐激變。飛轎到轅。力爲勸說。蒲羅等始獲貸死。由將軍帶去拘管。這時光。成都士民數千人。絡繹奔赴督署。焚香環跪。頭上部頂着德宗景皇帝神牌。痛哭哀求。慘聲動天地。口聲聲。請釋放蒲羅等五人。趙爾豐大怒。命衝軍統領田徵葵下令開槍。可憐赤手空拳的小百姓。怎當得無情軍火。槍聲起處。死者如牆仆地。

只得紛紛退出。彼時大雨如注。川民都在泥濘中。冒雨號哭。偏這鐵石心腸的趙制台。一不做。二不休。纔騎四出。捕到的罪犯。駢肩接踵。真是不計其數。一面電奏朝廷。稱說逆黨勾結爲亂。有人散布自保商榷書。意圖獨立。七月二十日。有旨四川逆黨勾結爲亂。飭趙爾豐分別勦撫。並飭端方趕速帶隊入川。不多幾時。鄂督瑞澂又電奏成都城外有亂黨數萬人。四面攻撲。勢甚危急。各府州縣亦復有亂黨煽惑鼓動。朝廷大驚。乃於二十三日。降旨起用岑春煊。着他會同趙爾豐辦理勦撫事宜。一面抽調鄰省兵隊。紛紛赴援。如臨大敵。此時督辦鐵路大臣端方。已率領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兩標兵士。自武昌出發。駐師宜昌。等候消息。岑春煊到了武昌。與瑞澂議論不合。稱病乞歸。恰好趙爾豐奏報勦辦得手。於是朝旨許春煊回上海。這一個七月。總算平安過去。一到八月初九日。兩湖總督瑞澂。忽接到外務部密電。及江漢關轉呈的英美兩國照會。都說革黨黃興聯絡黨人。潛伏長江。私運軍火。約期十五十六日。在武昌省城暨旗起事。並有串通三十標步兵同時策應之舉。湖北政界。頓時又惶恐起來。原來湖北政界。自本年四月初旬。就接到政府密令。內稱浙閩皖江鄂等省。均有黨人潛伏。並由牛莊私運軍火。直入長江。飭即加意防範。總督瑞澂立刻會集軍警各界。籌商防備事宜。事有湊巧。恰好這時候省垣龍神宮。發作一樁查獲槍械的案子。文武官吏。更唬得手足無措。寢食不安。其實龍神宮槍械。乃係年久廢棄之物。革黨有了。也不很適用。怎奈官場震於革黨之名。懲於廣州之役。相驚伯有。一發見舊軍械。早已渾身戰粟。那裏還有

心思去研究。當下議出戒嚴辦法。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分布軍隊。按段梭巡。巡警道黃祖徽也。飭武漢各區區長區官巡官。晝夜更番。與軍隊聯絡一氣。認真查緝。凡遇空屋廟宇旅館。尤該特別注意。四月初八日。張彪通傳陸軍人員。自管帶以上。齊集鎮司令處會議。嚴防軍人通匪。辦法異常秘密。並頒布戒嚴令八條。一。各標營自管帶以下各官員。非有特別事故。不准隨便外出。二。各隊目兵武器服裝。須准備整齊。且不得擅離棚所。聽命調遣。三。各標軍需官。各將槍枝子彈。檢查清楚。一俟命下。即行發給施行。四。各標營行軍等項。即須捆載準備。五。各標統帶以上各員。每日須到鎮部一次。聽候本統制詢商要機。六。營門往來信件。須由司令官交由值日官協眼同檢查。除家信外一律拆看。方准送交受信人。七。營門來賓。除非父兄探問者。一概不准入營。八。無論何時。一有令下。即刻舉動施行。同時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十五協統王得勝。十六協統鄧成拔。這三位協統會商。以各營操場中。每於夜深時。常有兵士三五成羣。朋座偶語。聽見有人經過。即停聲結舌。此中情景。不無可疑。除派憲兵偵探外。特各飭所部。嗣後無論何時。均宜在棚內談敘。掌號息燈之後。即不許彼此往來。倘有外來賓客。入棚密談的。准各該隊什伍長監聽。以防秀言煽惑。且飭各營各設告密箱一具。以便軍人告密。瑞澂又以宜昌爲通商大埠。華洋雜處。川陝昆連。電飭荆宜道荊州府轉飭駐宜水陸巡防。嚴密防範。又以漢口爲各國租界。革黨易於藏匿。特多派偵探前往伺察。防範周密。自四月到今。從未曾有一刻的懈怠。不意你防備得愈嚴。革命的風潮倒愈

緊。這日接到外務部密電。及江漢關轉呈英美兩國的照會。瑞澂大驚失色。立刻傳集文武大小官吏。商議加嚴防範之法。議畢出轅。統制張彪立刻電飭馬隊八標標統喻化龍。派他星夜帶隊到制台衙門內大堂駐防。到了中秋這一日。防備得更嚴密。瑞澂於午後三時。由電話傳集鐵參議張統制黎統領巡警道等。在署內會議廳。籌議會防事宜。復開秘密談判一點鐘始散。到晚六點鐘。即飭關東西兩轅門。馬隊八標一標右隊兵士。移在轅門內駐紮。並派特別警察隊兵二十名。紮於督院西牆外防守。巡警道王月莊飭省垣城外上下區暨漢鎮的警務公所。各派巡警。分赴武漢各碼頭。嚴諭輪划一律到夜八點鐘停渡。並飭省垣各區轉飭各城門警於晚七點鐘時候。即行關閉城門。關城之後。雖有手持憑照稱赴某處公幹的。亦須問明暗號纔開。統制張彪特飭四十一標一營兵士於晚七點鐘分巡寶陽門外一帶。混成協統黎元洪也親率本協步兵分巡武勝門城外。及塘角沿江一帶。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鐵忠。以武勝門外沿江一帶。雖經派有砲船巡防。然恐力太薄弱。特飭湖隼雷艇。開往大堤口對岸漢陽兵工廠前下碇駐防。督署一二三四正及五福堂暨會議廳辦公房。概用特別警察隊營兵。各荷槍彈巡防。至二門頭門。均有陸軍步隊一營。徹夜駐紮。署內辦公人等。無論員司夫役。均由某庶務員頒給火印腰牌。無此不得任意出入。臬司馬吉樟。恐有劫牢反獄事情。除飭各級審廳看守責。所成所官率同法警防範外。至棧籠監獄。乃全省罪犯守法之所。非別監可比。立命右路巡防隊接



弁兵一隊。在該獄前後守衛。武昌府候審所也有陸軍分發少數日兵駐紮。對江的漢陽兵工廠。乃係全省槍彈總匯之所。地位異常重要。一面由瑞督特派湖鵝雷艇停泊在該廠橫堤外江。不住的梭巡密查。一面由該廠總辦王壽昌移請混成協就近撥馬隊營兵前往駐紮。一到晚上八時。即將各藥彈槍砲的存儲室。一律封鎖。至次晨八時。開工纔開。鑰匙歸總辦親自佩帶。員司不得在廠接見親友。如有緊要事件。由總辦跟丁代達。漢陽鐵廠。本與兵工廠相通。自從謠言發布之後。鐵路提調章道台下令把與工廠相通的西總門關閉。無論何人。不准出入。並加派警兵荷槍梭巡。總交代一句。武漢兩地。差不多已布設下天羅地網。只可憐商店居民。遇此佳節。帳也不敢歸。月也不敢賞。耽驚受怕。直待到了十七日。瞧見沒事。纔放了幾分心。不意十八日晚上九鐘點。荆襄巡防隊統領陳得龍。電稟督院。稱在漢口英國租界。拿獲革黨二名。立時派隊護解到督院。詢其行蹤。自認革黨不諱。一名劉汝夔。一名邱和尚。都是留日學生。是晚十一鐘點。統制張彪在司令處查防。突有砲隊退任正目姓鄧的。馳報有革黨密居小朝街八十二號八十五號九十二號。張彪立刻回明總督瑞澂。帶同巡防兵督院衛兵數十名。到九十二號內。拿獲黨人八名。八十二號八十五號內拿獲二十七名。內有女黨員龍韻蘭一名。及彈藥多箱。軍械數十件。一并解交督院。聽候發落。這一大夥黨人中。有一個姓彭名楚藩的。是陸軍憲兵隊的什長。被護兵當場認出。立交參議官鐵忠審明。綁赴東轅門外斬決。翌晨文武大員在督院會審。又斬決三各。當搜捕小朝街之

時。一面遣兵至雄楚樓北橋。高等小學堂間壁洋房內。只見燈燭輝煌。正在印刷告示。繕寫冊籍。軍警圍了他們的口號。將門賺開。轟然入內。拿獲五人。有數人上屋走脫。黃土陂千家街地方。某小雜貨店內。忽有炸彈爆烈。轟然一聲。震動數里。軍隊聞聲趕至。見有一人。面目焦黑。雙睛挤出。倒地呻吟。係自行試彈轟壞的。詢明爲楊宏勝。又搜出炸彈十餘個。雙筒手槍數桿。馬刀十餘柄。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內。有寓居鄂人四個。內中帶有三個沒辮子的。十八日。先有二人外出。忽聞炸烈聲。火光衝屋而出。當有俄巡捕至寓查問。在內二人也乘間逸去。旋經捕頭查勘。知爲革黨。立即電知洋務公所吳令愷元到寓搜查。當起獲炸彈手槍旗幟印信札文底冊鈔票匯票函件甚多。正查點當兒。有二人自外歸來。立被俄巡捕拘送捕房。問明姓名。一個叫秦禮明。一個叫龔霞初。吳愷元面稟關道齋耀珊。電稟督院。瑞督立刻照會俄領事。並飾吳愷元會同夏口廳王國鐸。將人賊一併解送巡警道。又在附近拿獲二十名。一同押赴督轅。這夜。制台衙門內發現炸藥一箱。立時嚴查。見教練隊兵士二人形迹可疑。訊明希圖炸署不諱。即在署前將二人正法。八月十八這一夜。發端已不止一處。被捕已不止一人。那麼革命黨的經營。不是一朝一夕。不問可知了。看官。武昌地方原有新軍一萬六千人。合組爲步隊馬隊砲隊三種。悉歸張彪統轄。兵士與統帥感情極壞。差不多沒一個不怨望長官的。自從端方入川。抽調了兩標去。兵力頓弱。戒嚴而後。對待兵士之法。更益嚴勵。加之瑞馭張彪。驕情成性。以爲逆謀已破。可無大患。欣欣有得色。並擬新軍都是革

命黨欲嚴行查緝。如有形迹可疑之兵士。即以軍法從事。瑞激嘗笑問張彪道。爾軍隊中有多少革命黨。張彪道。大約有十中之三。瑞激道。那麼只消着十中之七去拿十中之三來。事便可了。這一句玩話。在瑞激以爲不要緊。不意傳入了新軍耳中。頓時騷亂起來。新軍都說。咱們既被了嫌潮。朝晚是個死。變亦死。不變亦死。一傳十。十傳百。秘密傳布。軍心浮動。變在頃刻。可嘆醉生夢死的瑞激。還大逞淫威。恣行殺戮。十九日晨。在督轅斬決革黨數人。一面下令嚴密搜捕。電奏到京。朝旨嘉獎。一到下午九鐘點。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突有炸彈聲喧噪聲。同時奔起。以同心協力四字爲暗號。各兵士掣下肩章。左右兩臂。都繫上白布。有三個軍官出來阻擋。是督隊官阮發榮。右隊隊官黃坤榮。排長張文濤。被衆兵士立時槍擊斃命。後隊隊官羅子青降順。此外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殺斃管帶二人。排長二人。隊官一人。駐守在楚望台的旗兵。也被殺了三十餘人。各兵中互相擊斃的。不計其數。九時半。趨火藥庫。劫取子彈。此時十五協兵士。已均帶足子彈。齊集在大操場等候。即與工兵聯合動手。該協統領王得勝飛電張彪。張彪慌得沒做道理處。連喊糟了糟了。私由後營逃回公館。該協各官也均逃散。這叫做閉門推出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却說工兵等趨到火藥庫。殺斃守庫兵士。大開庫門。把庫中子藥。悉數運到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隨則大呼趨督署。督署本有馬隊防護。互擊約五十分鐘。馬隊見工兵勢盛。亦與聯合。營官有逃去的。有降順的。自十時半。砲隊入標。即在蛇山高處高觀山上。架起大砲三尊。正對着督署。到四點鐘時候。

裝開花鋼彈。轟燬督署頭門。及督練公所一間。藩署號房二間。並王府口乾記衣莊不夜茶樓等鄰近二十餘家。隆隆之聲。直至十一時始停。這時光。蛇山軍隊駐紮已滿。旗幟一新。改爲衆星抱日形。諮議局前也豈有新旗。測繪學校學生。陸軍小學學生。皆荷槍從革命。總督瑞澂。藩司連甲。統制張彪。這一班威風凜凜的文武大員。早已逃得影踪都沒有。民軍遂佔領了武昌。且住。武昌兵警不少。防備很嚴密。省城中崗位密如蛛網。就說新軍全變。那警兵與憲兵不會早早報警的麼。原來革黨起事之先。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先把崗位毀掉。警兵殺掉。然後分頭進行。以三十二二十九兩標四正隊內。分二十九標一正隊。至四十一標會合。取子彈合攻督署。其餘三正隊。撲滅本標旗人後。直至督署會合。以八鎮工程兩正隊。佔領楚望台中和門。隨時分佔保安門與望山門。俟砲隊進城後會合。隨即繞城直攻督署。以三十一與四十一兩標之八支隊會合。就四十一標子彈。至集合點。與本部會員。進取鎮司令處。直攻督署。以混成砲工輜進武勝門。砲隊佔鳳凰山。餘撲藩署後。以半至武昌府漢陽門。繞佔平湘文昌。至督署會合。由藩署分支者。隨佔領官錢局及儲錢局。以此作財政處糧台。以八標砲隊三營。督隊進中和門。二營向子藥庫取子彈。一營在半路接應。子彈到手。以一半運送進城。餘一二營。分紮白河洲保安門外一帶。以防軍艦。以三十二標三支隊。掩護砲標二營。進取子藥庫後。隨時進城。會合本部。話雖如此。革軍果然得手。武昌果然光復。但是從十八日下午九時到十九日上午十二時。還沒有得着首領。蛇無頭不行。湖北軍界。

聚集會議。都有祇說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字宋卿的。曾經留學外洋。從事中東戰役。軍事上的知識極富。經驗極宏。並且爲人謹厚。賦性和平。極堪主持至計。衆謀僉同。於是齊夥兒趣向黎元洪寓所來。要求五擔任中華民國鄂軍大都督。欲知黎元洪是否應允。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瓦解土崩人心已去

#### 宣誓告廟天命難知

話說民軍各將領。決議擁戴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爲鄂軍大都督。於是齊夥兒趨至黎營。詢問衛隊。回說黎統領沒有在營。衆人不信。合圍搜索。搜到裏頭。果見有一人穿着便衣。避匿在室後。正是黃陂黎元洪黎宋卿先生。那搜着的喊道。得了。統領在這兒了。衆人都齊走入。頓時擠了一屋子。黎元洪道。諸君意欲何爲。衆人都道。民軍起義。光復故土。現在武昌已經得手。我們議定請統領出來做都督。同襄盛舉。共製新邦。黎元洪見衆人手裏都執着武器。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遂慨然道。元洪也是漢族一分子。既承衆位推舉。我就出來盡一回兒義務。衆人聽了。喜的狂呼民軍萬歲。都督萬歲。中國萬歲起來。一將恭進白巾。黎元洪接來紮在臂上。隨傳令衛隊都紮上了白巾。把營中龍旗除掉。升起衆星抱日的新軍旗來。衆將校擁護黎都督出營上馬。巡視各處。革命軍都列隊舉槍致敬。但聽得一派軍樂悠揚。接着便是健兒齊聲高唱興漢軍歌道。

地發殺機。中原大陸蛟龍起。好男兒。灌手整乾坤。拔劍斫斷胡天雲。復我皇漢。完我自由。家國兩尊榮。

樂利薰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禱福。樂無垠。好男兒。撐起雙肩。肩此任。

黎都督瞧見這一副新氣象。心裏一樂。精神也就振將起來。彼時革命軍已在蛇山上。增設大砲十五架。藩庫官錢局儲蓄銀行度支公所財政處等處所。也都派兵看守。黎都督特派馬兵飛馬傳令革命各軍。不准在城內放砲。免傷平民。黎都督到了諮議局。即命人把議員湯化龍夏壽康張國溶等。及臬台馬吉樟江夏縣李曾麟。請來會議要務。一時都到。黎都督要求諮議局協助革命軍。並爲籌餉兼辦文牘。諮議局議員都是穩健派。未曾冒險答應。只答應了暫借該局房屋爲革命軍總司令部。當下諮議局提出三件事情。要求黎都督。一不得釀成國際交涉。二不得騷擾商民。三須畫定戰鬪線。免使生靈塗炭。黎都督都答應了。隨挽文華書院的美國教習。轉商於美領事。美領事商之英領事。領事團都很贊成。遂由美國領事爲證。允不以江面及武昌附近爲戰場。彼時瑞澂逃在楚豫砲艦上。開砲向武昌城攻擊。美兵艦就出來干涉。看官武昌的形勢。原與漢陽漢口鼎峙而成。光復武昌。勢成孤立。何況漢陽兵工廠。藏儲槍砲子彈很富。可資應用。所以民軍光復武昌之後。立遣精兵渡江。徑至兵工廠。聲稱係張彪派來保護兵工廠的。廠中信以爲真。竭誠招待。民軍分守要地。仍令照常工作。直到瑞澂派人到廠領取槍彈。民軍抗不遵發。廠中人員始悟爲革命黨。紛紛竄走。總辦王壽昌逃往上海去了。民軍仍舊開廠。廣招工人。晝夜趕製。並優給工資。鐵廠與兵工廠毘連。也被民軍佔領了。恰值總辦李一琴自京回廠。民軍就迫令照常辦

事。漢陽知府遁匿無踪不勞一砲。不血一刃。佔領了漢陽。不意漢口土匪。得着武漢民軍起義消息。就在漢口華界縱火劫掠。幹那趁亂發財勾當。漢口紳商急忙到武昌求救。黎都督立遣數百人過江。商同保安會。一面救火。一面拿人。漢口重又平安。此時民軍已在武昌組織軍政府。軍政府的主治官是都督。都督府中分爲四部。是司令部。軍務部。參謀部。政事部。每部各有部長。部長之下。又分爲各課各局。置有課長局長。條理井然。漢口既定。夏口廳王國鐸不知去向。軍政府乃推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爲軍政分府。駐守漢口。漢口沿江爲各國租界。租界上各領事見民軍舉動文明。力任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凡武昌外人率領了婦孺住漢口等地者。軍政府派人護持。絕無危險發生。於是外人頓加欽佩。領事團乃宣告漢口租界嚴守中立。行文官革兩軍主將。無論何方面。如將砲火損害租界。當賠償銀一億七千萬兩。一面英法日本各國。均將駐在中國各港的軍艦。陸續調赴漢口。約有二十餘艘。公推日艦司令官川島爲聯合軍總司令官。組織各國軍艦陸戰隊。專任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同時武昌軍政府出示安民。並派人沿街曉諭居民。不遷徙。飭城門照常啓閉。商舖照常貿易。禁止高抬物價。發行軍用鈔票。將武昌漢陽漢口三處的交通機關。如電報郵政輪船鐵路等。官辦的收沒。商辦的租借。內政外交軍政財政交通司法。倉卒間燦然大備。儼然一個敵國。警報到京。舉國失色。立刻降旨。令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陸續開拔赴鄂。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此時蔭昌的參謀易

馮謙等。自八月二十一日起。由京漢鐵路運往漢口之兵。不下二萬餘人。河南湖南援軍各兩營。江西江蘇援軍各一營。合之張彪殘兵及防營等。爲數總有三萬五千人。那陸續徵調赴援的。還不在其內。陸軍之外。更有海軍。八月二十一日。降旨令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於是海軍部電飭薩鎮冰乘楚有砲艦。並率建威建安楚豫楚泰各砲艦。湖軍湖鷹湖鷄及辰宿兩雷艇。開駛戰地。陸軍用到陸軍大臣。海軍用到海軍提督。爲了一隅之變。卽傾全國之師。政府諸公。也不敢以尋常變亂。瞧民軍了。又下旨革瑞澂。擢彭彰。仍令瑞澂署理總督。帶罪圖功。並停止秋操。又命各省緩裁綠營巡防隊。皇恩雖然浩蕩。無奈瑞制台已經唬破了胆。早附了隆和輪船。逃向上海去了。聞言少叙。却說北軍南下。皆由京漢火車運送。車輛不敷。就把京奉京張之車。移來補湊。自從八月二十一日起。分隊進發。統帶官馬繼增率第二十二標爲前隊。二十四日。抵漢口江岸。薩鎮冰帶領艦隊到漢。除楚有兵艦作爲旗艦外。要算建安威兩艦爲中堅。從此各軍陸續南來。吳占元率第三協全軍馳抵漢口。陸軍大臣蔭昌。駐軍在信陽州。以爲後援。於是兩方面的戰端愈逼愈近。就不能够免了。這一日是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十二點鐘。民軍奉令出發。約有步兵一標之數。布列在車站附近。張彪軍約有兩營。佔據在劉家廟。民軍先放一排槍。官軍死傷了數十人。隨即退去。民軍並不追擊。彼此收隊回營。次日。上午九點鐘。兩軍在劉家廟地方。重又開戰。官軍一方面。張彪所統殘軍。與河南軍會合。約有一鎮之衆。民軍



也。出砲隊步隊一鎮。與之對壘。第七標第九標都在裏頭。軍事參謀官胡漢民親自督戰。這胡漢民也是同盟會中有數人物。軍事學識很是精深。官軍列陣向前。民軍蛇行以進。愈接愈近。河南兵來勢甚銳。民軍稍退。河南兵方欲再進。民軍陣中發聲轟然。突開一砲。接着連珠砲續續開放。千雷萬霆。震得天地都翁翁欲動。轟壞火車頭一輛。河南兵大受夷傷。譁然潰走。直到下午二點鐘。民軍始收隊。這一仗。劇戰四小時之久。官軍死傷三千餘人。民軍也死傷三四百人。當官軍初次退走。避入火車。開機飛奔。適有鐵廠工人站在旁邊。見官軍行得已遠。倡議拆掉鐵路。阻擋官軍來路。一齊動手。立時毀掉鐵路十餘丈。忽見官軍飛馳而回。不知路已拆毀。大軍頓時翻倒。民軍乘勢力擊。又有奇兵一支來助。官軍方始大敗。午後四點鐘。兩軍續戰。官軍駐在平地。民軍屯在山上。彼此轟擊。劉家廟江心中兵艦。楚同楚有楚泰。楚謙楚安建威等。同時開炮助戰。民軍還擊。砲火相攻。砲聲如雷。子彈如雹。約有二小時。兩軍始停。官軍傷亡極多。民軍有一砲擊中江元砲艦。艦受重傷。遂失戰鬪力。官軍退走三十餘里。次日再戰。各艦就遁避九江去了。二十八日黎明。兩軍復爲第三次之開戰。民軍出步隊一營。砲隊一營。馬隊一營。并精兵五千。敢死隊一千。相戰祇一點鐘。官軍早又退散。民軍奪獲營壘一座。得所遺火藥六車。快槍千餘支。子彈數十箱。白米二千餘包。銀洋十四箱。新式皮靴軍裝號衣皮帶及一切軍用器物。不可勝數。二十九日下午三點半鐘。兩軍出隊又戰。民軍猛力進逼。官軍猛力後退。從頭道橋二道橋直逼至三道橋。官兵四散無蹤。民

軍獲着機關砲一尊。及軍械無算。遂乘火車進至劉家廟駐紮。時已鐘鳴六下矣。三十日。民軍復與官軍在三道橋一帶交戰。節節進攻。越過三道橋。直入灤口。灤口地方官軍大集。約有一萬五千多人。民軍共祇二千多人。相戰頗劇。戰到結果。官軍投降民軍的約有三千多人。這是第五次的戰情。官民兩軍雖祇開得五回仗。勝敗的影響。却受的極大。黃州府武昌縣沔陽州宜昌府沙市新隄。無不紛紛響應。這還是在本省。的八月三十日。湖南長沙民軍起義。推焦昱爲都督。除作新爲副都督。一交九月。形勢更是不好了。江西陝西貴州四川等省。各衝要府縣。無不豎旗獨立。大清帝國。成了個瓦解土崩之勢。中華民國軍政府蓬蓬勃勃。勢力逐日膨漲。幾乎一日千里。鄂軍政府撰述檄文。聲罪致討。傳布四海。其文是。

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中華民國軍政府檄曰。夫春秋大九世之讎。小雅重宗邦之義。况以神明華胄。匍匐犬羊之下。盜憎主人。橫逆交偪。此誠不可一朝居也。維我皇漢遺裔。奕葉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表。降及有明。遭家不造。叢爾東胡。曾不介意。遂因綠禍亂。盜我神器。奴我種人者。二百六十有七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廟堂皆豕鹿之奔。四有野豺狼之嘆。羣獸嘻嘻。羌無遠慮。慢藏誨盜。遂開門揖讓。裂棄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歸。重以破棄。是非特逆胡之死罪。亦漢族之奇羞也。幕府奉茲大義。顧瞻山河。秣馬厲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勢未集。忍辱至今。亦復屢遣偏師。兼選義士。颯馳搏擊。呼我漢風。此誠我俠士雄夫所爲鬱鬱久居者也。天奪其魄。化雞失晨。塊然胡雛。冒昧居攝。遂使

羣小俱進。黷亂朝野。圖聚金壁。以官爲市。強敵見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額。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則復有僞收鐵道之舉。喪權誤國。劫奪在民。憤毒之氣。鬱爲雲雷。由鄂而湘而粵而川。扶搖大風。捲地俱起。土崩之勢已成。橫流之決。可翹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漢族復興之會也。幕府總攝幾宜。恭行天罰。懼義師所指。或未達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遠諸彥。真知奮起。輒先以獨立之義。布告我國人曰。在昔虜運方盛。則實以野人生活。彎弓而鬪。瞋目讙舌。習爲豺狼。是以索倫兇聲。播越遠近。入關之初。卽擇其強梁。徧據要津。而令吾民。輸粟轉金。蒙其醜類。以制我諸夏。傳世九葉。則放誕淫侈。逾二百載。資綠苟偷。以襲取高位。枯骨盈廷。人爲行尸。故太平之戰。功在漢賊。甲午之役。九廟俱震。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於俄。南奪於日。廟堂闕寂。卿相嘻嘻。近貴以善賈爲能。大臣以賣國相長。本根已斬。枝葉督亂。虎皮蒙馬。聊有外形。舉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虜之必敗者一。昔三桂啓關。漢家始覆。福會定鼎。益因綠漢賊。爲之佐命。稍浴漢風。遂事羈縻。維時中邦。大勢已去。義士竄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逼脅。反顏事讎。漸化腥膻。遂忘大義。合薰於猶。以逆爲正。子子貪夫。時效小忠。虜遂宴然高踞。騶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漢族義師。屢蹶不起。爰及洪王。幾復漢土。亦以會胡左李。以本族之彥。倒行逆施。遂使虜危而復安。久留不去。此實孝孫之已醉。非胡逆之可長也。方今大澔日明。人心思漢。舐舐碩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愛祖。高其節義。雖有搢紳。已汗僞命。以彼官邪。皆與金壁。因貨就利。鄙薄驕虛。毋任

難巨虜實不競。漢臣復匿。盲人瞎馬。相與徘徊。是虜之必敗者。二邦國遷移。動在英豪。成於衆志。故傑  
 士奮臂。風雲異氣。人心解體。機亂則起。十稔以還。吾族巨子。斷脰決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習其常。毋  
 能大起。虜遂劫持其間。因以苟容。遷延至今。乃以立憲改官。詐僞無信。借債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  
 乘風燎原。川湘鄂粵之間。編戶齊民。奔走呼號。山谷響震。一夫奮臂。萬姓影從。頽波橫流。敗舟航之。是  
 虜之必敗者。三。昔我皇祖黃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繼世。三王奮迹。則文化彬彬。獨步宇內。煌煌  
 史冊。逾四千年。博大寬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歐。則遜其條理。已耳。先覺之民。神聖之胃。智慧優渥。宜高  
 踞土疆。折衝宇宙。乃銳降其種。低首下心。以爲人役。背先不孝。喪國無勇。失身不義。潛德幽光。望古遙  
 集。瞻我生身。弔景慚魂。返性則明。知耻則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則漢族之當興者一。大道之行。天下  
 爲公。國有至尊。是曰人權。平等自由。樂天歸命。以生爲體。以法爲界。以和爲德。以衆爲量。一人橫行。豈  
 曰獨夫。涼彼武王。遂有典刑。滿虜僭竊。更益驕恣。分道駐防。坐食齊民。厚祿高官。皆分子姓。脅肩諂笑。  
 武斷朝堂。國土國權。斷送唯意。東我言論。遏我大羣。擾我閭閻。誣我善良。鋤我秀士。奪我民業。囚我代  
 表。殺我議員。天地晦盲。民聲銷沉。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復我自由。還我家邦。則漢族之當興者二。海水  
 飛騰。雄強參會。弱國孱種。夷爲犬豕。民有羣德。朝有英彥。威能達旁。乃競爭而存耳。維我中華。厄於逆  
 虜。根本參差。國力遂糜。虜更無狀。魚餒肉敗。腥聞四布。遂引羣敵。乘間抵隙。邊境要區。剷削盡去。附背

扼吭及其祖廟。臥榻之側。鼾聲四起。耳目菴覆。手足繫維。遂使我漢土堂奧盡失。民氣痿痺。將破碎顯連。轉壓封豕。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廓而清之。駿雄良材。握手俱見。萬幾肅穆。羣敵銷聲。則漢族之當興者三。維我四方猛烈。天下英雄。既審斯義。宜各率子弟。乘時躍起。雲集響應。無小無大。盡去其害。執訊獲醜。以奏膚功。維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既審斯義。宜矢其決心。合其大羣。堅忍其德。綿綿其力。進戰退守。與猛士俱。維爾失節士夫。被逼軍人。爾有生身。爾亦漢族。既審斯義。宜有反悔。宜速遷善。宜常懷本根。思其遠祖。宜倒爾戈矛。毋逆義師。毋作奸細。維爾胡人。爾在漢土。爾爲囚徒。既審斯義。宜知天命。宜返爾部落。或變爾形性。願化齊民。爾則無罪。爾乃獲赦宥。幕府則與四方俊傑。爲茲要約曰。自州縣以下。其各擊殺虜吏。易以選民。保境爲治。又每州縣。興師一旅。會其同仇。以專征伐。擊城虜吏。肅清省會。共和爲政。幕府則大選將士。親率六師。黎庭掃穴。以復我中夏。建立民國。幕府則又爲軍中之約曰。凡在漢胡。苟被逼脅。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問。其在俘囚。若變形革面。願歸農牧。亦大赦勿有所問。其有挾衆稱戈。稍抗顏行。殺無赦。爲間諜。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民軍聲勢這麼利害。清政府幾位國務大臣早都慌了手脚。你瞧我。我瞧你。一籌莫展。監國也愁眉雙鎖。連開了好多回御前會議。議出一個剛柔並用的救急妙法。在剛的一面。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岑春煊爲四川總督。均督辦勦撫事宜。又以端方署四川總督。撤去王人文。川滇邊務大臣。以趙爾豐代之。在

柔的一面。以違法行私。貽誤大局。革郵傳大臣盛宣懷職。命趙爾豐釋放因路被捕士紳。并將王人文趙爾豐交內閣議處。道員田徵葵等革職充發烟瘴地。一面又命資政院開院。朝廷下詔罪己。允資政院之請。取消內閣暫行章程。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并允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諭開黨禁。把各省士民歷年伏闕上書痛哭請求的款項。一朝浩蕩皇恩。全都允許。不意帝德愈寬。民頑愈烈。被江江蘇山西廣西雲南安徽廣東福建等省。相繼獨立。各舉都督。組織軍政府。偏偏政府大臣倚爲左右手的軍人。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三鎮統制盧永祥。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等。又聯銜奏請改革政治。政府知道人心盡去。苟且敷衍。決不能够挽救危局。只得忍痛令資政院討論憲法草案。資政院各議員趁這千載一時機會。仰首舒眉。精心討論。不多幾天。早擬出十九信條。奏請宣誓太廟。布告生民。其文是。

一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

二皇帝神聖不可侵犯。

三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者爲限。

四皇帝繼承之順序。於憲法規定之。

五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皇帝頒布之。

六憲法改正提案之權。屬於國會。

七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法定特別資格中公選之。

八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皇帝任命之。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爲總理及其他國務大臣并各省行政官。

九總理大臣受國會之彈劾時。非解散國會。卽爲總理大臣辭職。但一次內閣。不得爲兩次國會之解散。

十皇帝直接統率海陸軍。但對內使用時。須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

十一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緊急命令外。以執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爲限。

十二國際條約。非經國會之議決。不得締結。但宣戰構和。不在國會開會期內。得由國會追認之。

十三官制官規。以法律定之。

十四本年度之豫算。未經國會議決。不得適用前年度豫算。又豫算案內規定之歲出豫算所無者。不得爲非常財政之處分。

十五皇室經費之制定及增減。依國會之議決。

十六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抵觸。

十七國務員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

十八國會之議決事項。皇帝宣布之。

第十九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各條。國會未開以前資政院適用之。

朝廷立即批准。降旨道。資政院議決憲法十九條。朕詳細披閱全文。實屬重要。應擇日宣誓太廟。頒布儀條。昭示天下。將來議定憲法。即以此爲標準。時勢緊急。一日萬變。監國急於收拾人心。擇定十月初六日。祭告宗廟。舉行宣誓大典。到了這日。監國率領親貴文武各大臣到太廟中。焚香點燭。叩頭設誓道。

維宣統三年十月六日。監國攝政王載灃。攝行祀事。謹告於諸先帝之靈。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來。列祖列宗。貽謀宏遠。迄今垂三百年矣。溥儀繼承大統。用人行政。諸所未宜。以致上下睽違。民情難達。旬日之間。寰區紛擾。深恐顛覆我累世相傳之統緒。茲經資政院會議。廣採列邦最良憲法。依親貴不與政事之規制。先裁決重大信條十九條。其餘緊急事項。一律記入憲法。迅速編纂。且速開國會。以確定立憲政體。敢誓於我列祖列宗之前。

欲知宣誓告廟而後。果然能否挽回危局。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 降懿旨清帝卸政權

### 定優待山河歸民國

話說監國宣誓告廟。頒布十九信條。總箕露胆披肝。與民更始。無奈人心已去。天命難知。各省宣告獨立。接踵而起。偏偏袁世凱奉春煊又都不肯就職。上表力辭。監國只得重降諭旨。授袁世凱爲欽差大臣。節



調各軍，以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隨召蔭昌回京。奕劻載澤鄒嘉來等，知道此番亂事，不易收拾。都覲使存監國前，自請罷斥。監國允准之後，即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偏還稱病，疾未瘳，請緩赴任。這時光民軍氣餒，已經如火燎原，蔓延全國。清政府急得要死，連電催促。袁世凱纔提出四條意見書：一要國會成立之期，縮短一年；二要確定責任內閣；三處置此次附從革命之人，務取寬大；四解除社集會的禁令，還請豫籌兵費若干。監國盡都允許。袁世凱纔由彰德南下，行抵攝口，即拍電北京政府，請停止進兵，爲永久和平計畫。與民軍開始談判。如果談判不成，當親赴武昌，直接交涉。監國屢以急電召袁，叫他迅速來京，組織內閣。以冀挽回大局。袁世凱於是率兵兩大隊，威儀堂堂，登車就道。到了北京，進謁隆裕皇太后及攝政王，仍以菲才不克勝任爲辭。溫旨不許，始入覲謝恩。動手組織新內閣，以梁敦彥爲外務大臣，趙秉鈞爲民政大臣，嚴修爲度支大臣，唐景崇爲學務大臣，王士珍爲陸軍大臣，薩鎮冰爲海軍大臣，沈家本爲司法大臣，張謇爲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爲郵傳大臣，達壽爲理藩大臣。並以胡維德等爲副大臣。袁世凱就任之後，即通電各省道，貴州既經宣布獨立，將來對於中央政府，是否遵奉命令。此時除直隸河南東三省外，都各宣言獨立，不受北京政府節制。不過武漢與南京，是以兵戎相見的山東，是由巡撫孫寶琦奏請獨立的。其餘都用平和手段，組織軍政府，推舉都督。現在袁世凱的電報打到各省，都一笑置之，並不答覆。袁世凱也縮手無策，舉朝大驚。於是監國自請退位歸藩。隆

裕太后准如所請。特降懿旨道。

據監國攝政王面奏。攝政以來。於茲三載。用人行政。多悖輿情。立憲徒託空言。弊竇依然層積。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以一人措置失當之故。致全國生靈。咸罹慘禍。追悔無及。若復擁獲大權。不思退避。則既失國民之信用。雖攝行國政。將來必難收效。政治焉望改良。泣請辭退監國攝政王之位。不再干預政治等情。予深處宮闈。未親大政。惟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兵連禍結。友邦商業。亦受影響。急宜察內外之情形。定安國之至計。監國攝王寬厚謹慎。雖有求治之意。然應變無術。以至受人蒙蔽。貽害民生。自當准如所請。免去攝政王之位。所有監國攝政王印璽。即行銷毀。仍以醇親王爵號。退歸邸第。不再預政。每年賞給俸銀五萬兩。由皇室經費內開支。此後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負擔責任。詔勅用皇帝御璽。臣工覲見。予率導皇帝行之。皇帝尙在沖齡。保護聖躬。應有專責。耆授世續徐世昌爲太保。盡心護衛。現在四方多難。國步阽危。諸王公等。誼關休戚。務宜體念時艱。確守家法。束身自愛。無越範圍。諸大臣膺此重任。尤當力矢公忠。破除痼弊。共謀國利民福。凡我國民。須知朝廷不私君權。撫育黎庶。尙其嚴守秩序。各安生業。以免紛爭割裂之危。而期和平大同之治。欽此。

監國退歸藩服。民軍勢益飛揚。原來獨立各省。初時還不相聯屬。這會子由上海軍政府提倡。採用共和政體。共和政治之組織。主張由獨立省分。各派代表。到上海開大會。一時十六省派出代表四十九人。有

到武昌的。有到上海的。議定中國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設政府於武昌。恰值清軍總司令馮國璋攻克了漢陽。民軍總司令徐紹楨攻克了南京。形勢變遷。於是就把臨時政府移到了南京來。袁世凱聞報大驚。建議與民軍正式議和。乃奏派唐紹儀爲全權大臣。楊士琦嚴修爲參贊大臣。南下議和。唐全權接奉朝旨。即率同楊嚴兩參贊。及隨員三十人。從北京出發。乘火車到漢口。渡江晤黎元洪。交會意見。議了兩天。民軍政府主張以上海爲議和地點。於是唐全權又乘輪船到上海來。此時民軍方面。公舉伍廷芳博士爲議和全權委員。英日俄德法美領事同爲證人。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中。兩全權會議了五次。伍全權主張清帝退位。重組共和政府。漢滿共享太平。唐全權因茲事體大。請示北京政府。不多幾日。接到回電。說中國應用何種政體。已由內閣會議。擬用平和解決方法。召集國民會議。議決施行。兩全權會議了五次。磋商得纔有頭緒。忽然北京政界。多數反對。唐紹儀遂電達袁世凱。辭退全權大臣一職。於是議和的事。乃由袁世凱與伍廷芳用電報直接討論。往返數十通。依然不得要領。彼時革命黨首領孫文。突自美國歸來。民軍氣焰。騰高十丈。各省代表舉出孫文。爲大總統。已在南京就任。民軍方面。主張清帝不退位。即不復議和。議和談判。幾致決裂。那革命黨中的暗殺團。又陸續來京。總理以下諸要人。多爲刺客所狙擊。情形這麼危險。於是袁世凱一再奏請辭職。退居閒地。宮廷大爲驚惶。皇太后特派專使。到袁世凱邸第。傳達溫諭。并封他一等侯爵位。袁世凱膺茲榮命。上表固辭。偏偏京津兩地。又有人組織共和促

進會。政府倚賴的北軍各將領。又聯名奏請宣布共和政體。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仰瞻廟堂。不過見黯黯愁雲。慘蔽天日而已。於是隆裕太后特旨召集皇族。會議退讓皇位之事。衆王公都不置可否。獨恭親王溥偉反對最力。散會之後。仍請獨見。太后怒道。國家沒有事的時候。被他們鬧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得這宗地步。他們又來鬧了。我是不願意見他們的。隨命召見內閣。內閣諸臣進見。照例問了幾句話。海軍大臣譚學衡獨奏道。德宗景皇帝首創憲政。功德在民。其志未終。隱恨而沒。現在太后贊成共和。上足繼德宗遺志。直是流芳萬世的事。太后慨然道。我也知道天下是公產。並非滿洲私物。但滿洲既已遺傳二百餘載。我只求德宗陵寢可以修造。皇室地位不至墜落。倒也無恨。至於皇帝雖小。將來大事自有我擔責任。遂命頒發諭旨道。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遺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尙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政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

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邦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退位諭旨頒布之後。袁世凱立即銷假入朝。會議一切大事。當日又降一旨道。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據岑春煊袁樹勛陸徵祥等。暨統兵大員之段祺瑞等。電請速定共和國體。以免生靈塗炭等語。現在時局艱危。四民失業。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貽萬民以禍害。惟是宗廟陵寢。關係重要。以及皇室之優禮。皇族之保全。八旗之生計。蒙古回藏之待遇。均應預爲妥計。着授袁世凱以全權。研究一切辦法。先行迅速與民軍商酌條件。奏明請旨。欽此。袁世凱署名。

袁世凱欽奉了諭旨。不敢怠慢。與民軍伍代表往覆電商。再三研究。議出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上奏朝廷。請旨定奪。奉到上諭道。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以大局危殆。兆民困苦。特飭內閣與民軍商酌優待皇室各條件。以期和平解決。茲據復奏。民軍所開優禮條件。於宗室陵寢。永遠奉祀。先皇陵制。如舊妥修各節。均已一律擔承。皇帝但卸政權。不廢尊號。并議定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覽奏尙爲周致。特行宣示皇族暨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視世界之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

予實有厚望焉。欽此。(甲)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今因大清皇帝宣佈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條件如左。第一條。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第二條。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調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闖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各仍其舊。(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與國民同等。三清皇族一體保護。四清皇族免當外之義務。(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民族贊同共和。中華民國所有待遇如左。一與漢人平等。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苦者設法代籌生計。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照常支放。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銷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兩方代表照會各國駐京公使轉達各該政府。

又恐京內外臣民有未諒朝廷苦衷的重又降旨申明道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啓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成種族之慘痛。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復言。兩害相形。惟取其輕者。正朝廷審時觀變。痼疾吾民之苦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意。爲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僞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與民兩受其害。着民政部步軍統領姜桂題馮國璋等。嚴密防範。剴切開導。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順人。大公無私之意。至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內列閣府部院。外建督撫司道。所以康保羣黎。非爲一人一家而設。爾京外大小各官。慨念時艱。慎供職守。應卽責成各長官。敦切誠勸。毋曠官守。用副夙昔愛撫庶民之至意。欽此。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蓋用御寶。內閣總理袁世凱署名。國務大臣署名。

從此清朝遂亡。自順治入關。至宣統遜位。計凡二百六十八年。這位隆裕太后自從共和宣布後。寂居宮禁。少與外人相接。次年冬間。忽然患一膨脹病。醫藥罔效而歿。臨終時叫侍者抱皇帝至。指之而言道。太。小。你們不要難爲他。民國政府遵照優待條件。襄辦大喪。上尊體道。孝定景皇后。清史演義七集終。

○ 清史演義題詞

丹徒左酉山

金匱前朝尙未脩。鴻篇海內已傳流。編年一準溫公體。雜說原非野乘儔。筆挾霜嚴柱下握。版同地縮枕

中收。吾家曾作春秋傳。願附先生文選樓。

又

太倉許瘦蝶

有清三百年來事。演出奇文仗陸郎。一代見聞徵信實。十朝人物費平章。論功端合侔良史。結局還應慨遜王。(謂宣統)說盡興亡資借鏡。秋鐙展卷感滄桑。

又集定盦句

當湖陳息遊

儉腹高談我用憂。豈其落筆定陽秋。麟經斷爛炎劉始。祕籍何人領九流。

清史演義題辭

常熟戴喟菴

六飛杳靄知何處。天地煩冤草木愁。遙望煤山凝戾氣。回看盤水決洪流。雄心枉自吞河帶。塵海應難活壑舟。浩竭南行動坤軸。可憐十日記揚州。

清社早如甌欲裂。中興事業問如何。皖江儒雅工籌筆。衡嶽英豪盡枕戈。戰壘千年燐火化。鼓鞞一夜寇氛多。四方割據非天意。誰向軍前走白騾。

肅風魅雨西巡日。地逼漁陽運欲終。挾策重來王定國。出關痛哭魏和戎。長江才滌龍豬水。故土頻吹牛馬風。專閫有人太預顧。鼠肝虫臂互爭功。

極目龍旛齊失色。觚稜北望淚如麻。蒼茫城郭今猶是。踏濟冠裳烈已賒。獨掩新編吊興廢。聊憑舊事紀繁華。分明一部南朝史。爭說江郎筆有花。